

# 三國水滸全傳

四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7849  |
| 冊數   | 12 ( 4 ) |
| 函號   | 附 1 10   |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三

乙集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

取生辰積第十五回

四星起義在山東殺曜縱橫水

滸中可是七星成聚會却如四

海頭英雄人似虎 馬如龍黃

泥崗上乃施功滿馱金貝歸山

寨慎恨中書老相公

却說當時揪住公孫勝吳用晁蓋

笑曰先生休慌且請相見吳用曰

久聞人說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

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曰這

位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

勝曰聞名久矣晁蓋請入與劉唐

二一可也佳音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明 溫陵 李載執 批點

李催郭汜亂長安 第二十五回

興平二年夏四月曹操大破呂布於徐州布收敗殘軍馬

于海濱眾將皆來會集却再與曹操決雌雄陳宮曰今操

勢大未可與爭先尋取安身之地那時再來不遲布曰今

當何往宮曰近聞劉玄德新領徐州可往投之養成氣力

別有良圖布信其言竟投徐州來過界首有人報知玄德

玄德曰布乃當今英雄之士可出郭迎接糜竺曰呂布乃

虎豹之徒不可收留收則傷人矣玄德曰前者非布襲兗

州怎解此郡之禍吾得徐州亦布之力他若要徐州吾當

相讓何況布無此心張飛曰哥哥心腸感好雖然如此亦

相讓何況布無此心張飛曰哥哥心腸感好雖然如此亦

三



三阮寺相見。衆人曰：今日此一會，應州偶然須請保壽。上坐晁蓋曰：小子怎敢占上。吳用曰：依小生說，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次後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兄弟依次而坐。童整盃盤，衆人飲酌。吳用曰：保壽，這見比斗七星墜在梁脊上。今日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垂象。此一套富貴唾手而取，明日便請登程。公孫勝曰：貧道探聽知道，黃泥崗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個閑漢，叫做白晁，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曾助他盤纏。吳用曰：此斗上白光，想是應在這入，便是我們安身處。晁蓋曰：先生何計取奪。吳用笑曰：

須防備。玄德引軍數千，出城三十里，接着呂布，並馬入城。都到州衙廳上，講禮畢，坐下。布曰：自從招討殺董卓之後，又遭催汜之變，飄零關東，諸侯並不相容。昨聞使君方救徐州，布因此襲兗州，以分其勢。不料及遭曹操之機變，累及張邈，特來與使君共扶漢室。未審尊意若何。玄德曰：陶府君新棄徐州，無人管領，因此令備權攝州事。今幸將軍至此，無德合讓有德，備願納印，請將軍受之。呂布曰：待欲接見玄德，背後開張，各有拔劍之意。布佯笑曰：量布一勇之夫，何能作州牧乎。玄德又讓陳宮，宮曰：強負安敢壓主，請使君勿得疑焉。玄德方止，遂設宴相待，收拾宅院與布安下。次日，呂布回席，請玄德，關張諫曰：前日觀布有奪徐州之意，玄德曰：吾以善心待人，人必不負於我。遂與關張同行，布飲酒半酣，請玄德入後堂，卧房床上坐。令妻女拜之。玄德再三謙讓，布扶玄德曰：賢弟受禮，關張願自願視。

我已安排定了，却是如此。如此，晁蓋大喜曰：阮家三兄且請回，歸期來小庄聚會。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與阮家兄弟，權表薄意。三阮推辭不受。吳用曰：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接受了，相別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吳學究、公孫勝、劉唐在庄上，每日說事不題。却說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慶賀生辰，禮物完備。梁中書即喚楊志上廳，說曰：你若與我送得生辰，擯去，回日我重用。楊志志喜曰：恩相差遣幾時起身。梁中書曰：着落十輛太平車子，撥十個禁軍監押着，車每輛各插黃旗一面，上寫着賀太師生辰，三日內便

張飛拔劍大叱曰：我哥哥是金枝玉葉，你是人家奴婢，怎敢叫我哥哥做賢弟。你來，我與你鬥三百合。玄德急喝關公拖張飛去了。玄德與呂布陪笑曰：劣弟酒後狂言，只勿見責。布嘿無言，須臾席散。布送玄德出門，張飛躍馬橫鎗而來，叫呂布：我和你併三百合。玄德上馬，拖張飛去了。次日，呂布來辭玄德要行。玄德拖張飛來與布陪話，飛那裏容。玄德曰：此間有一小沛，是劉備昔日屯紮之處，將軍不嫌此處狹狹，權且歇馬，如何糧食儘有，軍需欠缺，備謹當應付。呂布謝玄德，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玄德添責張飛，却說曹操平了潁汝山東，功奏朝廷，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其時李傕自為大司馬，郭汜自為大將軍，橫行天下。朝廷無人敢言。太尉楊彪、大司農朱雋暗奏獻帝云：今曹操屯馬步精兵四十餘萬，謀臣武將數百員，若得此人扶持社稷，勤滅奸黨，天下幸甚。獻帝泣曰：朕被催汜二



要起身去。楊志曰：如此，果是，真，去不得。乞  
 鉤肯別差英雄去。中書曰：我權舉  
 你去受道勅命回來。如何推辭。楊  
 志曰：聽得上年生辰，途中被劫。  
 此去東京，早路徑過皆是紫金山。  
 二龍山、桃花山、金盞山、黃泥崗、白  
 沙場、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  
 強人出沒去處。他知是金銀寶物，  
 如何不來搶劫。以此去不得。依小  
 人說，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  
 餘担，點十個壯軍裝做脚夫。小人  
 打扮做客人情，連夜送上東京。  
 梁中書曰：你說的是。我寫書呈太  
 師，保你受道誥命回來。便交楊志  
 一面打拴脚，選揀軍人。楊志稟曰：  
 明早就委領狀。梁中書曰：夫人也。

賊欺凌久矣。觀其行事，甚于董卓。朕行坐不安。無計可除  
 之。言訖慟哭。楊虎奏曰：臣有一計。先令二將自相殘害。然  
 後詔曹操引兵殺之。掃清賊黨。以安萬民。獻帝曰：如何令  
 二賊自相殘害。虎曰：臣令老妻至于郭汜府中。于汜妻處  
 獻反間計。二賊必自疑而相害也。帝書密詔付楊虎。虎出  
 暗使夫人入郭汜府告其妻曰：郭將軍與李司馬夫人有  
 染，其情甚密。汜妻曰：惟見經宿不歸。正有此事。數日後，汜  
 欲往催府筵席。其妻曰：催性莫測。今二雄不並立。倘酒後  
 有毒，妾將奈何。汜未信。至晚間，催府送物至。汜妻先令婢  
 妾置毒于內。方始獻入。汜便欲食之。其妻曰：食自外而來，  
 豈可便食。與犬試之。犬死。汜自此疑催。催一日于朝堂邀  
 汜還家飲酒。大醉而歸。半夜肚腹攪痛。妻曰：必中其毒矣。  
 急令將糞汁灌之。一吐方定。汜大怒曰：吾與你共圖大事，  
 你今榮貴却害我。我不再服。必遭毒手。遂整本部甲兵意。

有一担禮物，另送與府中。怕你不  
 知路頭，交你公謝都管。并兩個虞  
 候和你同去。楊志告曰：此十担禮  
 物都在小人身，要行便行，要歇  
 便歇。如今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  
 他是太師府門下。公倘恐路上  
 與小人不睦，爭執去不得。梁中書  
 曰：我交他三人都聽管便了。楊志  
 曰：如此便去。梁中書大喜，即喚都  
 管併兩個虞候出來分付。楊志捏  
 轄情愿委了領狀。監押生辰。棧。赴  
 京。這千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  
 他去。路上早起晚行，都要聽他言  
 語。早去早回。老都管都應了。次日  
 把擔杖都擺在廳前。十一担十一  
 個壯丁軍做脚夫。楊志帶了毡笠。

欲殺催催有心腹人知之。飛報消息。催怒曰：郭阿多汜之小名  
 安敢如此。點起本部甲兵來殺郭汜。兩家合兵數萬。長安  
 城中亂殺。乘勢擄掠。居民催兒子李暹引數千兵圍住宮  
 院。用車二乘。一乘載天子。一乘載伏皇后。一乘載賈詡左  
 靈。令就監軍駕。其餘宮人內侍並皆步走出後宰門。郭汜  
 兵到兩邊射死。不知其數。李催隨後掩殺。郭汜兵退。車駕  
 冒突烟火出城。只到李催營中。郭汜領兵入內。搶擄官嬪  
 采女。放火燒殿宇庫藏一空。次日郭汜已知李催劫了天  
 子。領軍來營前廝殺。李催殺郭汜大敗。當日移車駕到郿  
 塢。帝聞弓箭之聲。戰慄不已。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光武中興興漢世。上下相傳十二帝。桓靈無道宗社隳。  
 閹宦擅權為叔季。無謀何進作三公。欲除社鼠招奸雄。  
 豺獾雖驅虎狼入。西州逆豎生淫凶。王允赤心托紅粉。  
 致令董卓成矛盾。渠魁殄滅天下寧。誰知李郭心懷憤。



提把着刀帶幾根藤條，辭了梁中書，望東京去。此時五月天氣酷熱，難行。楊志自離了北京五七日，五更早起，涼時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一站地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禁軍担子又重，天氣熱了，望不見着林子，便去歇息。楊志拿起藤條便打，兩個虞候也打不得。楊志曰：「你兩個不曉事，這路不是耍的。」虞候曰：「其實天熱，前日只是趁早涼走，不知時務。楊志好地面，今正是魍魎去處，若不日裡趕過去，誰敢半夜走？」楊志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担子。當日行到申

神州荆棘爭奈何。六宮饑饉愁干戈。人心既離天命去，英雄割據分山河。後王規此存兢業，莫把金甌等閑缺。三靈糜爛肝腦塗，荆水殘山多怨血。我觀遺史不勝悲，今古茫茫歎黍離。人君當守苞桑戒，太阿誰執全綱維。伏皇后泪濕衣襟，李傕殺退郭汜，移車駕至郿塢。使校尉李暹監任天子在塢內，斷絕內使侍臣，皆有饑色。帝令人問催取米五斛，牛肉五具，欲賜左右。催怒曰：「朝夕上飯，何用米糧？乃勉意與腐肉爛牛頭，皆臭不可食。」帝罵曰：「直如此相欺之甚也！」侍中楊琦急奏曰：「催乃邊鄙之人，習于夷風已久，今日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舒其憤怨。陛下忍之，烏可顯其罪也。」帝乃低頭無語，泪盈龍袖。左右忽報：「一路軍馬鎗刀耀日，金鼓震天，前來救駕。」帝教打聽是誰，乃郭汜也。帝心轉憂，塢外喊聲大起。乃李傕軍到，兩邊擺開，李傕出馬，鞭指郭汜而罵曰：

牌時分尋得一箇客店歇了。那十一個廂禁軍對老都管說曰：「這般熱的天氣，又挑重担，藤條打來，都是皮肉。衆軍怨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跳起曰：趁早涼起身。」楊志喝曰：「你那里去？」衆軍曰：「趁早不走，日熱打我們。」楊志大怒，拿起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時分上路，趕打不許。投涼處歇，那衆軍怨過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搬說，也不着意。心不自惱，行了十四五日，正是六月初四日，未及晌午，天氣大熱，古人有八句詩道：

我待你不薄，你如何謀害我。汜曰：汝乃反賊，如何不殺你。催曰：我保駕在此，何為反也。汜曰：亂道，你乃劫駕在塢中，何為保駕。催曰：都不須多言，不用將士，我和你兩個自併輸贏。二的便把皇帝去，郭汜挺鎗來戰李傕，二舞刀相迎。戰不十合，不分勝負。大尉楊彪拍馬而來，大叫司馬將軍，且請少歇。老夫邀請衆官來與二大夫解和。催汜各自還營。楊彪朱雋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先詣郭汜營中勸和。汜將衆官僉行監下。衆官曰：欲何為耶。汜曰：李傕劫得天子，偏我劫不得公卿。彪曰：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乃何行也。汜欲拔劍殺之，中郎將楊密勸住。左右都諫，汜只放楊彪朱雋，其餘都監在營內。彪與雋曰：為社稷之臣，不能匡君救主，空生於天地之間耳。言訖，相抱而哭，昏絕于地。歸家，雋成病而死。自此之後，催汜每日廝殺五十餘日，死者無數。李傕平日喜左道邪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旗煽煽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

日死者無數。李傕平日喜左道邪術，常使女巫擊鼓降神。



在紅爐中五岳翠乾雲彩滅陽神海底愁波竭何處一夕天風起為我掃除天下熱

衆軍嘆曰這般天氣熱兀的難行楊志喝曰快走過崗子去又做區區當時一行人奔上崗子來撒下担杖都去松樹下睡倒楊志說曰苦也這所在是甚麼去處你們都在這裡歇涼還不起來快走衆軍曰你便打死去不得楊志就拿起來藤條劈頭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老都管見了說曰提轄端的是熱走不得了休得打他楊志曰都管你不知這裡正是強人出入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崗誰敢在這裡停脚虞侯曰我見你說幾遍

於軍中帝每日啼哭侍中楊琦密奏曰臣觀賈翊雖是李催心腹然其心中未嘗忘君也陛下宜切告之正說之間賈翊到來帝乃屏去左右號泣拜翊翊伏于地曰臣不勝誅矣帝曰卿若肯垂憐漢室救劉協一命翊曰臣心未嘗不如此也陛下且勿言臣自圖之帝謝賈翊出少頃李催入見帝腰帶三刃刀懸劍于腕手提鉄鞭帝面如土色內侍皆帶劍環立于帝側催曰郭汜不仁欲劫陛下監禁公卿非臣則陛下亦被汜之擄耳帝拱手稱謝催曰陛下真賢聖之主遂出外問諸將曰內侍帶劍立于帝側莫非有害吾君之心麼賈翊曰軍中不可不帶劍耳催笑入帳中而罷之時僕射皇甫鄴入見天子帝知鄴能言令去解和二邊詔先到汜營說汜汜曰如李催放出天子我便送出公卿還長安鄴却來見李催曰今天子以其是西涼人與公同鄉乃令其來和勸二公汜已奉詔公意若何催曰吾

了驚嚇人我自坐一坐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藤條喝曰一個不走打一個衆軍起來曰提轄我們挑百斤担子不比你空手走的便是相公自來監押也容我們說你好不知疼癢楊志拿起藤條劈臉便打老都管喝曰楊提轄我在太師府做妳公時門下軍官見了千萬向我啜連聲你是提轄只顧逞能把他打楊志却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裡舒頭撥腦楊志曰兀的不是反人來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裡喝曰你這廝好大膽怎敢看俺行貨只見松林裡擺着七輛車七個人在裡面乘涼一個鬚邊一搭硃砂記手拿朴刀望楊志

有敗呂布之大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下共知郭阿多盜馬虜耳何敢與吾相等耶吾必欲誅之君乃西涼人觀吾方畧士衆足勝郭阿多否又劫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同郭阿多李催有膽量自知之矣鄴曰不然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致滅亡董太師之強君所目見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高竿此乃勇而無益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持鉞仗節子孫握權宗族得寵受國家爵祿人皆仰之今郭阿多劫公卿將軍脇至尊誰為輕重耶李催大怒拔劍出鞘曰天子使你來辱吾大臣今先斬汝頭後殺天子此大丈夫之志也言訖來殺皇甫鄴性命如何

楊奉董承雙救駕 第二十六回

李催欲殺皇甫鄴騎都尉楊奉諫曰今郭汜未除而殺天使則郭汜與兵有名諸侯皆為之助矣賈翊亦勸催怒乃



跟前來那七個人都跳起來楊志  
 喝曰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曰  
 我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東見上  
 東京去送這裡經過聽人說道這  
 個黃泥崗上有賊打劫客商我等  
 有些寒子款要過這崗子當不得  
 這熱權在林子裡歇一歇我們只  
 怕有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  
 看楊志曰也是客人却好方纔見  
 你們探頭來看惟恐是客人那七  
 個人曰客官請幾個東子楊志曰  
 不消楊志回身對眾人說曰俺只  
 說是歹人原來是販東子客人老  
 都管曰似你說來都是沒命的楊  
 志曰不必相問只要沒事便好你  
 們且歇等涼好走衆軍都笑了楊

息翽遂推皇甫鄴出鄴大呼曰李傕不奉詔命欲殺漢君  
 自立侍中胡邈急止之曰李將軍待公不薄何故出此妄  
 言恐於身不利鄴叱之曰胡敬才你為輔弼之臣何如此  
 誦佞也我累世受恩身在帷幄之內主辱臣死理之當然  
 為國家之事被李傕所殺乃天命也大罵不止帝知之急  
 令皇甫鄴回西涼李傕之軍大半是西涼人氏更有羌番  
 兵鄴言不忠不孝多有西涼勇士各隨鄴去賈翽又說  
 羌胡人口今天子知你忠孝故遣你還郡後必有重賞羌  
 胡皆怨李傕不與官職亦引兵去傕知鄴去大怒遣虎賁  
 王昌追之昌知鄴乃忠孝之士不追回報傕曰鄴不知何  
 往却說賈翽來見帝曰陛下可重加李傕官爵帝封傕為  
 大司馬大將軍傕心中大喜言曰此皆女巫神鬼之力也  
 遂重賞女巫不賞軍士騎都尉楊奉大怒與宋果曰吾等  
 出死入生身當矢石反不如師巫也宋果曰何不殺此賊

志也去樹下坐了只見一個漢子  
 挑着一担桶唱上崗子來曰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  
 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樓上王  
 孫把扇搖  
 那漢子從松林裡頭歇下擔桶坐  
 地乘涼衆軍見了問曰你桶裡是  
 甚麼東西漢子應曰是白酒挑去  
 村裡賣衆軍曰多些錢一桶那漢  
 子曰五貫錢衆軍曰我們買些吃  
 楊志聽得罵曰你們不得買酒吃  
 衆軍曰我們自有錢買酒吃也來  
 打人楊志曰你們衆人不曉得路  
 上勾當多有好漢被蒙汗藥麻番  
 了那挑酒漢子笑曰客官好不曉  
 事早是不賣與你吃却說這般話

以救天子奉曰你于中軍放火為號吾當引兵外應一入  
 約定此夜二更下手不料事泄有人報知李傕大怒  
 人捉住宋果先已殺之楊奉在外不見號火李傕自將兵  
 出就寨中殺到四更楊奉不能勝領一虎軍去了李傕自  
 此軍勢漸衰更兼郭汜常來攻擊戰死者積屍如山臭穢  
 不可當忽有人來報曰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李傕  
 郭汜處各自差人去兩處和釋如不從者引兵擊之傕汜  
 皆依允了張濟上表請天子駕幸弘農天子大喜曰朕躬  
 思東都久矣今乘此得還乃萬幸也詔封張濟為驃騎將  
 軍開府濟進糧食酒肉供給百官汜放公卿出營催收拾  
 車駕東行遣舊有羽林軍數百各持長戟護送鑾輿夜過  
 新豐新豐今西安晚至霸陵橋霸陵即霸橋在陝西時值  
 秋天金風驟起喊聲大作數百軍兵殺來橋下攔住車駕  
 厲聲問曰此何人也侍中楊琦拍馬上橋言曰此乃大漢

一刻英雄譜

三卷

五



兒出來。正在爭鬧間。只見松林裡那夥客人走出來問曰。你們做甚麼。開那挑酒漢子曰。我挑酒過崗子裡去賣。暫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吃這個客官。道我酒裡有甚麼藥。那二個客人曰。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吃。那挑酒漢子曰。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曰。我們不曾說甚麼。你賣些與我們。那漢子曰。只是被他們說得不好。沒碗瓢。那七個人曰。我們自有椰子來。七個輪替。把那桶酒吃盡了。那七個客人曰。正不曾問得多少價錢。那漢曰。五貫定錢。一桶客人曰。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吃。

天子車駕甚人不得無禮。有二將出曰。吾等奉郭將軍命守把此橋。以防奸細。既有天子。難以准信。須親見駕楊琦高揭珠簾。帝曰。朕躬在此。卿何不退。衆將皆呼萬歲。分於兩邊。駕乃得過。二將還報郭汜曰。天子駕已去矣。汜曰。我正欲劫車駕再入郿塢。以圖大事。你如何放他過去。二將曰。某不知將軍本意。汜曰。吾肅任張濟之心。要謀此事。汝今悞我大事。奈何。速命斬了二將。起軍趕來。天子正到華陰縣。華陰縣今屬西安府背後喊聲大起。軍馬趕來。大叫車駕休動。獻帝聞後。軍至。告大臣曰。恰離狼窩。又逢虎口。侍臣皆大哭。軍至將近。只聽得一派鼓聲。從山背後轉出一將。當先一面大旗。書着大漢楊奉四字。背後一千餘軍。原來奉自離李傕。屯兵于終南山中。特來保駕。正遇帝到。令退後軍。兩邊擺開。汜將崔勇出馬。大罵楊奉無德無義。反賊。奉大怒。回顧陣中曰。公明何在。一將手執大斧。飛驟驍

那漢曰。饒不得。定價了。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便吃。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裡便走。那漢趕去。這邊一個客人掣一個瓢。又來桶裡酌了一瓢。那漢曰。這客人好不君子。衆軍見了他們吃。心內癢起來。都看着老都管曰。代我們說一聲。買他這桶酒吃。潤一潤喉。都管對楊志說。那販來子客人買桶酒吃。沒事。胡亂等他們買些避暑氣。楊志曰。看那客人買他酒。吃了那桶。想是好的。既然都管說了。交他們買些吃。便起身。衆軍便湊銀來買。那漢子曰。不賣了。這酒裡有蒙汗藥。販來子客人一齊

驕直取崔勇。兩馬相交。只一合。斬崔勇於馬下。殺入軍中。砍死無數。汜軍大敗。退走二十餘里。楊奉收軍。來見天子。帝下車執奉手曰。卿救朕躬。當刻銘肺腑。奉頓首拜謝。帝曰。斬賊將者何人也。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奉曰。此人乃河東東楊郡人也。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勞之。楊奉保車駕至華陰縣。將軍段煨。具衣服飲膳。供給天子。是夕宿於楊奉營中。郭汜輸了一陣。次日整軍。又殺至營前來。徐晃當先出馬。殺散賊兵。郭汜大軍八面圍來。將天子楊奉圍在垓心。帝與百官曰。朕今番休也。正在危急之中。忽聞東南角上。喊聲大作。賊衆奔潰。徐晃乘勢殺出。內外攻擊。大殺郭汜。一陣。汜兵大敗。此人來見天子。乃是漢室忠臣。劉朝國戚。身著錦袍。臨玉關。腰橫犀帶。上金塔。乃國舅董承也。引千餘騎。特來救駕。帝哭訴前事。承曰。陛下免憂。臣與楊將軍誓斬二賊。以靖天下。帝令早赴東都。連夜駕起。前



曰不閑他衆人七事把那漢子惟  
 開一邊將這桶酒提與衆人吃那  
 衆軍問客人借柳瓢用那衆客人  
 曰就送你你下酒衆軍感謝  
 見地兩瓢交老都管楊志吃楊志  
 不吃都管先吃一瓢虞侯各吃一  
 瓢衆軍將那桶酒登時吃了揚志  
 見衆人吃了無事口渴也吃半瓢  
 衆軍把錢還那漢子挑了空桶下  
 崗去了只見這十五人頭輕脚軟  
 倒了那七個推出這七輛車兒把  
 車子都丟在地下將這十一担金  
 銀寶貝都裝在車子內一直望黃  
 泥崗下推去了楊志只是叫苦軟  
 了身軀掙扎不起十五人眼睜  
 地看著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

幸弘農却說郭汜敗軍回撞見李傕言楊奉董承救駕往  
 私農去了若到山東立脚得牢必須告天下諸侯共伐我  
 等我等三族皆不能保矣催曰如今張濟兵據長安未敢  
 動兵我與你合兵一處至弘農殺了漢君平分天下有何  
 不可汜曰若兄長肯帶挈小弟一同共奪地面二人合兵  
 于路劫掠所過一空趕近東澗楊奉董承知賊勢遠來遂  
 勒兵回與賊大戰于東澗東澗在河南府陝州西南一名  
七里澗又名石橋溝比流入海  
 催汜二人商議不可開將只是混戰彼寡我衆安得不勝  
 商議已定李傕在左郭汜在右漫山塞野軍馬擁來楊奉  
 董承兩邊死戰剛保得天子太后車出百官官人符束典  
 籍一應御用之物盡皆拋棄俱被催汜兵卒搶去死者不  
 知其數郭汜軍盡入弘農劫掠奉承保駕走陝北催汜分  
 兵趕來承奉一面差人與催汜陪話一面暗差人傳聖旨  
 往河東急召故白波帥李樂韓進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

了去原來這七人正是晁蓋吳用  
 公孫勝劉唐三阮那個挑酒的漢  
 子便是白勝却怎的用藥原來挑  
 上崗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  
 先吃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  
 一瓢吃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教  
 人死心搭地次後吳用取出藥來  
 斟在瓢裡只做趕來饒他酒吃把  
 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內那白勝  
 劈手奪來傾在桶裡這個便是計  
 策那計較都是吳用的這喚做智  
 取生辰損楊志吃得酒少便醒將  
 起來兀自投脚不住看那十四人  
 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且聽下回  
 分解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

應李樂亦是嘯聚山林反賊不得已而召之三處軍帥聞  
 天子赦罪賜官如何不來並拔本營軍士來與董承約會  
 一齊再取弘農其時李傕郭汜但到之處劫掠百姓老弱  
 者殺之強壯者充軍臨敵之際驅民兵在前名曰敢死軍  
 賊勢浩大李樂等軍都是嘯聚貪掠之輩郭汜令軍士將  
 衣服等件拋棄于道李樂軍到會于渭陽渭陽縣名故城  
在雍州涇陽縣  
 西李樂等軍見衣服滿路爭往取之失于隊伍汜催軍四  
 面趕來混戰李樂軍大敗殺的屍橫遍野血流盈河楊奉  
 董承攔不住保駕北走背後催汜軍趕來李樂曰事急  
 矣請天子上馬先行帝曰朕不忍捨百官而去衆何辜哉  
 金鼓不絕滿天火紅胡才被亂軍所殺喊聲震地相連百  
 餘里承奉見賊追急請天子弃車駕步行至黃河岸邊李  
 樂等尋一隻小舟作渡船時值天冷嚴寒帝與后強扶到  
 岸邊岸又高不得下去後面有火鼓相攻甲兵驟至楊奉



獸雙奪寶珠寺第十六回

二龍山勢聳雲烟。松檜森翠。接天乳虎。鄧龍真嘯聚。惡神楊志更鷓鴣。人逢忠義情偏洽。事到艱危志益堅。背誘僧同青面獸。寶珠奪得更周全。

却說楊志看那十四人沒個掙扎。得起。指着罵曰。都是你這厮連累。了洒家。掙扎。嘆氣下崗子去了。那十四人直到二更方醒。爬將起來。只叫苦。老都管曰。你們不聽楊提轄言語。今日送了我也。衆人曰。老爹休要煩惱。這是我不是。楊提轄在這裡。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相公。都推在他身上。說他和強人做套。

將金寶擄去。老都管曰。這話說得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番下兩個虞侯。隨衛聽候捉拏賊人。我等連夜趕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交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官。追獲這夥強人。都管同軍人。來濟州府首告。不題。楊志手持朴刀。悶。不已。望南行了半日。到一酒店坐下。只見一個婦人。問曰。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曰。先取兩角酒來吃。借此米來做飯。一簇算錢。還你那婦人。叫個後生。篩酒做飯。都起來。楊志吃了。揮刀出店。婦人曰。你酒錢飯錢。都不曾。有楊志曰。待俺回來。還你便走。那後生趕來。揪住。被楊志一拳打。後生趕來。揪住。被楊志一拳打。

曰。可解馬韁繩。接連拴縛帝腰。放下船內。皇后兄伏德。在人叢中。抱絹十匹。至曰。我于亂軍中。拾得此絹。可接連拽。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用絹包帝共后。令弘負帝。乃得下船。伏德自負伏后下船。李樂仗劍立於船上。有未得渡者。爭扯船傍。李樂盡推于水中。渡過帝后。再放船過渡岸上。者哭聲不絕。其爭渡扯船者。欲下手指。船中無數。船中急渡北岸。楊奉尋牛車一輛。載帝后至大陽。南府陝州一名。日。陝津。又是日。絕食。晚宿于瓦屋中。野老進粟飯。帝與后共食。粗糲不能下咽。次日。封李樂為征北將軍。韓暹為征東將軍。帝上牛車行。二大臣尋至拜于車前。乃太尉楊彪。太僕韓融。帝后痛哭。近侍等只有二十餘人。無不下泪。太僕韓融曰。催汜二賊。頗信臣言。捨一命去。說二賊罷兵。陛下善保龍體。韓融去了。李樂請帝入奉營。暫歇數日。楊彪請天子都安邑縣。今安邑縣。今解州。上御車駕至安邑。又無高房。帝后居于茅屋之中。又無門關。閉。四邊旋插荆棘籬落。帝與大臣議事于茅屋之中。李樂韓暹。諸人于籬外觀望。互相鎮壓。以為歡喜。諸將專權。或打死尚書。公卿百官。稍有觸犯于帝前。毆罵將士。故令奴婢。送濁酒。鹿食與天子。帝勉強納之。李樂韓暹。連名保無徒部曲。巫醫走卒。二百餘名。並為校尉。御史。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如此苟且而已。韓暹說催汜二賊。方始放百官。及宮人歸。是歲大饑。荒。百姓皆食。寒菜。餓死者遍地。河內太守張揚。送米肉與天子。河東太守王匡。送絹帛以衣之。自此帝得活。董承楊奉商議。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欲奉車駕還東都。李樂不從。董承對李樂曰。洛陽乃天子建都之地。安邑乃小可地面。如何容得車駕。今奉駕還洛陽。正理。李樂曰。汝等奉駕去。吾只在此處居住。承奉收拾駕起程。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催郭汜。一同劫駕。董承楊奉韓暹。知李樂意。乃連夜擺布軍士護。



楊志奔走只見背後一人趕來叫曰你走那裡去楊志回身看時那怪他不得入拖條桿棒奔將來却不是惱氣

那後生又引着兩三個座客各拏桿棒趕來楊志挺起朴刀來問這漢子兩個開到三十合這漢怎的敵得楊志那後面的後生併座客一齊動手只見這漢跳出圈子外來叫曰都不要動手你那使朴刀大漢子可通個姓名否是

這漢曰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志便是這漢曰便是這漢撒鎗便拜小

入有眼不識泰山楊志扶起問曰足下是誰這漢曰小人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刀出身人都喚做標刀鬼曹正因來山東做客折本回鄉不得在此入替却說店內那婦人便是小人的妻子後生便是妻舅因見制使手段和師父一般因此抵敵不住請制使到家坐歇楊志同曹正再到酒店坐下曹正交老婆和妻舅與楊志相見曹正問曰制使如何到此

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碾併失陷了梁中書生辰轎備細告訴了曹正曰既然如此且在小人家住幾時楊志曰只恐官司追捕將來

送車駕起前奔箕關李樂盡拔本寨軍馬前來追趕四更左側趕到箕山下大叫車駕休行李催郭汜在此天子聽知心驚膽戰山上火光竟起漢天子怎離此難畢竟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遷變曹操秉政 第二十七回

李樂令軍詐呼李催郭汜軍到兵卒皆驚楊奉曰此乃李樂詐呼也遂令徐晃出迎之正逢李樂兩馬相交只一合被徐晃一刀砍李樂于馬下殺散餘黨保護車駕得過真關太守張楊將糧食絹帛迎天子于軹道軹道在西安府帝封張楊為大司馬楊辭帝屯兵野王野王即今河南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高草宮院中只有頽墻壞壁而已旋蓋小宮與帝后住坐百官朝賀皆立于荆棘之中是歲大荒勅改興平為建安元年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去城外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

下皆自出城採樵有多死于牆壁之間漢末氣運衰敗無甚于此前賢有詩一首以歎世情詩曰

血流芒碭白蛇亡赤幟縱橫遊四方秦鹿趕翻與社稷范雎推倒立封疆子孫懦弱奸邪起氣色凋零盜賊狂看到兩京遭難處跌人無淚也恓惶

太尉楊彪奏帝前蒙降詔未曾發遣今曹操在山東屯兵數十萬可宣入朝以輔王室佐王帝曰朕躬既已降詔卿何必再奏即便差人前去却說曹操在山東聞知車駕已還洛陽聚謀士商議荀彧進曰昔日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正今天子蒙塵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走赴金鑾今車駕旋轉東京荒蕪因此時奉王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掖仁義以致英雄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之臣其何能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後雖為慮亦



不敢久住。曹曰：制使要殺那里去。楊志曰：我投梁山泊尋你師父。俺先在那里徑過與洒家交手。王倫見俺兩個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山寨相會。那時洒家不肯落草。如今若去投他，進退兩難。因此心下未決。曹曰：小人此間是青州地面，有座二龍山，有座寶珠寺，止有一條路上去。如今寺裡聚集五百人打劫為頭的喚做金翅虎鄧龍。制使若肯落草時，去那裡入身，却好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投一龍山，到日晚望見一座高山。楊志曰：我且在林子裡歇一宵。明日上山轉入林子裡，只見一個和尚

無及矣。曹操乃大喜。正要收拾起兵，忽然有詔書至。操待天使于驛亭，一同起發。帝在洛陽，百事未備。城郭崩倒，欲修未能。人報李催郭汜兵又來到。帝大驚，問楊奉曰：今投何處躲難。使命往山東未回。不如去投曹操。楊奉重暈曰：臣愿出戰。董承曰：城廓不堅，兵甲不多，戰如不勝，當復如何。人報曰：催汜兵近董承，保帝后上車，望山東而進。百官無馬，步行跟隨出洛陽，行無一箭之地。但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限人馬來到。帝后戰慄不能言。忽見一騎飛來到車前，便拜視之。乃山東使命，問來軍何人。使命曰：曹將軍盡起出東之兵，前來保駕。聽知李催郭汜犯洛陽，先差夏侯惇為先鋒，引上將十員，精兵五萬，前來保駕。帝心方安。少頃夏侯惇引許褚典韋前來駕前面，君三將一齊，呼曰：甲冑士不能下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皆呼萬歲。帝曰：卿等鞍馬馳驅，無可為賜。惇曰：王公曹操，知催汜賊犯帝關

那身背上刺花綉，坐在林裡乘涼。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掉禪杖跳將起來，大喝曰：那裡來的楊志，聽曰：你是那裡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禪杖與楊志，聞到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唱曰：青面漢子，你是甚麼人？楊志曰：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便是。那和尚曰：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死牛二的楊志，曰：你不見俺臉上的金印，那和尚笑曰：却在這裡相見楊志。曰：師兄，却是誰？那和尚曰：洒家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魯提轄因打死鄭著，却去五臺山為僧人，見洒家背有花綉，都叫俺做花和尚。楊志笑曰：自家鄉里，俺聞師兄在大相國

故令臣等先來保駕，都纔道罷。侍臣又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帝舉止失措，惇拍馬視之，便速來奏報曰：陛下放心。乃曹操步軍來到也。須臾來見天子，聲喏。帝問何人，惇奏曰：乃曹操弟曹洪，副將李典樂進也。帝問曰：卿何來。洪奏曰：臣兄聽知賊兵至近，恐夏侯惇孤力難為，又差臣倍道前來協助。帝曰：曹將軍乃寡人社稷之臣也。催汜領大兵長驅而來，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夏侯惇曰：臣已度量了。與曹洪分兩翼馬軍先出，步軍後隨。儘力一擊，催汜賊兵大敗，斬首萬餘。請帝還洛陽故宮。夏侯惇屯兵于城外。次日曹操引大勢人馬來到，帶三千鐵甲軍馬入城屯兵。列于內前，諸大臣引進朝見帝，拜于殿階之下。帝賜平身。宣上殿問慰勞畢，曹操曰：臣託我王洪福齊天，聚兵山東。昨承恩賜，思報無門。催汜無端，罪惡貫盈。臣有精兵四十餘萬，以順討逆，無不克捷。陛下善保龍體，以社稷為重。帝



寺如今怎的來在這裡魯智深把  
 營來圍併林冲之事說了後來高  
 太尉知道差人捉拿洒家吃俺一  
 把火燒了那廝字逃走江湖上  
 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個  
 酒店裡婦人把洒家將蒙汗藥麻  
 昏了得他的丈夫歸來得早見了  
 洒家這般模樣連忙把解藥救醒  
 因問起洒家名字結義做了弟兄  
 他夫妻是江湖上叫做菜园子  
 張清留俺住了幾日打聽得這二  
 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還來投奔  
 天叢耐耐鄧龍不肯安着洒家又  
 敵洒家不過只把三座關閉住又  
 沒路上去氣得洒家好二不想却  
 是大哥來揚志曰既是閉了關隘

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操謝恩畢次日便進  
 兵離洛陽五十里下寨催汜知操遠來議欲速戰賈翊諫  
 曰不可操有數十萬精兵文官武將不知其數不如倒戈  
 卸甲降之求免本身之罪催怒曰爾敢滅吾銳氣教左右  
 將翊斬之眾將勸免是夜賈翊棄李催單馬走回次日李  
 催軍馬來迎操兵操先令許褚曹仁典韋領二百鐵騎于  
 催陣中衝突二遭方纔布陣陣圍處李催兄子李暹李別  
 出陣前立馬操問曰此何人也尚未有人回答許褚飛馬  
 去一刀先斬李暹李別吃了一驚出馬陣前倒撞馬下褚斬  
 之雙挽人頭回于陣前無人敢追操拍許褚背曰當世之  
 樊噲也操令夏侯惇領兵左出曹仁領兵右出操自中軍  
 衝陣鼓響一聲操兵悉舉催汜兵大敗操親掣寶劍押陣  
 連夜勦殺勿停戈戰畢火起逼催汜催汜忙似喪家之  
 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單馬二停去二催汜望西逃命此時

如何去得且去曹正家商議兩個  
 來到曹正店裡相見了曹正置酒  
 相待商量要打之龍山一事曹正  
 曰小人有條計把師父禪杖朴刀  
 與小人拿了交小入妻弟帶三個  
 火家送到閣下把繩子綁了師父  
 只叫你来我店吃酒醉了綁縛來  
 獻與大王那廝必然開關放我上  
 山去見鄧龍時把繩子拽脫了小  
 人遁過禪杖與師父你兩個把鄧  
 龍殺了此計若何魯智深揚志齊  
 曰妙哉次日五更起來揚志智深  
 依計而行只見嘍囉在關上看時  
 綁得這個和尚來報知山上兩個  
 小頭目問曰你等何處人那裡捉  
 得這和尚曹正答曰小人等是山

天下不容往山中落草去了曹操屯兵于洛陽城外揚奉  
 董暹兩個商議自今曹操成了大功必掌重權如何容得  
 我等不若奏過天子只做趕催汜為名引本部軍屯大梁  
 看機而變因此二人要去獻帝阻當不住帝命宣操入宮  
 操聞使至請入而坐見其人眉清目秀飄飄然有神仙之  
 氣象操思之今東都大荒官僚軍民皆有饑色惟此人面  
 上精神純雅操問之曰公有何能調理如此對曰惟食淡  
 三十年矣曹操問曰君居何處對曰某舉孝廉原隨表紹  
 張揚作從事見二人皆非治亂之主今聞天子還都故來  
 相覲官封正議郎濟陽定陶人也姓重名昭字公朗操避  
 席起敬曰聞名久矣幸得於此相見置酒于帳中相待令  
 與荀彧相會忽有人報曰一隊軍望東而去不知何人操  
 急令人追之董昭曰此乃李催舊將楊奉白波帥韓暹觀  
 明公之勢引兵往大梁去了操曰莫非疑操昭曰此乃無



下近村庄家開個酒店這和尚不  
時來我店中吃酒不肯還錢說道  
要去梁山泊邀千百個人來打此  
二龍山和你這近村都洗蕩了因  
此小人只得請他灌醉綁縛來獻  
與大王小頭目說曰你在此少待  
小頭目報知鄧龍說有人掣得和  
尚來了鄧龍聽了叫解上山來小  
童囉得令就把開門開了揚志曹  
正緊押魯智深解上山來看那三  
座關端的險峻中間一條路來三  
重關上擺着檣木砲石硬弩強弓  
人到佛殿看時一把虎皮椅多少  
婆囉擎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兩  
個婆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  
曹正揚志幫着魯智深到階下鄧

龍曰死驢今日拿來見我魯智深  
大喝一聲休走兩個在家把索頭  
拽脫了魯智深就接過禪杖雲飛  
輪動揚志提起手中朴刀曹正  
家一齊將鄧龍腦蓋劈作兩半曹  
正叫曰若不從者便行掃除五六  
百小婆囉併幾個小頭目都來歸  
降即把鄧龍屍首扛去燒化魯智  
深揚志做了寨王設宴慶賀曹正  
相別願了在家回去有詩為記  
古刹清幽隱翠微鄧龍雄據恣  
非為天生神力花和尚斬草除  
根更可悲  
且說那押生辰積老都督廂禁軍  
星夜回北京梁中書麻直至廳前  
告道揚志是個大眼的賊自離了

謀鼠輩明公何足慮之操又曰汜催此去如何昭曰此去  
虎無爪鳥無翼不久被明公所擒耳無足介意操見昭語  
言投機便言曰請問朝廷大事若何昭曰明公興義兵以  
誅暴亂入朝輔佐天子者此五霸之功也以下諸將人殊  
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都耳  
然朝廷播越新還京師遠近仰望以冀一朝獲安今復徙  
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  
多老行之操執昭手大笑曰此孤之本志也操又曰楊奉  
在大梁大臣在朝倘裏應外合何如昭曰易也以書與奉  
且安其心大臣聞之則曰京師無糧欲車駕幸許都近魯  
陽轉運糧食稍無欠缺懸隔之憂大臣聞之必欣然也操  
大喜曰願公早晚相從有不可行者教之自當厚報昭拜  
謝自此隨順操猶豫遷都之事時有侍中太史令王立與  
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以察災漢氣數自去春太白犯

鎮星于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于天關金火  
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終矣晉魏之地必有  
興者立以是言于獻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  
者土也承漢天下者必魏也能安天下者必曹姓也當委  
任曹氏而已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  
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漢朝劉氏以火德王天  
下故兩都皆興今王上乃土命也許都屬上到彼必興火  
能生土土能旺木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王者興  
矣操意遂決次日引軍入洛陽見帝奏曰東都廢弛久矣  
不可脩葺更兼轉運糧食艱辛臣料許都地近魯陽城郭  
宮室錢糧民物足可備用堪駐鑾輿臣排辦已定便請陛  
下登輦群臣皆懼曹操之勢莫敢言者即日駕起操分排  
軍馬盡載百官遷都行未數程地面高林忽然喊聲大舉  
楊奉韓暹引軍攔路徐晃出馬大叫欲劫車駕何往操出



此間五七日後，行到潯黃泥崗。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裡歇涼，不想楊志和七個賊人通同假裝做販客商，先推七輛車兒，在黃泥崗上等候。却交一個好漢挑一担酒來，崗子上歇下，衆人不合買他酒吃。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了，楊志和七個賊人把生辰財寶裝載車上去了。見去濟州府陳告了，留兩個虞候隨後聽候。小人并星夜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罵曰：「這配軍我，一力攪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之事！」隨即喚書吏寫了文書，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文書，寫一封家書，着人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太師看了，大罵這班賊

視之見晃威風糾糾，暗稱奇。操後許褚出馬，與晃交鋒。刀來斧去五十餘合，不分勝負。操鳴金收兵，各自下寨。召文武曰：「吾今日陣上觀徐晃，真良將也，不忍以力併之。思一計誘過來，奉遲何足憂也。」一人曰：「主公勿慮，其與徐晃有一面之交，今晚扮作小卒，偷入晃營，看緊慢說之，使晃來降。主公若何？」操視之，乃山陽昌邑人，姓滿名寵，字伯寧，見為行軍從事。操令行，却說滿寵扮作小卒，雜於隊中，入晃營帳前，見晃渾身披甲，於燈下看書。寵徑進長揖曰：「故人安樂否？」徐晃見之良久，乃曰：「莫非山陽滿伯寧乎？」按晃在山陽為商，寵為吏，晃被人奪買物告官，因此與寵相識。寵曰：「然也。」晃曰：「何故到此？」寵曰：「曹操在兗州，請某為從事，今日偶見故人在陣上，懼武某其惜之，故不避一死而來，直諫于公。據公之勇，世之罕有，何故屈身于楊奉韓暹之鄙夫耶？」曹將軍世之英雄力扶漢室，拯救生靈，今日陣前，不忍以健將決死戰，故遣寵

去年將我去年又是一個與他無干女婿送來禮物，劫去了。今年又來無理，押了公文，差府幹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濟州府尹，自道受了梁中書申文，每日理論不下。門吏報說東京太師着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府尹慌忙來與府幹相見，說這件事，下官已受梁府虞候的狀子，已經差人跟捉，未見踪跡。前日留守司又差人到來，若有消息，下官親到回話。府幹曰：「太師分付要拿這賊，併送軍楊志，限十日捉完。解京若不獲，許小人也難回話。」府尹請鈞帖看罷，大驚，即喚緝捕使臣何濤來問曰：「日前差你拿打劫生辰損賊人，緣何不見回話？」何濤稟

來公何不肯暗投明，晃喟然歎曰：「吾固知奉遲非立業之人，爭奈從之已久，不忍相捨。」寵曰：「豈不聞良禽相木而棲，賢人擇主而事。大丈夫知而不為，非丈夫也。」晃起身謝曰：「願聽公言。」寵曰：「何不就殺奉遲而去，以為進見之功？」晃曰：「以臣殺主，大不義也。吾不為也。」寵曰：「公乃有德之士也，遂引帳下數十騎，隨滿寵來投曹操。早有人去報中軍，楊奉引千百騎來追徐晃，趕上大叫休走。只見山上山下火把齊明，曹操大喝曰：「吾等逆賊多時，休教走脫。」兩下伏兵皆起來捉楊奉，未知何如。

呂布月夜奪徐州 第二十八回

曹操號砲四起，伏兵齊出，圍住楊奉。韓暹急引兵來救解，被操兩邊夾攻。楊奉韓暹兵亂大敗，操乘勢擊去。奉暹軍多半降操，奉遲勢孤，引兵去投袁術，以圖安身。不在話下。却說操得徐晃為將大喜，來迎鑾駕到許都，旋造宮室殿



曰小人領了這場公事同公人去  
 黃泥崗捕不見踪跡府尹喝曰  
 放屁上弦不緊下弦便慢今日太  
 師差府幹限十日須要捕賊解京  
 若還違限累及我時先把你遠配  
 何濤領旨回到家裏悶老婆問曰  
 你如何煩惱何濤曰前日太守差  
 我拿劫槓的賊到今未獲今日正  
 去轉限不想太守府又差府幹來  
 主等要拿這賊解京府尹要將我  
 刺配不知我性命如何老婆曰似  
 此怎好只見兄弟何濤來望哥  
 何濤曰你不去賭錢却來怎的何  
 濤妻曰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  
 話即安排酒食請何濤吃嫂曰  
 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心裏事為

字立宗廟社稷省臺司臺衙門修城郭府庫封重承等十  
 三人為列侯賞功罰罪並聽曹操處置操自封為大將軍  
 武平侯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司馬  
 祭酒劉曄為司空曹掾毛玠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催督錢  
 糧使程昱為東平相屯兵范城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  
 都令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皆為將軍呂虔李典樂進  
 于禁徐晃皆為校尉許褚典韋皆作都尉其餘將士各各  
 封官自此大權皆歸于曹操操出入嘗帶鉄甲馬軍數百  
 朝中大臣有事先寫操然後敢奏操既定大事乃設一宴  
 于後堂請謀士計議曰吾今已尊王室位至三公皆賴汝  
 等扶助之力也吾所憂者袁術袁紹耳此二人未有隙不  
 可圖之劉備見屯兵徐州已領州事近呂布在山東被吾  
 殺收今歸劉備養于小沛二人若互相起兵乃吾心腹之  
 大患也公等有何妙計可圖之許褚曰願借精兵五萬斬

黃泥崗上一夥販束子客人打劫  
 了生辰槓如公府尹奉太師鈞旨  
 限十日內捉拿各賊解京若捉不  
 着都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哥  
 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何濤笑  
 曰何不差人去捉阿嫂曰便是沒  
 捉他處何濤笑曰量這夥小賊有  
 甚難處阿嫂曰阿叔知此風路麼  
 何濤笑曰直等哥急危之際都  
 來救他那婦人慌忙來對丈夫備  
 細說了何濤請何清出來陪笑着  
 說曰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怎  
 不救我何清拍着大腿曰這賊都  
 捉在便袋裡了何濤大譁曰兄弟  
 如何說這夥賊都拿在便袋裡了  
 何清言無數句有分交鄆城縣裡

劉備呂布之頭獻與丞相荀彧曰將軍勇則勇矣不如用  
 謀今許都新定未可造次用兵彧有一計名曰二虎競食  
 之計操曰何謂也彧曰譬如巖下一對餓虎往來尋食山  
 上以食投下二虎必競其餐一虎爭鬪必有一傷止存一  
 虎此虎亦可誅矣今劉備雖領徐州未得詔命今王公可  
 令劉備正授徐州牧密與一書教殺呂布事成則劉備亦  
 可圖事不成則呂布必殺劉備矣此乃二虎競食之計操  
 曰然即時便差使命齎詔封劉備為征東將軍宜城亭侯  
 正領徐州牧又付密書使行却說劉玄德在徐州聞曹操  
 遷帝于許都恰欲令人前去慶賀忽報天使至出郭迎接  
 入郡拜詔受恩命已畢設宴管待來使使曰曹將軍于帝  
 前力保使君故首先頒此恩命玄德感謝無盡使命于坐  
 間取出私書玄德看了曰此事尚容商議席散請使于館  
 驛安下玄德連夜與糜竺糜芳簡雍孫乾關張二將共議



引出個仗義英雄梁山泊中聚一  
夥擊天好漢畢竟何清對何濤說  
出其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美髯公智賺神翅虎 宋公  
明私放晁天王 第十八回

親愛無過弟與兄便沒酒後露  
情真何清不篤同胞義觀察安  
知衆賊名玩冠長奸人暗走鴉  
蛇打草事雖明只因一紙開文

惹起天罡地煞兵

只見何清去身邊米在袋裡真不說摸出一個信摺兒來指曰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不瞞哥說小弟前日為賭博輸了有個人引小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轉轉賭為官司行下文看

落木村但凡開店須要置立文簿  
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歇宿須要盤問抄寫上簿官司查照每月一次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日當日是六月初三日七個販東子客人來歇我認得一個為頭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心我寫着文簿問他高姓只見一個應曰我等姓李濠州來販東子要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里相賭路口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子我認不得他店主人叫白大白那裏去那人應曰有擔醋將去村裡賣店主人曰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後來聽人說曰黃

其事關張曰呂布無恩無義之人兄長殺之何碍玄德曰他人志極事窮而來投我我若殺之太不義也飛曰好人難做玄德喝退張飛而起次日清早人報呂布來到玄德今請布入布曰聞知朝廷送恩命至特來相賀却纔下拜

張飛掣劍上廳來殺呂布玄德慌忙阻攔布大驚曰翼德何故只要來殺我張飛大叫曰曹丞相道你是無義之賊教我哥二殺你布曰我與你無讐玄德喝退張飛與呂布同入後堂告訴前因就將曹操密書與呂布看布看畢泣曰此乃曹操令我兄弟不和玄德曰兄長勿憂備無此意

縣中如少糧草小弟一一應付布拜謝備與布吃罷早膳布告回玄德親送出城而別張曰兄長何故不肯殺呂布玄德曰此是曹丞相疑我與呂布做一處故教我兩家互相併吞他却坐觀成敗而取事乃兩雄不並立之計也開公曰然張飛曰我只要殺了此賊以絕後患玄德曰非

文夫之所為也玄德到館驛送使命回就拜表謝恩并回書呈曹操只言容緩圖之使命回見曹操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操問荀彧曰此計不成奈何彧曰又有一計名曰驅虎吞狼之計操曰何為彧曰可暗令人往表術處問安就報劉備上表要畧南陽使術動兵攻劉備却明詔令劉備討袁術兩邊相併呂布必生異心此乃驅虎吞狼之計操大喜先發人往表術處次發使命使往徐州玄德在徐州聞知使命至出郭迎接開讀詔書云着起兵討袁術玄德領命使者先回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操計王命不敢違也遂點軍馬起程孫乾曰可以先定守城之人玄德曰二弟之中誰人可守關公曰弟原守此城玄德曰吾早晚欲與爾議事豈可相離張飛曰小弟原守此城玄德曰你守不得此城汝一者酒後剛強鞭撻士卒二者作事輕易不從人諫吾故不放心也張飛曰小弟今



泥崗上一夥販米子客人把蒙汗藥麻番了人劫了生辰槓去我猜莫不是晁保正如今只捕了白勝便知端的何濤大喜隨即引何清到衙見了太守太守問曰公事有下落麼何濤稟知畧有消息那府尹交進後堂來何清一稟說了便差做公的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店主做眼三更時分運到白勝家裡聽知白勝在床上做聲就在床捉起同他妻子把索子綁了做公的唱曰黃泥崗上做淨好事白勝那裡肯認那婦人也

不肯招衆做公的逐屋搜賸尋到床下見地不平衆人掘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同老婆扛擡贖物連夜濟州來把白勝押到廳前問他生情造意白勝死不肯招連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打熬不過只得招說為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担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曰這個不難只拏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了下落先取一面五十斤死枷了了老婆押去監收即差何觀察領了一行人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押公人藏在客店裡隨帶公文着落知縣要捉晁蓋並不識姓名押司來到衙前當下已牌時分却值知縣退衙何濤去衙前茶坊裡沏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曰今日值日的押司是誰茶博士指曰

後當改不飲酒了軍士不打話般聽從人諫玄德曰你若如此吾何憂哉糜竺曰只恐口不應心飛怒曰我跟哥二許多年未嘗失信何敢料我玄德曰弟性如此吾不放心請陳元龍為軍師令吾弟早晚少飲酒休要失事玄德俱分付了領馬軍步卒三萬離徐州望南陽進發袁術聽知劉備上表欲吞其南陽州縣大怒曰汝販蒭織履之徒安敢占據大郡與諸侯同列吾正欲伐汝汝却反行害我乃呼上將紀靈起兵十萬殺奔徐州兩軍並起會于盱眙

正曰汝乃無名下將非是紀將軍對手關公大怒直取荀正交馬一合砍荀正于馬下玄德驅兵殺敗紀靈紀靈退守淮陰河口並不敢交戰時常教軍士來偷營劫寨皆被徐州兵殺敗兩邊相拒勝負未分却說張飛自送玄德登程去了一應民訟並委陳元龍管理軍機大事自己掌管飛恐失和氣乃設一宴遍請各官赴席是日筵上張飛開言曰我哥哥臨去分付我少飲酒恐失大事我今日請眾弟兄盡此一醉明日禁酒各各都要滿飲凡事都要幫助我保守城池酒把到陶謙故將曹豹面前豹曰我從來大戒不飲飛曰斬殺漢如何不飲酒我要你吃一盞豹懼怕只得飲了一盞張飛把遍各官唱飲大醉飛又起身來把盞曹豹曰其實不能飲飛曰你恰纔飲了如何推却豹若推不飲飛曰你違吾將令該打一百背花喝軍士捉下陳元龍曰玄德臨去時分付你甚麼來飛曰你文官只管文



押司來了，何濤看時，只見縣裡走出一個吏員來，怎生模樣，但見

眼如盞鳳眉，似卧蚕，滴溜兩

耳懸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紅

口方，三鬚鬚，隨角，輕盈額，把

頂平，天倉飽滿，坐定，渾如虎，相

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十，有卷

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

除四海之心，批上，應星魁，感，乾

坤之正氣，下臨九世，聚山嶽之

降兵，志氣軒昂，胸襟秀麗，刀筆

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

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為

他面黑身矮，人都喚黑宋江，為人

大孝，仗義，疎財，人皆稱孝義黑三

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喪，蚤，有個

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在村中，務

農，這宋江，在縣裡，做押司，吏道，純

熟，愛習，鎗棒，平生，只好，結識，江湖

好漢，來投他的，無有不，納，問，他，求

錢，不推托，每，只，見，賙，全，人，性

慌忙披掛上馬，綽丈八矛在手，時呂布軍馬已至，張飛出

府，正與呂布相迎，酒猶未醒，不能戰，呂布素知飛勇，亦不

敢逼飛，十八騎，燕將，保飛，殺出東門去了，曹豹見飛，只十

孫策大戰太史慈 第二十九回

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未知性命何如

公曰，嫂嫂安在，飛曰，皆陷于城中，玄德默然無語，關公曰

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兄長分付你甚來，今日城池又

失了，嫂嫂又陷了，你死猶恨遲，尚有何面目來見兄長，張

飛聞言，惶恐無地，掣劍欲自刎，未知性命何如



個公人打扮慌忙施禮曰尊兄何處何濤曰且請押司到茶坊裡而說話兩個入到茶坊裡坐定二人各通姓名何濤便拜說久聞大名無緣拜識宋江曰惶恐觀察請坐不知觀察到做縣上司有何公務何濤曰實不相瞞來貴縣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曰不知甚麼緊事何濤曰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做府管下黃泥崗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生辰攢劫去了今捕得盜賊一名白勝指說東溪村晁蓋為首更有六名盜賊不識姓名宋江聽罷大驚尋思晁蓋是我心腹弟兄如今犯罪我不救他性命怎了何濤曰相煩押

張飛要自刎玄德向前抱住其劍而言曰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時尚可換手足廢時安可續吾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日雖無了城池老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呂布據吾妻小必不相容容作方略救援遂皆大哭一場理會戰絕靈之事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星夜差人許糧五萬斛馬五百匹金銀一萬兩綵段一千匹令夾攻劉備布喜令高順領兵五萬襲玄德後玄德聞呂布兵襲後乘陰雨徹兵奔盱眙而走思東取廣陵高順見紀靈曰溫侯特令順來助戰就索所賜之物靈曰公且回下邳容其回見主人那時相送順回見布言紀靈如此回答忽有袁術書至云劉備未除待捉了劉備那時相送布大怒袁術失信欲起兵伐之陳宮曰不可術居壽春兵多糧廣未可便圖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養成羽翼令玄德作先鋒那時先取袁術後取袁紹可縱橫天下矣

司便行此事宋江曰這實封公文自己當應投下本官看了便好施行本官發放早晨事務倦怠了以歇觀察畧待一時回寨舍就來何濤曰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離了茶坊還到不處牽過馬來跨了出東門望東溪村來到晁蓋庄上庄客見了去庄裡報知正是

呂布從其言暗令人去取玄德回玄德兵至廣陵又被袁術劫寨折兵大半回來止遇布使命玄德得書大喜便投徐州關張曰呂布義薄之人不可准信玄德曰人既以好心待我何必疑遂行將至徐州布恐玄德生疑先使人送老小還玄德甘糜二夫人對玄德曰呂布令兵二百把定宅門諸人不敢輒入嘗使侍妾送物未嘗有缺玄德謂關張曰吾知呂布非無義人也入城去謝呂布張飛恨布不往先與嫂嫂往小沛去了玄德入見呂布拜謝布曰非吾奪汝城池汝弟張飛在此恃酒害人吾故來守之玄德曰備欲讓兄久矣布再虛讓玄德力辭宴罷還于小沛駐劄關張心中不忿玄德曰屈身守分以待天時不可與命爭也呂布令人送糧米段疋兼令玄德為豫州刺史自此兩家和好却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人報孫策征廬江太守陸康得勝回來術喚策至拜于堂下問勞已畢便令



你如今黃泥崗事發了，白勝已經  
 拏在濟州牢裡，供出你等八人。濟  
 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領若干人  
 來捉你等七人，說你為首。天幸撞  
 在我手裡，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  
 交何觀察在茶坊裡等，我以此飛  
 馬來報你，我回去引他了。了公文  
 不撥時，便差人捉你。晁蓋聽罷，大  
 驚曰：賢弟之恩，雖報這七個人，三  
 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  
 了財物，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  
 三個在這裡，賢弟且見他一面。宋  
 江來到後園相見，一個吳學究，一  
 個公孫勝，一個劉唐，宋江畧講一  
 禮，囑付曰：哥，作急快走。我今飛  
 回縣裡去。晁蓋與吳用三人曰：如

侍坐飲宴。按孫策自父喪之後，居江南，禮賢下士，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景不和，策乃移母并家屬居于曲阿。自投表術，術甚愛之，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因此令孫策為懷義校尉，引兵去攻涇縣。太師祖郎得勝而回，術見策勇，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復使攻陸康，是日亦得勝而回。當日筵散策歸營寨，見術不陞已官，心中轉悶。是夜月明，策思父如此英雄，蜀霸王東今日到我，十不及一，放聲大哭。忽有一人自外而入，大笑曰：伯符何故如此發悲？汝父在日，多曾用我，汝今存不決之事，何不與我商議，徒自苦耶？策視之，乃丹陽故鄣人也，姓朱名治，字君理，乃孫堅手下從事官。策請坐而問之，曰：策所哭者，恨不能繼父之志也。治曰：公何不問袁公路，借兵前往江東，名救吳景，實取大業，久屈于人之下，非丈夫之志也。正商議間，一人倏然而入，曰：公等所謀，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壯者百十餘人，暫助伯符一馬之力，策大喜，請坐而問之，乃表術謀士汝南南陽人也，姓呂名範，字子衡，生得面如傅粉，體若凝酥。策大喜，二人共議。呂範曰：

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來捕捉  
 你們。吳用曰：救我等此人是誰？晁  
 蓋曰：他便是本縣押司宋江。公孫  
 勝曰：莫不是及時雨宋公明？晁蓋  
 曰：正是此人。如今事在危急，怎的  
 解救？吳用曰：兄長三十多計，走為  
 上計。晁蓋曰：走那里去好？吳用曰：  
 我們收拾五七擔，一齊挑了，都走  
 石碣村三阮家去。那裡近梁山泊，  
 若是趕得緊，我們即去梁山泊入  
 夥。晁蓋曰：事不宜遲，吳先生你和  
 劉唐帶了幾個庄客，挑担先去。阮  
 家安頓了，却來路上接我們。吳用  
 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担，一  
 自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  
 在庄上收拾，不肯去的庄客，實

只恐表術不肯借兵。策曰：有吾亡父留下傳國玉璽，以為  
 質當。範曰：術有心久矣。次日策入見袁術，哭拜階下。術問  
 其故。策曰：父雙不能報，母舅劉景被楊州劉繇追之甚急，  
 策老母家小皆在曲阿，必被繇所害。策問伯父處暫借雄  
 兵數千，渡江去探老母，助援舅氏。伯父不信，有亡父遺  
 下玉璽權為質當。術聞有玉璽，取而視之，大喜曰：吾非嬰  
 你玉璽，權留下在此，我借兵二千，馬五百匹，與你平定之。  
 後速遣軍回。汝名微難掌大權，我表汝為折衝校尉。殄寇  
 將軍。范曰：領兵便行。策拜謝，遂得軍馬帶領。朱治呂範舊  
 將程黃蓋韓當，擇日起兵，行至歷陽。正行之際，見一軍  
 到，當先一人，見策下馬。其人面如美玉，唇若點朱，姿質風  
 流，儀容秀麗，胸藏經天緯地之才，腹隱安邦定國之策。乃  
 廬江舒城人也，姓周名瑜，字公瑾，漢太尉周景之孫，洛陽  
 令周異之子。初孫堅討董卓之時，移家舒城，瑜與孫策同

一刻英雄詩

三卷

卅九



發此財物與他自去。有愿去的，都在庄上收拾財物，却說宋江飛馬到了下處，連忙到茶坊裡來，何觀察在門前望，宋江曰：「觀察，久等，却被村裡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耽閣，請觀察到縣裡兩個入得衙門。」正知縣在廳上，宋江將公文引着何觀察，稟說奉濟州府公文為賊情緊急公務，時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拆開看了，大驚對宋江曰：「這本師府差幹辦來，支尋回話，這于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日開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方纔捉得，隨即喚尉司併各都頭朱公雷橫來到後堂，領了知縣

年結為昆弟。瑜小策兩月，以兄事之。策任瑜道南大宅，策與瑜升堂拜母，有通家之好。相父甚厚，瑜叔周尚為丹陽太守，因往省親，至此與策相見，其訴衷情，瑜曰：「某願施犬馬之力，以圖大業。」策曰：「吾得公瑾，大事諧矣。」策令與朱治呂範相見，共書籌策治範大喜。瑜謂策曰：「將軍欲濟大事，可知江東有二張乎？」策曰：「朱知瑜曰：一人能博覽群書，善書隸字，兼明天文地理之學，彭城人也。姓張名昭，字子布，陶謙曾聘，不肯屑就，故來江東避亂。一人貫通九經，深明諸子，廣陵人也。姓張名紘，字子綱，因避世亂，隱于江東。此處有二入，何不請之？」策遂令人邀請，未至，策乃親到其家，語論終日，口若懸河。策拜張昭為長史，兼撫軍中郎將，拜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商議起，共攻擊劉繇。按劉繇字正人，也是漢室宗親，漢太尉劉寵之姪，兗州刺史劉岱之弟。繇舊為揚州刺史，屯于壽春，被袁術趕過江東，故來守則阿有彭城相薛禮下，即係知孫策渡江屯兵，歷陽急聚相策融兩個領兵幫助。

牌文點起馬步弓手三百餘人，就同何觀察兩個虞侯，你眼當晚各帶弓箭，飛奔東溪村來，到晁蓋庄，正是一更，朱全曰：「晁蓋家有前後二條路，况且晁蓋好生得了那一個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如何抵敵，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引一半人先去後門埋伏，等候炮响為號，你等向前門打入來，見一個捉一個，雷橫依言受計，分兵前後殺入，點起三四十個火把，各擎器械，一齊奔到晁蓋庄上，只見庄裡火起，燒將起來，前後門外都圍了，雷橫挺着朴刀，眾士兵發喊一聲，把庄門知開，裡面火光如同白日，並不見人，只聽得後面發喊

眾將商議部下，有樊能于糜陳橫張英，皆是驍騎大將。張英曰：「其領一軍屯于牛渚，縱有百萬之眾，不能近也。言未畢，帳下一人高叫曰：「某愿為前部先鋒，眾人視之，乃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大史，名慈，字子義，因解了北海之圍，特來見劉繇，繇就留之，聽得孫策來到，愿為前部先鋒。繇曰：「你未可為大將，只在吾左右聽命。」太史慈不喜而退。張英領兵拒牛渚，積糧十萬于郎閣，策引兵到，張英領兵出兩軍會于牛渚灘上，孫策出馬，張英大罵，黃蓋便出與張英戰，不數合，忽然張英軍大亂，報說寨中有人放火，燒着營舖，張英急回軍，不意孫策引軍前來，乘勢掩殺，張英弃了牛渚，望深山而逃。寨後放火的，是誰兩員將領，三百餘人來見孫策，二人聲喏，策問之，一人而黑鬚黃身，體雄偉，九江壽春人也，姓蔣名欽，字公奕，一人虜形虎體，目朗眉濃，九江下蔡人也，姓周名泰，字幼平，二人皆為遭世亂，故聚人



交前面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  
 晁蓋故意點雷橫去打前門這雷  
 橫有心要救晁蓋故意大譁小  
 怪催逼晁蓋走了朱全到庄後時  
 晁蓋收拾走了庄客看見來報官  
 軍到了晁蓋交庄客和公孫勝後  
 門殺將去朱全在黑影裡叫道保  
 不是害你的  
 心休走朱全在此等許多時晁蓋  
 那里顧他說與公孫勝捨命殺出  
 來朱全故開條路讓晁蓋走了叫  
 庄客引公孫勝先走他獨自押後  
 朱全使步弓手送後門撲入去叫  
 曰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得便出  
 庄門交軍士分頭去趕朱全挺刀  
 趕着晁蓋蓋曰朱都頭你追我做  
 甚麼朱全見後面没人說曰我怕

在洋子江中劫掠為生久聞兄乃江東豪傑又聞君招賢  
 納士特來相助策大喜用為軍司校尉盡收牛渚即閉糧  
 食軍器收得兵卒四千餘人遂進兵神亭神亭在鎮江府丹陽縣界  
 英敗回見劉繇繇責罵張英等欲斬之薛禮薛禮在鎮江府丹陽縣界融勸免令  
 其屯兵零陵城以拒策繇自近神亭嶺南下寨孫策在嶺  
 北下營策問土人曰近聞嶺上有漢光武廟否土人曰有  
 廟但已摧毀無人祭祀策曰吾夜夢光武邀我相見當以  
 禱之長史張昭曰不可嶺南便是劉繇寨倘有伏兵奈何  
 策曰神人佑我我何懼焉遂全裝頓帶綽鎗上馬程普黃  
 蓋韓當蔣欽周泰共十三騎跟策出寨上嶺燒香到廟前  
 下馬上殿禱祝跪而告曰果若孫策能于江東立業與復  
 故父之土地即當重修廟宇四時祭祀祝畢出廟上馬回  
 顧眾將曰吾欲過嶺去看劉繇寨柵眾將皆當不住遂同  
 上嶺南望村林伏路小軍飛報劉繇云孫策自領十數騎

雷橫執迷被我哄他打前門我在  
 後門開條路讓你去你只投  
 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曰深感救  
 命之恩異日必報有詩為記  
 捕盜如何與賊通只因仁義動  
 其衷都頭已自開生路觀察為  
 能建大功

朱全趕問只聽得背後雷橫大  
 叫曰休交走了入朱全黑影裡只  
 做失脚倒在地上眾土兵向前扶  
 起朱全曰黑影裡不見路徑失脚  
 滑倒了縣尉曰走了心賊怎生奈  
 何朱全曰再交土兵去趕眾土兵  
 曰不知那條路走去雷橫趕了回  
 來尋思曰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敢  
 是放他走了我也有心放他今已

徑過嶺來看寨劉繇曰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不可追之  
 太史慈踴躍於前曰此時不擒更待何時劉繇阻當不住  
 披掛上馬綽鎗出迎大叫曰有膽氣者跟我來諸將不動  
 惟有一小將曰太史慈直猛將也吾可助之拍馬趕來眾  
 將皆笑却說孫策看一半晌程普曰可以早回正行過嶺  
 來只聽得嶺上呼孫策休走策回頭視之見兩匹馬飛下  
 嶺來策將十三騎擺開策橫鎗立馬于嶺下待之太史慈  
 高叫曰那個是孫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東萊太  
 史慈特來捉孫策策曰我便是你兩個一齊來併我我不  
 懼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眾人都來我亦不怕  
 你也縱馬橫鎗直取孫策策挺鎗來迎兩馬相交戰五十  
 合不分勝敗程普等暗地稱奇好箇太史慈慈見孫策鎗  
 法無半點兒滲漏佯輸詐敗引入深山急回馬走孫策趕  
 來太史慈暗喜不入舊路上嶺却轉過山背後策趕到慈



去了只是不見做了人情回來說  
 曰那裡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深  
 縣尉和兩個都頭到庄前是四更  
 時分縣尉只得捉了幾個隣舍家  
 解將鄆城縣裡來這時知縣一夜  
 不睡立井回限聽得說賊都走了  
 只拏得幾個隣舍知縣把一千隣  
 舍當廳勘問無隣人告白小人等  
 雖在晁蓋隣近居住他庄常有使  
 鎗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事  
 除非問他庄客知縣曰庄客跟着  
 他走了隣舍告白也有不願去的  
 還在知縣即差人回隣舍來東溪  
 村捉到兩個庄客當廳勘問只得  
 招曰一個是吳學究一個是公孫  
 勝一個是劉唐一個是阮小二阮

大唱曰你若是個大丈夫和你比個你死我活策比之曰  
 走的不算男子漢兩個又鬪三十合慈心中自忖這廝有  
 十二從人我只一個便活捉了他也喫眾人奪去再引一  
 程教這廝們沒尋處又詐敗走而大叫曰休來趕我策唱  
 曰你却休走一直趕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馬再戰又到五  
 十合策一鎗糊去慈閃過挾住鎗慈也一鎗糊去策亦閃  
 過挾住鎗兩個用力只一拖都滾下馬來馬不知走在那  
 裡去了兩個丟了鎗揪住廝打慈年三十歲策年方二十  
 一歲兩個戰袍揪得粉碎弓箭都打落了策手快掣了慈  
 佩的劍慈掣了策頭上兜盔策把劍來砍慈慈把兜盔遮  
 架忽然喊聲後起乃劉繇接應軍到來約有千餘慈戰策  
 不放兩軍合將上來策正慌間程普引十二騎到衝殺兩  
 邊軍慈方放了策慈軍中討一騎馬一條鎗却來混戰孫  
 策馬被程普牽來策取鎗上馬衝殺一千餘軍和十二騎

小五阮小女在石碣村裡住知縣  
 取了招狀把兩個庄客交與何觀  
 察解回濟州運到廳前稟說晁蓋  
 燒庄逃走一事再把庄客口詞說  
 一遍府尹再取出白勝來問白勝  
 只得一一供說知府曰既有下落  
 把庄客白勝依原監了即喚何觀  
 察去石碣村緝捕着這幾個賊人  
 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混戰迤運殺到神亭嶺下喊聲起處周瑜領軍來到太史  
 慈怎得脫身畢竟如何

○林冲山寨大併夥 晁蓋梁  
 山尊為主第十八回  
 獨據梁山志可羞輕賢慢士少  
 優游穉將富貴為身有却把英  
 雄作寇仇花竹水亭生煞氣鷺  
 鷗洲渚落人頭規模卑挾真堪  
 笑性命終須一旦休

孫策大戰嚴白虎 第三十回  
 周瑜救軍到劉繇等自引大軍殺下嶺來時近黃昏風雨  
 暴至兩下各自收軍回寨次日孫策引大隊軍馬到劉繇  
 引軍出迎兩陣完處孫策把鎗挑大史慈所佩劍於陣前  
 令軍士大叫曰不是走得快砍了你頭劉繇將孫策兜盔  
 挑於陣前也令軍士大叫孫策頭已砍在此兩軍吶喊這  
 邊誇強那邊道勝慈遂出馬約孫策再決勝負策欲當先  
 出馬程普曰不須主公勞力某自擒之程普出到陣前太  
 史慈曰你非是我之敵手只教孫策出來程普大怒挺鎗  
 直取太史慈兩馬相交戰到三十合劉繇急鳴金收軍太  
 史慈曰我正要捉拿賊將何故收軍繇曰吾聞周瑜已引  
 軍襲取曲河有一人松滋人也姓陳名武字子烈接應周

獨據梁山志可羞輕賢慢士少  
 優游穉將富貴為身有却把英  
 雄作寇仇花竹水亭生煞氣鷺  
 鷗洲渚落人頭規模卑挾真堪  
 笑性命終須一旦休

軍襲取曲河有一人松滋人也姓陳名武字子烈接應周



却說何觀察領知府鈞旨與無商  
 謙曰石碣村湖蕩緊靠梁山泊都  
 是茫茫蕩蕩水巷若無大隊官軍  
 誰敢捉賊即稟曰石碣村湖泊心  
 傍梁山泊又添那夥強人在內若  
 不起大隊人馬如何敢去府尹曰  
 再差捕盜巡檢領五百官兵同去  
 緝捕何觀察領旨次日同巡檢等  
 一齊奔石碣村來晁蓋公孫勝帶  
 十個庄客來到石碣村半路撞見  
 三阮却來接應都到阮小五庄上  
 商議去投梁山泊吳用曰見今李  
 家道口有旱地忽朱貴開酒店招  
 接四方好漢我們安排船隻將投  
 他引去正商議間只見打魚的來  
 報有官軍人馬飛奔村裡來小二

瑜入去吾家基業已失不可久留速往秣陵秣陵今應天府會  
 禮竿融軍馬急來接應太史慈跟着劉繇退軍孫策不趕  
 收住人馬長史張昭曰周公瑾已取曲河彼軍無戰心今  
 夜正可劫寨孫策然之當夜分兵長驅大進劉繇軍兵大  
 敗眾皆四紛五落太史慈獨力難加引十數騎連夜投涇  
 縣去了劉繇與謀士許子將來投秣陵孫策又得大將陳  
 武其人身長七尺面黃睛赤形容古樸策甚喜敬之拜為  
 校尉作先鋒攻薛禮陳武引十數騎先入陣去斬首級五  
 十餘顆薛禮閉門不敢出策正攻城忽有人報劉繇會合  
 竿融去取牛渚孫策大怒自提大軍竟奔牛渚兩邊迎敵  
 孫融二人出馬孫策曰吾今到此你如何不降劉繇背後  
 一將挺鎗出馬乃于糜也與策戰不三合于糜被策活捉  
 于馬上策撥馬回陣樊能見捉了于糜去挺鎗來趕那鎗  
 朔到策後心陣中叫背後有人暗算孫策回頭忽見樊能

因不妨我自對付他有道手段小  
 極高水裡去公孫勝曰且看貧道的演手法  
 本事晁蓋曰劉唐兄弟你和李虎  
 先生自把家資老幼裝載船裡先  
 去李家道口等我看勢頭隨後便  
 到又分付阮小五小七如此迎敵  
 各人掉船去了且說何濤併捕盜  
 巡檢帶領官兵來到石碣村阮小  
 二家見一兩空房何濤去尋附近  
 漁戶答曰阮小五小七都在湖泊  
 裡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  
 議曰這湖泊裡路徑甚難不知深  
 淺若是捉時又怕中賊奸計我們  
 把馬按在這村都下船去行不到  
 五么里水面得蘆葦中有人朝  
 敬喝道

到策大喝一聲如巨雷樊能倒撞馬下而死策到門旗下  
 將于糜丟下已被挾死因挾死一個喝死一個人皆呼為  
 小霸王劉繇竿融大敗人馬大半降策策斬首級萬餘劉  
 繇竿融走豫章投劉表孫策還兵復攻秣陵親到城壕邊  
 招諭薛禮投降城上張英暗放一冷箭正中孫策左腿翻  
 身落馬眾將急救起還營拔箭將瘡藥敷貼策曰可詐吾  
 中箭身死軍中舉哀拔寨起必然來追暗伏奇兵必擒  
 薛禮眾然其計詐稱孫策已死連夜拔寨齊起薛禮聽知  
 孫策已死盡數起城內之兵張英陳橫殺出城來追之策  
 營背後伏兵起踴出孫策大叫一聲孫郎在此眾軍心驚  
 膽裂盡弃刀鎗列拜于地策令休殺一人張英要走被陳  
 武刺死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薛禮死于亂軍之中一路  
 皆招呼黎民復業追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慈于城中再  
 聚得精兵二千餘人欲來與劉繇報仇策與周瑜商議活



打魚一世裏兒。不種青苗。不種麻。汚吏。駐官。都殺盡。忠心報。谷道官家。

何觀察聽了。吃了一驚。只見遠地一個人。掉一隻小船。唱將來。中間有認得。曰。這個便是阮小五。何濤引衆進。小五曰。圍老爺們做甚。何濤背後。一齊放箭。小五鑽下水裡。去。衆人趕到跟前。拏個空船。又聽得。廬花蕩裡。時見前面兩個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走着一個人。帶着箬笠。身披綠蓑衣。手拏條筆。管鏡口裡也唱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先斬何濤巡。檢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併衆人又吃一驚。認得道是阮小七。何濤喝曰。衆人都向前。拿住這賊。林交走了。小七便撥轉船來。衆人趕將去。小七與那搖櫓前打哨。串着小港。走衆官兵趕來。看見那水港窄狹。何濤把船且泊岸。都上岸看時。只見阮、蕩、都。是。芦葦。便問當村住的人。說曰。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這裡有許多去處。何濤便差兩個。搖隻小船。前面无路去了。兩個時辰。不見回報。何濤曰。這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搖兩隻船去探路。多時。又不見回報。何濤即時上船。帶幾個軍兵。各拏器械。望芦葦港裡。搖將去。約行五。六里。水路見岸上。

事當與公共之。請入帳。邀之上坐。待以酒食。策曰。今日既與相處。勿憂不如意也。願進教誨之策。慈曰。敗軍之將。不足論也。策曰。韓信昔日求謀于廣武。策今決疑于仁者。公何辭焉。慈曰。劉君新破。士卒離心。倘若分散。難以復合。某欲自往收拾。少助名公。恐不合尊意。策長跪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策望公還。慈應諾。不辭而去。諸將曰。太史慈此去。必不來了。策曰。子義青州名士。信義為重。必不肯背我。衆皆未信。次日立竿看日影。却將日中。慈引一千餘衆到寨。孫策大喜。衆皆服之。孫策聚數萬之衆。遊於江東。安民禮賢。投者無數。江東之民。但呼策為孫郎。初聞孫郎兵到。皆失魄喪魂。官吏俱弃城郭。遠避山野。及策軍到。並無一人敢出擄掠。雞犬柴粟。分毫不動。人民皆悅。嘗半酒到寨。勞軍。策以金帛答之。權聲遍野。其劉繇舊軍。願從軍者聽從。並除門戶。不願為軍者。賞賜糧米。任自歸家。生理。

捉太史慈之計。瑜令三門緊守。只留東門。放走離縣三條路。各路俱伏兵。離五十里外。策料太史慈走到那里。人困馬乏。必然捉住。原來太史慈所招之兵。大半是山野之人。不閑戰陣。忽聞孫策兵至。皆措手不及。兵已三面圍城。太史慈引兵衝出。被亂箭射回。當夜陳武先着短衣。登城放火。太史慈見城上火起。急上馬投東門而走。背後孫策自引軍趕來。太史慈正往東門路上走。策趕至三十里不起。太史慈走至五十里外。人困馬乏。蘆葦之中。喊聲大起。慈急待走。兩下被絆馬索齊來。將馬絆翻了。生擒慈解上大寨。策知解到太史慈。親自出營。喝散士卒。自釋其縛。將自己錦袍以衣之。請入寨中。太史慈曰。敗將請誅。策曰。我知子義直丈夫也。劉繇蠢輩。不能用為大將。以致此敗。慈見策待之如兄。遂請降之。策執慈手曰。盡識神亭時乎。若公是時獲我。還相害否。慈答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

三卷

三五

三五







士各拿着飛魚鉤十殺來一齊動手把許多官兵盡行擱死在爛泥裡阮小二把何觀察解上船罵曰你這詐害百姓的賊本待把你殺了却要你回去對那賊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是好漢阮小七拔刀把何觀察兩耳割下你表証將何濤送到大路口濤得了性命尋路回濟州去了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却駕着小船來尋吳用劉唐船舍做一處來到朱貴酒店裡相投朱貴見了慌忙迎接大喜安排酒來款待隨即取出二枝響箭對着對港戶箭中射去小喽囉擡出一隻船來朱貴寫了一封書交付與

師孫策乃仁義之衆可捉白虎以獻孫策順天命也朗不聽此人乃會稽餘姚人也姓虞名翻字仲翔見朗不從長嘆一聲而歸朗與白虎陳兵於山陰之野兩岸對圍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與仁義之師來安浙江汝何故助賊耶朗怒罵曰汝貪心不足既得吳郡而又強併吾界今日特與白虎雪仇也孫策憤發止待交戰背後一騎已殺過陣去乃太史慈也王朗拍馬舞刀與慈戰上數合不分勝負朗驍將周昕殺出助戰孫策陣中黃蓋一騎飛到接住周昕交鋒兩下鼓聲大震互相鏖戰忽有王朗陣後先亂一彪軍抄將前來朗大驚急撥回馬來迎却是周瑜程普引軍斜刺裡殺來前後交疾王朗寡不敵衆與白虎周昕殺條血路走入城中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分布衆軍四門攻打王朗在城中於各門築起重垣以為長久之計孫策一連攻了數日不能成功乃與衆將計議孫靜曰王朗負

囉先去寨裡報知次日朱貴請衆好漢一齊下船望山寨來到金沙灘上岸留老小船在此等候見數十個小喽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迎接晁蓋等施禮王倫答禮曰久聞大名今幸得見晁蓋底底無怨恨心今日事在藏拙耳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曰且請上寨舟有計議一舟人都到聚義廳上分賓主坐下王倫安排筵席衆頭領飲酒晁蓋把胸中之事都訴說王倫聽罷心內躊躇吞了幾句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客館安歇晁蓋心中歡喜曰我們這等迷天大罪得王頭領如此錯愛此恩不可忘吳用曰兄

固守城難可卒拔會稽錢糧大半屯于查瀆查瀆地名在寧波府定海縣其地離此數十里莫若撤圍先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大喜曰叔父妙用足破賊人矣即下令于各門燃火虛張旗號設為疑兵連夜撤圍前去周瑜進曰主公大軍一起王朗必出兵來趕可用昕兵勝之策曰吾已準備下了取城池只在今夜遂令軍馬起行却說王朗正在商議破孫策之計忽報孫策軍馬退去朗不信自引衆人來敵樓上觀望果見城下烟火併起旌旗不維心下持疑周昕曰孫策必走矣故在為疑計可出兵襲之嚴白虎亦曰孫策此去莫非取查瀆我引部下與周將軍追之朗曰查瀆是我屯糧之所正須提備汝引兵先行吾隨後接應白虎與周昕領五千兵出城追趕將近初更離城有二十餘里忽密林裏一聲鼓震火把齊明曰虎大驚便勒轉馬而走正遇一少年將當先攔住乃孫策也周昕

一刻英雄譜

三卷

三六



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觀他顏色動靜，早問席上王倫與兄長說話，到有交情，以後見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放了何濤，既家兄弟如此，豪傑他更有甚變了？雖是應答，心裡不然，只有林冲曉得，早問林冲看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便有些不平之氣，把眼惱着王倫，我看這人到有領盼之心，小生畧使片言，交他本寨，自有吞併，晁蓋曰：全仗先生妙策，次早林冲來相訪，眾人迎接，人館坐定，吳用謝曰：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曰：小弟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晁蓋曰：久聞頭領在滄州被火燒了草料

舞刀來迎，被策一鎗刺死，盡降其眾，白虎殺條血路，望餘杭而走，王朗聽知前軍已敗，不敢入城，引部下奔海隅去了。孫策復回大軍，乘勢取了城池，安定其人民，却說白虎走餘杭，一人引兵十路接白虎，白虎喜是夜于帳中飲酒，那人拔劍砍殺白虎，立誅逆黨千餘人，來投孫策，策見此人身長八尺，面方口闊，會稽餘姚人也，姓董名襲，字元代，命為別部司馬，却說東路督平令救孫靜守之策，乃回軍，令朱治為吳郡太守，收軍回江東，有人來報，孫權與周泰守宣城，忽山賊竊發，四面殺至，時更深，泰抱權上馬，數十賊衆用刀來欲事，急泰奔馬，身無片甲，提刃殺賊，砍殺十餘人，隨後一賊躍馬挺鎗，直取周泰，被泰扯住鎗，拖下馬來，奪鎗，殺條血路，救了孫權，餘賊遠遁，周泰身被十二鎗，皆是陣上所傷，回見孫策，策金瘡發脹，命在頃刻，策大驚，帳下董襲曰：某曾與海寇相持，身遭數箭，得會稽郡吏

場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曰：皆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第一，位與頭領不負，吳大官所薦，冲曰：小弟非在位，次王倫心術窄狹，失信於人，難以相聚，只懷嫉妬，能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見兄長所說，他便不肯相留模樣，吳用曰：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自投別處去，林冲曰：恐衆豪傑有退去之意，特來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晁蓋在林冲身上，吳用曰：頭領為我弟兄，面上却害舊義，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即退，林冲曰：先生差矣，

虞翻薦一醫者，半月而愈，策曰：虞翻莫非虞仲翔乎？襲曰：然策先令張昭作書去請虞仲翔來為功曹，令求醫者遂引兵來看周泰，不一日董襲引虞仲翔來見孫策，策曰：吾不敢以郡吏相待先生，今日之事，願與先生共之，翻拜謝，遂引醫者見策，策見其人童顏白髮，飄飄然有出塵之姿，問之，乃沛國譙郡人也，遊藝江東，姓華名陀，字元化，策待之為上賓，請視周泰瘡，陀曰：此易事耳，一月而愈，策大喜，遂進兵殺除山賊，江南皆平，孫策分撥將士，守把各處隘口，雄兵十餘萬，各官武職，各効忠誠，策將父在時，部下所用將吏皆加陞一等，一面寫表申朝，一面結好曹操，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欲取玉璽，袁術暗有稱帝之心，回書推托不還，術聚長史楊大將都督張勳，紀靈，喬蕤，上將雷薄，陳蘭等二十餘人，商議術曰：策借我軍馬起事，今日盡得江東地面，兵甲有十餘萬，吾欲併吞之，如何？長史楊大將



古人有言不能讓有能量這個匹夫要作何用火開相會辭別眾人去了心是

惺自古惜惺談笑相逢眼更青可恨王倫心量狹直教魂魄喪幽宜

只見嘍囉來請衆好漢應會晁蓋曰上覆頭領少刻便到嘍囉去了晁蓋問曰先生此會如何吳用曰此會林冲必然有吞併王倫之意兄長等各暗藏器械看小生攔腰為號便可協力晁蓋却來赴席王倫杜遷宋萬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水亭上分賓主坐定嘍囉輪次把盃酒至數巡晁蓋和王倫盤話提起聚義一事王倫把開話支

吾只見林冲把眼睨着王倫酒至人多不此林冲此意用此套子錯了午後王倫交嘍囉捧出五碗大銀起身對晁蓋曰感蒙豪傑到此聚義只恨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真龍聊備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晁蓋曰小子久聞大寨招賢納士敢來相投既不肯相容安敢受禮以此告辭王倫曰何故推卻奈緣散寨粮少房稀恐後誤事故此不敢相留只見林冲喝曰你前番我來時你亦推道粮少房稀今日豪傑到此你又這等言語我实忍不住王倫喝曰這畜生醉得林冲大怒掣出刀來吳用便把手將鬚鬚一捩晁蓋劉唐便來攔住王倫叫曰不要相併吳用扯住

曰孫策據長江之險兵精粮廣未可圖也術又曰吾恨劉備以兵伐我我欲報之楊大將曰欲擒劉備某獻一計未知尊意如何

呂奉先轅門射戟

楊大將曰今劉備屯兵小沛雖然易取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粮馬至今未與即令人付粮馬金帛以利其心使他按兵不動劉備立可擒也先擒劉備後圖呂布此先除一患之計術喜便令韓胤實書見呂布書曰

自董卓作乱破壞王室禍及術門言殺其叔表隗一家將軍誅卓立蓋世之功為術掃滅仇讐今涿郡劉備面施詭謀心懷不仁前者舉兵與術對戰今早晚與兵圖之將軍切勿救援將軍連年攻戰錢糧若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值此也尚當絡繹復致若軍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

呂布看書畢得物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術術遣紀靈為將雷薄陳蘭為副將起兵十萬殺奔小沛來流星馬報與玄德玄德聚眾商議張飛欲引兵出戰孫乾曰今沛縣粮寡兵微如何敵得十萬之眾可修書告急於呂布求其救援飛曰那厮如何肯來乾曰如其不來弃小沛走投曹操飛不悅曰吾非懼人者不可走玄德曰乾之言是也遂脩書差人賁往徐州見呂布書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于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術欲報私讐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之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云兩邊奉書皆到一邊求救一邊教休救吾無奈何陳宮曰劉備乃人傑也今雖受困久必縱橫為將軍之大患請休救之布曰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亦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遂點兵起程却說紀靈軍馬長



林冲曰不可造次。阮小二便去幫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林冲掣住王倫罵曰：你這如賢嫉能的賊，不殺你要何用？今日方消口氣。王倫心窩一刀，搠死亭上。屍蓋見殺了王倫，各掣刀在手，嚇得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曰：願替奇、執鞭墜銜，晁蓋等慌忙扶起。吳用就拽頭把校椅來，便納林冲坐了，叫曰：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為例。今日扶林教頭為山寨之主。林冲大叫曰：先生今日只因魯莽，傑義氣為重併了這不仁的賊，實無心要謀此位。吳兄諒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我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

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下住寨。柵畫列旌旗，遞映出川夜。設火鼓震明大地，玄德縣中只有五千人馬，亦出縣布陣安營。張飛便要出戰，玄德阻之。人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劉任營寨。紀靈知呂布引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于呂布。呂布拆視之，書曰：靈聞大丈夫之志，心無二意，專在一圖。周尋赴鼎鑊之烹，紀信就楚軍之戮，縛諸被吳王之殺，荆軻受秦國之殉。前者將軍既受袁氏之禮物，今復納劉備之佞言，非英雄之所為也。若蒙早斬劉備，永為唇齒之援，共圖王霸之基，願賜片言以決去就，幸甚幸甚。呂布看書笑曰：吾有一計，使袁術不怨于吾，劉備無恨于我。高順曰：願聞其計。布曰：臨期觀之，難以口說。乃發書遣人請紀靈，劉備到寨，飲宴。玄德得書大喜，便欲上馬，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布必有異心。玄德曰：吾待溫侯不薄，彼安肯害我乎？言畢，就行關張跟到布寨，入見布，謂玄德曰：吾今特來解汝之危，汝若得志，毋得相忘。玄德頓首稱謝，坐于布側，關張按劍背後而立。人報紀靈到寨，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一人會議，勿生疑焉。玄德不知其意，心中不安。紀靈下馬入見玄德，在帳上坐，抽身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扯住紀靈之臂，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賊乎？布曰：亦非也。靈曰：願將軍早賜一言，以決心中之疑。布曰：玄德乃布之弟也，今為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大驚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聞，惟好解聞。靈問曰：何為解聞？布曰：解釋兩家戰聞。吾有一法，從天所決。靈曰：將軍既言，請入帳中計較。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心未穩。布居中，靈左備右，布教行酒。酒至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王公之命，提十萬之

人曰：頭領所言，誰敢不依？且聽下四分解。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

縣月夜走劉唐 第十九回

豪傑英雄聚義，間豈星然曜降塵寰。王倫奸詐，連誅戮晁蓋仁明。主將班魂，逐斷雲寒冉冉。恨隨流水夜潺湲，林冲吞併真高量。靈、清風不可拔。林冲說曰：今有晁兄仗義疎財，仁恩廣施，智勇足備，可立為山寨之主。晁蓋曰：不可。自古強兵不壓主，安敢占上林冲把晁蓋推在校椅上，叫曰：今日事已到此，勿請推却。林冲叫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衆人攬過王倫屍首，林冲等一行人

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王公之命，提十萬之



請鬼蓋芥來大寨裡到得聚義廳  
 上眾人扶鬼天王第一位校椅上  
 坐焚起爐香來林冲曰小人是個  
 盜匪匹夫無學無才今日蒙眾相  
 聚大義既明學究先生便請做軍  
 師執掌兵權坐第二位吳用答曰  
 村夫學究又無濟世之才怎敢占  
 上林冲苦勸不必謙讓吳用只請  
 坐了第二位林冲曰公孫先生請  
 坐第三位公孫勝推辭不受林冲  
 曰先生名聞江湖有不測之机呼  
 風喚雨之法五分三足缺一不可  
 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請坐第  
 三位林冲再要讓時鬼蓋芥都扶  
 住林冲坐了第四位鬼蓋曰當請  
 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

兵專提劉備如何罷得張飛拔劍在手大怒曰吾兵雖少  
 觀你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如何你敢傷我哥哥  
 公推住飛手言曰且看呂將軍發落那時各回營寨斷殺  
 不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圍定不教你廝殺這邊紀靈  
 不忿那邊張飛只要廝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  
 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  
 盡在天命今左右接過畫戟立于轅門外遠遠插定布教  
 取弓箭來布拈弓搭箭在手回顧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  
 軍一百五十步吾一箭射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  
 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廝殺如不遵吾言者併力殺之眾人  
 皆應諾玄德暗祝天地只願射得中布教都坐再令斟一  
 盃酒飲畢布捲起短袖搭上箭拽滿弓口呼箭應這的是  
 玄德有福處方開如秋月行天箭去如流星墜地一箭正  
 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士無不喝采後來史官有詩題

殺了王倫尋思自本事依微不着

贊呂布射戟詩曰

做個人情請劉厚坐第五位阮小  
 二第六位阮小五第七位阮小七

昔日將軍解圍時全場射戟釋雄師  
 轅門深處如月  
 一點寒星中小枝

第八位杜遷第九位宋萬第十位  
 朱貴第十一位梁山泊十一位好

又宋賢先生有詩曰

漢坐定兵有一千都來恭拜鬼蓋  
 曰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  
 眾人各依舊職守備黑柵便交取  
 出金銀當廳賞賜眾小頭目殺牛

温侯神箭世間稀曾向轅門獨解危  
 落日果然欺后羿  
 號猿直欲勝由基虎筋弦響方開處  
 雕翎飛箭到時  
 豹子尾掃穿畫戟雄兵十萬脫征衣

軍馬祭紀天地神明次日鬼蓋與  
 吳用等計議盤點倉廩修理寨柵

又詩曰

打造軍器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  
 小船隻教演水兵有詩為記

呂布當年解備危萬軍誰敢效公威  
 早知大耳全無信  
 悔向轅門射戟枝

古人交誼斷黃金心若同時誼  
 免濁水游請看忠義士死生能

又讚玄德有福詩曰

守歲寒心

變身百步喜穿楊休說當年有紀昌  
 射戟萬年誇呂布  
 誰知天祐漢中王

呂布見射中戟小枝弃弓就坐布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

此



衆頭領心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喽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人馬乘駕六小船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裡屯住特來報知晁蓋便請軍師吳用計議吳用笑曰不須掛心即喚阮氏三雄林冲劉唐等附耳受計去了正是而迎項羽三千陣今日先施第一功濟州團練使黃安帶領一千餘一拘刷本處船隻分作兩路縱奔金鈔灘來望見每隻船上四入搖櫓船頭立着一個頭領帶條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襖手裡各擎軍器於內有人認得對黃安曰這三隻船上二人是阮家三兄弟黃安曰你衆人併力爭這三八五十

乃天令汝兩家罷兵不征戰也今日盡醉來日各自罷兵紀靈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行肯信布曰吾自作書當日玄德暗稱慚愧酒又數巡紀靈求了書先回布與玄德曰非吾則賢弟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次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圍之事呈上書信表術大怒曰呂布受我許多禮物反回劉備以射戟爲名故相戲弄吾有提淮南之兵親征呂布劉備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當世英雄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之妻嚴氏有一女王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于布布有女在此必殺劉備此乃疎不問親之計也表術即日遣韓胤爲媒管禮物往徐州求親胤不日到徐州見布稱說公踏敬慕將軍欲求令愛爲兒婦永結爲秦晉之好布受禮物人見其妻言表術求婚事嚴

隻船一齊發喊殺奔前去那二隻船便回黃安曰只顧殺賊自有重賞官軍船上把箭射去那三阮各拿一片青氈皮來遮箭矢官船只顧趕進黃安背後有隻小船趕來報曰不要趕他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船來弩箭似飛蝗一般射來我們急把船回岸上約有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筏索橫截在水面上岸上灰瓶石子亂打將來衆官軍只得棄船下水逃命岸上人馬都殺死在水裡我們蒞花蕩邊尋得小船還來報知黃安聽了便把白旗招動教衆船不要去趕那衆船統撥河轉背後十數隻船趕來黃安却待把船擺開迎敵蘆葦中砲

氏曰吾聞袁公臨久鎮淮南錢糧無數早晚爲天子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國母之望只不知他有幾子布曰只有此子嚴氏曰可便許之縱不爲皇后吾徐州亦無憂矣布意遂決請韓胤筵宴許其親事胤將聘禮送入府堂布設筵席相待番於館驛安歇次日陳宮逕往驛中探望韓胤坐開此退左右對胤曰誰獻此計教公爲媒妁意在取劉備之首否胤失驚跪於地下曰實是如此萬望公臺情恕官扶起曰吾已有心欲殺劉備久矣奈何温侯不從此事若遲必被他人破了吾入見温侯便令送女子起程就婚若何胤拜謝曰胤感再生之德袁公路聞之亦感厚恩矣宮乃入見呂布曰聞主公之女已許袁公路此正合官之心徐州可保永遠之基業也不知主公欲用何日布曰未擇官曰古人結親以受聘定之良辰已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三月庶民一月布曰袁公路天賜國寶早晚



響黃安看時，四不都是紅旗趕來，  
叫黃安休走黃安把知盡力搗過，  
黃安苦蕩邊，却被小港裡鑽出五十  
隻小艇，弩箭如雨射來，黃安就箭  
林裡奪路逃走，只見蘆花蕩邊，一  
隻船上，立著劉唐一梳鉤，住黃  
安，的船跳將過來，攔腰捉住，扯到  
岸邊，黃蓋公孫勝引五六十人來  
接應，生擒活捉得三百人，都到山  
寨，晁蓋下馬，衆頭領都到聚義廳  
坐定，把黃安監禁牢房，衆頭領大  
喜，殺牛宰馬慶賞，全勝有詩為記，  
水滸英雄不可當黃安捕捉太  
匆忙，戰船入馬俱虧折，更有何  
顏見故鄉。

欲即帝位，當用天子例，宮曰不可。布曰：今只是諸侯例，宮  
曰亦不可。布曰：依我門風俗，就用卿大夫例。宮曰：更不可。  
布曰：吾今雖霸徐州，未奉天子明詔，欲教吾依庶民例也。  
宮曰：豈有此理？布曰：據汝意，若何？宮曰：方今天下，遍相征  
伐，威震四海，今與公結親，諸侯嫉妬者多，倘若至吉日  
巧言如流，非特且布，七領人良時，半路伏兵，並起如之，奈何其親不許便休？既許之，赴  
諸侯，未知便送女去，如到壽春，公路必自擇日而成婚也。  
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入告嚴氏，嚴氏曰：若非公臺，幾誤  
吾女。將軍可使從之。布乃備金帛，贈韓胤，謝媒安排首飾  
器皿，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  
天，送出城外，有沛令陳珪在家養老，珪即陳登之父聞鼓樂，喧天  
之聲，遂問左右曰：左右曰：呂奉先女嫁袁公路之子。珪曰：誰  
人爲媒？對曰：三日之前，韓胤從壽春來，想必是媒。珪曰：此  
疎不問親之計也，必害玄德。遂扶病見布，布曰：大夫何來？

宴晁蓋等俱到聚義廳上坐定，晁  
蓋與吳用曰：兄弟二人性命，皆得  
宋押司宋都頭兩個，可在庫內，取  
些金銀，使人到鄆城縣謝他，看白  
勝陷在濟州牢裡，救他可好？吳用  
曰：兄長不必憂心，宋押司酬謝必  
用一個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  
人去使錢寬他，便好脫身。我若商  
議屯糧造船，置辦軍器，安排寨柵，  
防備通敵官軍，晁蓋曰：全仗軍師  
妙策，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入  
去辦了，却說濟州府太守，見黃安  
手下逃回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  
官軍生擒黃安一事，梁山泊好漢  
十分英雄，水路難認，不能取勝，府  
尹聽了大驚，曰：何備先折了許多

珪曰：聞將軍死，其特來吊，喪布驚曰：大夫何故出此言？  
曰：今日聞將軍嫁女與袁術，此取死之道也。布問其故，珪  
曰：前者袁術以金帛送公，欲殺劉備，公射戟解之，術來求  
親，其中欲公女爲質，隨後便來取劉備首級，未必來求借  
錢糧，或求協助，公必允之，早晚造反，公乃反賊親屬也。布  
大驚曰：陳宮誤我也，急喚張遼引兵追趕三十里，取女回  
家。大罵陳宮曰：你欲令我受萬代之罵名，宮默然而退。陳  
珪曰：且監韓胤在此，却令人虛答表術，曰爲女粧奩未了。  
若辦畢，便自送來，却將韓胤監起。人馬都各留住，珪又說  
布曰：可差愚男陳登爲使，解韓胤赴許都，操必大喜也。布  
曰：容吾熟思之數日，未決人報劉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  
不知何意。布曰：爲將之道，乃本分事也。言論間，魏續宋憲  
至拜罷，布曰：我今你二人往山東買馬，近得幾匹，宋憲曰  
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沛縣界首，被強寇劫去一半。打

三

三

三



人馬已被割去兩耳，今黃安又被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怎生是好？心煩惱悶，只見承局來報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來。太守來到東門外，迎接新官已到。府尹接着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與府尹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裡交割府印。安撫巡席管待新任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此等地面，又後兵備，或來借糧時，却怎奈何？舊官太守收拾行李，自向東京聽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一員鎮守濟州軍官，商誅招軍買馬，集草屯糧，準備補收梁山泊好漢。一面行牌仰屬州

聽得是劉備手下將張飛詐粧作山賊搶劫馬匹去了。呂布聽信，心中大怒，隨令點兵去小沛，捉殺張飛。還是如何？  
曹操與兵擊張繡 第三十二回  
呂布點起軍馬來攻玄德。玄德慌忙領兵來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軍到此？布指面罵曰：我戰門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兄馬匹耶？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吾好馬一百五十四匹，尚自抵諱。張飛挺鎗出馬曰：是吾奪了奸馬一百五十四匹，不知是你的。呂布罵曰：環眼賊漢，累次眦視吾。飛曰：我奪你馬，你便惱我奪我歌歌的徐州，你便就不說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見呂布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至面前責之曰：今城中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至面前責之曰：今又是你奪他馬匹，惹起爭端，馬匹却在何處？飛曰：都寄在

縣知會本州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太守禦本境防備梁山泊賊人。知縣看了公文，交宋江牒成文案，行下各鄉村守禦。宋江見了公文，曰：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罪，倘有疎失，如之奈何？心中納悶，信步出縣來，去茶坊裡吃茶。只見一個大漢跨口腰刀，背着包袱，走淨汗雨通流，看那縣裡。宋江見了，趕來茶坊看那漢，那漢回轉頭看宋江，又不敢問去，梳頭舖裡問曰：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梳頭待認應曰：是宋押司。那個走到面前曰：押司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小巷裡，到酒樓上，那漢解下包裹，翻身便拜。宋江答禮曰：足

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說合，送還馬匹。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殺將軍也。不可罷兵。布聽之不，准攻城甚急。玄德見布攻之大急，却說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往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為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殺開此圍？飛曰：小弟情愿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備自居中保護。老小當夜三更，乘着月明，虛閉西門搦戰，却出北門而走。張飛在前，正遇宋憲、魏續，飛殺退二將，得出布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沛縣有萬餘軍，只引一半出來。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自回徐州，便令高順守小沛。却說玄德前奔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吾弟也，可請入城。自有委用之地。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令人扶起請坐。以上賓待之。玄德告訴呂布之事，操



下高姓大漢曰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便是赤髮鬼劉唐曾在晁保正庄上拜識尊顏宋江天驕說曰賢弟好大膽倘人知會怎麼了得劉唐曰感承大恩不怕死特來酬謝宋江曰晁保正如何劉唐曰晁哥三拜上大恩人海蒙救下性命今做梁山泊主都頭領使劉唐賞書一封併黃金一百兩相謝併黃金一百兩并謝朱雷二都頭劉唐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併金子適與宋江看罷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便喚酒店安排酒來二人吃至天晚劉唐再要取出金子來宋江攔住賢弟

你聽我說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受了一錠朱全雷橫二人也有此家資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賢弟我不敢留你今乘月色可回山寨去申意眾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劉唐曰保正哥今日做頭領號令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回去宋江曰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與賢弟回覆宋江喚店主曰此位官人番下白銀一兩你且收了明日自己來算劉唐背上包袱離了酒樓宋江携住劉唐手曰賢弟再不可來此劉唐連夜回梁山泊來宋江自回下處轉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里去叫押司此人是誰且聽

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弟併力誅之玄德感謝不盡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操回府荀彧告操曰劉備乃英雄之才今不早圖之後必為患操不答或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當何如嘉曰不可主公與義兵為百姓除暴惟仗誠實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不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又困窮而來投之若殺玄德是以害賢為名也如此則智謀將士有疑回心擇王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操大喜曰君謀正合吾心次日奏聞詔劉備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吾觀玄德有才其得民心終不為人之下不如早早圖之操曰非可也方今用英雄之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所見同也昱曰王公有王霸之才其等皆不及也遂請玄德入與兵三千糧萬斛使往豫州之任進兵也小沛招集原散之兵圍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

操點兵欲自往征呂布忽流星報馬道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為流矢所中而死濟兄之子張繡自領殘黨用賈詡為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商議欲興兵伐許都奪駕操大怒欲起兵討之又恐呂布攻劉備必侵許都荀彧曰此事極易呂布乃無謀之輩見利必喜可差人加官賜爵其心必安又與玄德解釋和會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軍都尉王則即賈封官誥命并和解書往徐州去訖却說曹操起十五萬兵討張繡軍馬三路分行以夏侯惇為前鋒先起時建安二年五月也操馬至清水在河南陽府城東俗名曰河下寨曹翊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如舉眾投降不可與敵以致軍民之患張繡從之使賈詡直至操寨來見操操問翊翊對答如流操甚喜之欲用為謀士翊曰昔從李傕得罪于天下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敢棄也操喜詡次日引繡見操操待之甚厚兵入宛城屯住宛縣名今屬河南府



○虞宴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第二回

宋朝運祀將傾覆，架海英雄起。廖廓流光垂象，在山東天罡。工應三十六，瑞氣盤旋繞鄆城。此鄉生降宋公明神清貌古，真奇異。一舉能令天下，獲幼年獵涉諸書史，長為吏役決刑名。仁義禮智信皆備，曾受九天玄女。從江湖結納諸豪傑，扶危濟困恩威行。他年自到梁山泊，旂旗影搖雲水濱。喬天行道呼保義，上應玉府天罡星。

宋江聽得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婆子前來。宋

江問有甚話說，王婆曰：這婆子從東京來，夫名閻公，止有女兒，年方十八，因投親不遇，流落在此。昨日他家公死了，閻婆無錢使用，望押司，他作成一具棺材，宋江便取銀十兩與閻婆，閻婆拜謝，回家買棺木，祭送了來。謝宋江，見他沒有婦人，回來見王婆，說宋押司無娘子，王婆曰：宋江縣裡做押司，只是客居閻婆，曰：押司救濟，無可報答，情恩把婆惜與他做親。王婆次日來見宋江，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允，王婆諫勸，宋江只得依允。就在縣討樓房安頓，閻婆惜半月之間，閻婆惜打扮得滿頭珠翠，遍躡錦金，初時宋江夜，與婆惜一處

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任數日，繡每日大設筵宴請操。一日，操醉入寢所，視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兄子曹安民隨操，專一管衣食內事，安民知操意，乃近前曰：小姪昨晚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女，生得十分美麗，問之，乃是張濟之妻。操聞之，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而取之。酒與到來，操視之，果美麗之人也。濟妻拜之，操問曰：夫人姓甚，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操曰：吾今為汝故，唯張繡之降，若非如此，則滅全家矣。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必以夫人為止室。鄒氏拜謝，是夜共宿于帳中。鄒氏曰：在城中久住，繡必生疑，人知亦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次日果移于城外寨中安歇。恐各官議論，乃喚典章就中軍帳房外安歇，提調把守。親軍二百餘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違者斬首。因此內外不通，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家人密報張繡，繡怒曰：吾以操行仁義之人，今作此態，辱吾甚矣。便請賈翊商議。翊曰：此事不可漏泄，漏泄則吾等皆死矣。來日等操出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升帳，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中軍。操許之。繡乃屯中軍于道地，分為四寨，數日之內，打聽操帳前有一將，名胡車兒，力負五百斤，日走七百里，乃異人也。見繡不樂，問其故。繡言前事，胡車兒曰：臨期請典章飲酒，盡醉臨散，車兒襪入他數內，跟進先盜其戟。此人必無用也。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期令賈翊致意，請典章到寨，厚加重待，慇懃勸酒。至晚果醉，送出寨門。胡車兒雜在眾人隊裡，直入大寨，是夜曹操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操使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

江問有甚話說，王婆曰：這婆子從東京來，夫名閻公，止有女兒，年方十八，因投親不遇，流落在此。昨日他家公死了，閻婆無錢使用，望押司，他作成一具棺材，宋江便取銀十兩與閻婆，閻婆拜謝，回家買棺木，祭送了來。謝宋江，見他沒有婦人，回來見王婆，說宋押司無娘子，王婆曰：宋江縣裡做押司，只是客居閻婆，曰：押司救濟，無可報答，情恩把婆惜與他做親。王婆次日來見宋江，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允，王婆諫勸，宋江只得依允。就在縣討樓房安頓，閻婆惜半月之間，閻婆惜打扮得滿頭珠翠，遍躡錦金，初時宋江夜，與婆惜一處



歌法向後漸是慢來得慢了宋江是個好漢女色無恋不中婆惜一日宋江候帶書手張文遠來聞婆惜家吃酒文遠小名張三生得俊俏婆惜是個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朝惹張三這張三記在心裏向後宋江不在張三便假意來尋宋江婆惜留住吃茶言來語去成了交通婆惜自送和張三情密並無半點情願宋江宋江因此半月十日去走一遭張三和婆惜夜去明來宋江聞知尋思不是我父母匹配妻室他若無心恋我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個月不去聞婆惜次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一日聞

不疑時近二更帳前忽報寨後吶喊草車上火起操曰必是軍人不小心矣勿得驚動須更四下裡火起時速喚典韋醉倒在帳中典韋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急跳起床邊尋雙戟不見但聞敵兵已到轅門急掣步卒腰間刀見門首無數軍馬各挺長鎗來搶寨口典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鎗如草列典韋身無片甲上下前後被數十鎗猶自大叫死戰刀砍缺不堪用韋弃刀雙手揪兩個軍迎之擊死者八九人群賊無有敢近寨門遠遠以箭射之箭如雨密韋猶死拒寨門但聽得寨後左右賊軍已入背後長鎗透至韋大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半晌無人敢從門前而入史官有詩贊曰  
守護中軍帳英雄獨典韋聞風皆膽裂望影總魂飛猿臂持雙戟虎軀掛鉄衣消河塵戰死千古顯神威  
又詩曰

婆到到縣前來叫押司多日使人相請便是小賤人有此言語傷了押司看老身薄面今晚要押司走一遭宋江曰我今日縣裡事忙改日却來聞婆把宋江衣袖扯住曰是誰挑逗你我娘兒都靠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只得來到門前有詩為記

鉄戟雙提八十斤威風凜凜鎮乾坤欲將英傑從頭數  
惟說當年有典君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直晚今日能知悔何不當初莫去為

典韋死後賊兵割頭遁相傳看而人尚驚駭典韋在生執之側諸人不敢仰視却說曹操得典韋當任前門乃得大宛馬匹操飛身上馬比及出得後寨門只有安民步隨此時已到消水河邊操右臂中箭馬亦帶二箭後賊趕過河邊安民被賊赶上砍為肉泥操急驟馬衝波過河後人有詩云  
孟德奸雄世莫同南陽張繡逞英雄喊聲大震三更後  
烈焰爭飛滿寨紅荀彧逃亡隨野渡曹公絕影恨飄蓬

宋江進裡面坐了聞婆只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定叫曰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此婆惜倒在床上只等張三聽得娘叫愛的三郎婆惜只道是張三慌忙起來看

操驟馬繞上岸一箭中馬眼而死長子曹昂以馬與操操方得命曹昂被亂箭射死人馬填滿消河操走脫路逢諸將說典韋救命張繡分兵趕操操部將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人民平虜校尉于禁將本部軍于路



是宋江渡上樓去睡了，閻婆聽得女兒脚步，又叫我兒三即在此怎的走去，婆惜應曰：這屋不遠，他如何自不上來？閻婆曰：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得婆惜說，心裡不愛婆子扯宋江上樓坐了，閻婆就床上拖起女兒曰：押司我請不得他來，你起來陪句話。婆惜說曰：我又不會做了反事，他自不上門，交我怎的陪話？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撥過校椅，在宋江肩下推女兒過來說曰：你三郎坐一坐，那婆惜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頭不做聲。婆子曰：老身盪一瓶好酒來，與押司陪話，出了房門，便去買得時新果子，鮮魚嫩雞，歸到家中，安頓齊備，托上樓，擺在桌上，看宋江只是低頭。女兒朝別處，閻婆曰：我兒起來把盞，婆惜曰：你們自吃，我不耐煩。婆子曰：你不把盞便罷，且回過臉來吃酒。婆惜只不回頭。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勉強吃一盞。婆子笑曰：押司莫要見責，外人胡言亂語，不要聽他。婆惜尋思：我心在張三身上，這厮若不把他灌醉，他必纏我，只得勉強陪他。婆子笑曰：押司再飲幾盃。宋江被他苦勸，連飲三五盃。宋江又不做聲，心沒計退得，却見有唐牛兒，往日常得宋江資助，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晚，賭錢輸了，只宋江不見傍人指教，閻婆家去，逕到閻婆樓。

勤殺安撫鄉民，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于地。言于禁造反，趕殺本部軍馬。操大驚，後面本部軍都到。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也到。操言于禁造反，惇整兵迎之。禁既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脚，鑿擊安營。羊下人報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先立營寨？若軍士預告，將軍不便于禁曰：今賊追兵在後，不時便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辯小事，退兵大事。安營方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來殺張繡。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操不追趕，聚集兵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兵肆劫掠，大失民望，其故殺之。操曰：不告吾先下寨，何也？禁以前對操曰：滴水之難，吾甚狼狽，將軍在亂中能整兵討暴，豈有不可動之節？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賜于禁金器一副，益封壽亭侯。責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操令

班師回都，操與諸軍衆長曰：吾折長子愛姪，無痛疾，獨號泣典章也。衆歎曰：王公愛士，過于親子，遂還許都。各各賜賞。却說王則賈詡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詔拜畢，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布大喜，又出操私書。書云：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藏金以鑄印。國家無好紫綬，所取自帶紫綬，以表寸心。望將軍與劉備合同，共滅袁術。大著忠誠，書不盡言。惟將軍照鑑。却說呂布見王則說曹公相敬之意，好生重待，忽報袁術又遣人至，布笑而問之，使言袁王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安敢如此！盡殺來使。將韓胤上枷子釘了，便遣陳登賈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見操，操知布絕婚奉命，覽所進表曰：臣呂布自誅董卓，又罹喪亂，寄跡出東，本欲邀駕，知曹操忠孝奉駕許都，臣前者與操交兵，今操保輔陛下，臣

班師回都，操與諸軍衆長曰：吾折長子愛姪，無痛疾，獨號泣典章也。衆歎曰：王公愛士，過于親子，遂還許都。各各賜賞。却說王則賈詡至徐州，布迎接入府，開詔拜畢，封布為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布大喜，又出操私書。書云：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藏金以鑄印。國家無好紫綬，所取自帶紫綬，以表寸心。望將軍與劉備合同，共滅袁術。大著忠誠，書不盡言。惟將軍照鑑。却說呂布見王則說曹公相敬之意，好生重待，忽報袁術又遣人至，布笑而問之，使言袁王早晚即皇帝位，立東宮，催取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安敢如此！盡殺來使。將韓胤上枷子釘了，便遣陳登賈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見操，操知布絕婚奉命，覽所進表曰：臣呂布自誅董卓，又罹喪亂，寄跡出東，本欲邀駕，知曹操忠孝奉駕許都，臣前者與操交兵，今操保輔陛下，臣



上見宋江，婆惜都低頭。牛兒閃入去，便說小人何處不尋過。宋江曰：縣裡有緊事，牛兒曰：早間公事，縣裡差人來滿處尋押司，便可動身。宋江曰：就去。婆惜攔住曰：縣裡有何事，但這是這賊兒別生詭計，要被人買賣，把牛兒連打兩掌，推出門去。牛兒叫曰：老咬虫，我不看押司面皮，交你屋裡粉碎，大罵了去。婆子到樓上曰：押司不要採那乞丐，今晚睡了，罷。婆子收拾盃盤下樓，自去睡了。宋江思這女兒和張三有情，我要去，又夜深，只得權睡。且看婆惜今夜如何情分。誰想婆惜心裡只思量張三無心，恋宋江，却是雀入有意材，即消江粉無心娘。

為外將有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專，近奉天寵，曲頌恩命，愧感交集，倘有征討，願效努力。萬死，不辭謹表以聞。

布答操書，又十分嚴謹，操看了大喜，遂斬韓胤于市。曹陳登密諫操曰：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汝父子莫能究其情。汝當與吾謀之。登應諾。曹操賜陳珪糧米二千石，登為廣陵太守。登拜辭，回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默答曰：丞相起兵，吾為內應。登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父賜祿，其為太守，布大怒，拔劍而言曰：不與吾求徐州，汝汝父教我協同曹公，絕婚公路，吾所求終無一獲。汝父子但各貴，顯被汝父子所賣耳。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故其不明也。布曰：吾何不明。登曰：吾見曹公把將軍說了，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如卿言。

子村宋江是個丈夫，為女色的手段，却不曾兩個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失色。月明光照窗上，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窬斜月映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鴈聲嘹唳，孤眠才子，夢魂驚，蛩韻凄涼，獨宿佳人，情緒苦，誰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盡簷間叮嚀，鐵馬敲碎，士女情懷，銀臺上閃爍清燈，偏動雀人長嘆，貪淫妓女心如鐵，仗義英雄氣似虹。

宋江見婆惜脫衣裳睡了，思忖耐耐賤人，全不來我，今日吃了幾盃酒，打熬不過，把巾帕解下，牽帶

吾待温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可先飽，饑則為用，飽則颺去。某問誰為狐兔，操曰：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荆襄劉表，益州劉璋，漢中張魯，布擲劍笑曰：曹公知我意也。忽報表術軍取徐州，呂布聞言大驚，畢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袁術七路下徐州 第三十三回

却說袁術在淮南，地廣糧多，剋取于民，以致倉庫盈滿。又有孫策所當玉璽，遂議稱帝，宮室車輦冠冕已辦。大會群下，術曰：吾聞昔日漢高祖乃泗上一亭長耳，創四百年基業，今數已盡，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三公，百姓所歸，吾欲應天順命，位登九五，爾諸公卿各存忠孝之節，王簿闔家曰：不可。昔周氏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明公雖奔世克昌，未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此事決不可行。術曰：吾表姓出陳陳，乃大舜之後，以土承火，應其運也。吾字公路，誠云代



宋江也不該脫衣，上有一把壓衣刀和招文袋，都掛在床邊欄杆上，便去睡了。聽得婆惜背地裡冷笑，宋江心中氣悶，如何睡得，捱到五更起來，穿了衣裳，帶了巾幘，宋江忿氣下樓，聞婆聽得脚步响，便在床上說，押司且睡一睡，等天明去。宋江只顧開門，送縣前過，驀然想起招文袋，昨夜掛在那賤人欄杆上，一時氣起，忘了，不曾繫得。金子到無妨，只奈有鬼，蓋書包着這金，我在酒樓上，當劉唐面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為念，正要將到下處燒，誰想王婆叫布施棺材，成了此事，一向忘了，這賤人頗識幾字，若被他拏了，到是利害。宋江奔回，聞

漢當塗高也。吾有傳國玉璽，若不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決，臣下再多言者，必斬之。遂建號仲氏，立臺省等官，乘龍鳳輦，祀南北郊，立馮方女為后，後宮美麗數百人，衣服金帛，錦繡器用，並是金玉，飲食奇珍美味，自以為成帝業矣。立子為東宮，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子，為兒嬪，却聞已將韓胤解赴許都，被操斬訖。布已授平東將軍之職，術大怒，遂拜張勳為大將軍，統領大軍二十餘萬，分七路征徐州。第一路大將居中，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分撥各部下健將，剋日起程，欲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監運七路錢糧。尚不肯從，術殺之，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術自引李豐、梁剛、樂就三萬軍馬，為催進使，接應七路之兵。呂布使人探聽，回報曰：今張勳一軍從大路上，逕取徐州橋蕤一軍，

婆家裡來，正是

合是英雄命運乖，遺前志後可憐。我循環莫謂天無意，醞釀原知禍有胎。

這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水前燈明，照見欄杆上拖下條紫色套帶，婆惜笑曰：且把來與張三繫腰，提起招文袋來，覺有些重，把手扯出那包金子，和一封書，婆惜見是金子，笑曰：天交我和張三買物事，又將書來看，上面寫着晁蓋許多軍務，婆惜曰：我要和張三做夫妻，正沒機會，今撞在我手裡，把這封書依原包了，插在招文袋裡，正在樓上自言自語，聽得樓下門响，婆子問曰：是誰？宋江曰：是我，婆子曰：

取小沛。陳紀一軍取沂都，雷薄一軍取瑯琊，陳蘭一軍取碭石，韓暹一軍取下邳，楊奉一軍取浚山，七路軍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將來。呂布慌忙急召陳珪父子商議曰：今日表術軍分七路來取徐州，當如何？陳宮曰：徐州之禍乃陳珪父子所招，巧言令色，以媚朝廷，營求爵祿。今日移禍于將軍，可斬二人之頭，以獻袁王，其軍自退。布大怒，唱令簇下陳珪父子。陳珪大笑曰：何如是懦也？吾觀七路之兵，如七堆腐草，何足介意？布曰：汝有何計破了免汝死罪？陳珪曰：七路之兵，統領將是誰？兵共有幾多？布一說，了。珪曰：將軍兵將，共有多少？布曰：不過五六萬人也。珪曰：雖眾寡不等，我以逸待勞，四面分路應之。布曰：汝等罪不容誅，以言寬我，將欲逃遁也。珪曰：父子良賤，皆在將軍掌握之中，待走那里去？倘將軍肯用老夫之言，徐州可保無虞矣。布曰：公試言之，明以教吾。珪曰：表術今收韓暹、楊奉，



押司再和姐一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言，迤上樓來，婆惜聽得，宋江回來，忙把窗子招文袋，捲做一塊，藏在被裡。宋江去欄杆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慌，只道忍氣，把手去搖婆惜，曰：「你把招文袋還我。」婆惜假睡不應。宋江曰：「我昨夜放在你欄杆上，只是你收得。」把還我，你要作要，婆惜曰：「誰和你作要？」我，不曾見宋江曰：「你先時不曾脫衣裳，如今蓋被睡，一定是起來鋪被拿了。」婆惜柳眉眼，睜睜說：「老娘是拿了，你便使官府拿我去做賊。」老娘和張三有事，也不該一刀的罪，不想你打劫賊，通同這封書，老娘牢收着，若要饒你時，

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曰：「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婆惜曰：「第一件，你將原典我的文書還我。」第二件，改嫁張三。第三件，我首飾用度，也要寫一紙文書，不許日後來取。第三件，有那鬼蓋送與你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便饒你。天大官司，便還你招文袋。宋江曰：「那兩件事，只要手動，依你這一百兩金子，我不肯受。依前，要他還他。」婆惜曰：「常言，宋江，如蠅見血，他使人送金與你，豈有不愛你待瞞誰？」宋江曰：「你若不信，限我三日，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與你。」先還我招文袋。婆惜曰：「文袋這封書，歇三日，你討金子來，兩相交付。」宋江曰：「果然不」

以為羽翼彼皆烏合之師，素不親信，不相維持，以正兵守之，出奇兵勝之，無不成功也。又有一計，不止保安徐州，袁術亦可擒矣。布又問：「珪答曰：『暹奉之依袁術，譬如鳳雛勢，不並棲立可擒之。』」表術用人，正如積薪，今用韓暹、楊奉為左右羽翼，二人乃漢舊臣，因懼曹操而走，無家可依，暫歸袁術，術必輕之。若憑尺書，結連暹奉，以為內應，結連劉備，以為外合，必擒袁術矣。布曰：「汝可親到韓暹、楊奉處下書。」登曰：「目今便行。」布發表上許都，致書與豫州，然後令陳登引數騎，先于下邳道上來接韓暹。暹引兵下寨，登入見韓暹，暹問曰：「汝是徐州呂布之人，來此何幹？」登乃笑曰：「某為大漢公卿，何謂呂布之人也？」久聞將軍關中保駕，有益世之功，身無罪惡，乃有德清白之士，今却佐袁術，譬如舍明珠而就泥丸，弃良玉而抱頑石，不忠不義之名，罵于萬代，某為將軍耻之，豈因一時之忿，而失千古之明乎？且袁術

久而多疑，後必有害于將軍。暹曰：「吾欲歸漢，恨無門矣。」登出布書，暹觀其書曰：「布聞一將軍同扶大駕，立萬世之功，偶因一時之間言，以致失身于關外。若能革故鼎新，去邪從正，同誅黨逆，共佐皇朝，以圖遠大，名書竹帛，專候回音，切希照答。」韓暹曰：「吾已知之矣。」元龍先回，吾與楊奉兩路縱兵擊之。但看火起為號，溫侯以兵應之。登辭暹急回，見呂布報韓暹等，已在備內應，遂分五路。高順引一軍進小沛敵橋，麋陳宮引一軍進沂都敵陳紀，張遼、臧霸引一軍出瑯琊敵雷薄，宋憲、魏續引一軍出碭石敵陳蘭，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敵張勳，各與軍一萬餘，守城先說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張勳軍馬也到，見呂布料非對手，退二十里待四下兵接應。是夜山上望見一週遭火起，動軍自亂。韓暹、楊奉分兵到處放火為號，接應各軍入寨。呂布乘勢一擊，張



曾有這金子婆惜曰。明日到公廳。你也說不曾有宋江聽了公廳。兩字大怒。扯那婆惜蓋被下。見這盞帶頭。只一棧。出把壓衣刀子。拿在手裡。那婆惜見了。連斗二聲。黑三郎殺人。宋江按住婆惜。將刀殺了。婆惜頭落在枕上。取出招文袋。把書燈不燒了。那婆在下面聽得。女兒叫慌忙穿了衣裳。遶上樓來。推開房門。見殺死女兒。婆惜子哭曰。却是怎的。宋江曰。我是烈漢。決不走。婆惜子曰。這殺人。不該殺他。只是老身。人養贍。宋江曰。不用憂心。只交你豐衣足食。快活過世。聞婆曰。深謝押司。我女兒怎的殯埋。宋江曰。我與你同去。陳三郎家買棺材。

取銀與你養老。使用。婆子曰。說得是。兩個下樓來。把門鎖了。逕投縣前。過天色尚早。縣門已開。婆子把宋江一把扯住。喊曰。殺人賊。在這裡。宋江驚慌。連忙掩住婆子口。幾個佐公的走來。看認是宋江。便勸曰。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人。聞婆曰。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原來宋江為人最好。滿縣人都讓。他因此佐公的都不肯拿他。公遇唐牛兒。托一盤糝。蓋縣前賣。見婆子紐住宋江。叫冤屈。唐牛兒想起昨夜惡氣。便把盤子放下。把婆子手折開。臉上打個滿面星。那婆子昏暈了。只得放手。宋江脫走了。婆子扯住唐牛兒。叫曰。替我捉住殺人賊。

動敗走。呂布趕到天明。正撞紀靈接應。兩軍相敵。却欲交鋒。韓暹楊奉。兩路殺來。紀靈大敗奔走。呂布引兵追殺。山背後一彪軍到。門旗兩路分開。中間一隊軍馬。打龍鳳日月旗幡。四斗五方旗幟。金爪銀斧。黃鉞白旄。上打黃羅絹。金曲柄傘。金蓋之下。見表衛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立馬陣前。罵布背王家奴。布怒挺戟向前。來殺表衛。副將李豐挺鎗出馬。來迎戰。不三合。被布戟傷其手。豐棄鎗而走。梁紀樂就雙出來戰。呂布袁術引中隊出。後軍潰走。三軍大亂。呂布軍搶奪馬匹。衣甲無數。術敗軍走不數里。山背後一軍出。截住去路。當先一馬。乃蒲州人也。姓關名羽。字雲長。領五百校刀手。大呼反賊。還不受死。待逃何方。袁術慌落而走。雲長趕來。紀靈敵住。餘眾四散奔走。袁術收拾敗軍。再回淮南去了。呂布得勝。邀請奉暹二將。一行人馬。都回徐州去了。到城中。請叙禮畢。大排筵宴。管待眾將。布保韓

遲為沂都牧。楊奉為瑯琊牧。席散各謝而去。雲長辭歸。次日布與陳珪商議。欲留一軍在徐州。珪曰。不可。韓楊二人據山東。不出一年。則山東城郭皆屬。將軍也。布遂于次日重勞三軍。送二將暫下一處屯節。以候恩命。登問父曰。何為不留韓楊。二人在徐州為殺呂布之根也。珪曰。倘二人協助呂布。是與布添爪牙也。登服父之高見。却說袁術軍馬折其大半。乃回到淮安。遣人往江東去問孫策。借兵報仇。使至江東。說袁王借兵之事。策怒曰。汝僭稱帝。肯反漢室。賴吾玉璽。非義人也。吾欲加兵問罪。豈肯妄敢逆黨乎。作書以絕之。書曰。策聞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大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日。益使悔然。想是流妄。設

宋江

三卷



衆公的向前拿住唐牛兒推進衙  
裡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披裝  
救火惹身燒未知宋江事跡如何  
且聽下面分解

○鬧婆鬧郵賊縣 朱全義釋  
宋江第二十一回

為戀煙花起禍端鬧婆口狀去  
經官若非義士行仁愛定使團  
靡鑽鳳鸞四海英雄思慷慨一  
腔忠義動衣冠九泉難負朱全  
德千古高名逼斗寒

話說佐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  
裡知縣問曰因甚殺人婆子告曰  
老身姓閻有個女兒喚做婆惜典  
與宋江昨夜女兒和宋江吃酒唐  
牛兒逕來尋鬧噉罵出門今早宋

江把女兒殺死老身結紉到縣前  
這牛兒又把宋江打奪去了知縣  
曰你這厮怎敢打奪老身唐牛兒  
告曰小人不知只因昨夜被這閻  
婆又小入出來今早小入遇見閻  
婆結紉宋押司因此勸他他便走  
了不知殺死他女兒知縣喝曰胡  
說宋江是個君子如何肯造次殺  
人這人命必然在你身上便喚書  
手張文遠文遠見宋江殺了他的  
表示隨即取了各人口詞一宗案  
便前去檢驗屍傷把棺木盛貯將  
一千人帶到縣裡知縣却和宋江  
最好只把唐牛兒來推問打到三  
五十不肯招認知縣明知他不知  
情一心要救宋江且交取一面枷

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  
應者董卓擅廢立害太后弘農王畧丞宮人發掘陵寢  
暴逆至此故諸郡豪傑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  
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于河  
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  
休燕幽劉繇決力江許劉備爭盟淮閩是以未獲承命  
塞兮戡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  
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  
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  
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若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  
矣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尚少勝于彊臣若無  
故而奪之懼未合于湯武之事二也卓雖任狡至廢王  
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嫉之以  
中土希載之丘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遊魂也今

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  
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明之適  
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湏天替與人力也  
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  
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  
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于幼主  
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日卒然即登尊位未之或有  
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  
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  
王之位不可橫真五也幼主岐嶷若出其逼去其鯁必  
成中興之業夫致主于成周之盛目受日靈之美此誠  
所望于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  
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  
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



來釘了禁在牢裡張文遠直道未  
拿宋江對問便有不落知縣只得  
差人去捉宋江已在逃了張文遠  
又與宋江逃去他父親兄弟見在  
宋家村捉他到官責限捉捕宋江  
知縣只要朦朧做在唐牛見身上  
怎當張文遠王主文案使閻婆只  
管來告知縣只得差佐公的去捉  
宋太公并宋清公人到庄見了太  
公太公訴曰老漢祖代務農不肖  
子宋江不守本分要去做吏因此  
老漢在本縣官處告他忤逆別籍  
自和宋清在此耕田過活給有文  
帖在此存照衆公人都和宋江好  
不肯做冤家即道太公既有執憑  
取來批去縣裡回話太公隨即置

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  
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維所以扶國  
家之顛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意以報漢室之  
恩其勿履道之節而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  
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  
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二者殊數不可不  
詳察七也所貴于聖哲者以其審于合宜慎于舉措若  
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  
議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于圖  
緯妄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才上惑於衆終  
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敦思九也  
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採予惟所尊志忘言逾耳  
幸留神聽  
使賈書回見表術術看畢怒曰黃口孺子敢以文字譏我

酒管待賈發銀兩相辭宋太公差  
人回縣去見知縣將執憑文帖告  
知縣道既有執憑公文可出賞  
錢千貫行移諸處捕捉宋江那張  
三又唆閻婆去告宋江隱藏在庄  
上知縣喝曰宋江父親已自告他  
另居出籍見有執憑文照如何拿  
得父親兄弟閻婆哭曰這執憑是  
個紙詞人命大如天只得去州告  
明張三稟曰這閻婆要上司去告  
狀倘來提問小人難去回話知縣  
只得再差朱全雷橫去庄上搜捉  
宋江朱全二人領了公文點起土  
兵逕進宋家庄來見宋太公說曰  
太公休怪你兒子押司見在何處  
宋太公曰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前

吾先伐之以取江東長史楊大將苦諫方任却說孫策自  
從發書後每防術來令點軍守住江口忽曹操使至拜策  
爲會稽太守便令起兵征討袁術策乃商議便要起兵不  
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會兵擊袁術 第三十四回  
孫策欲起兵擊袁術長史張昭曰術雖新敗兵將極多糧  
食足備倘進兵不利禍及江東不如上書與曹操他若南  
征願爲後應兩軍相援術軍必敗萬一有禍亦望操援之  
策曰然遂遣使以此意達之却說曹操至許都思慕典章  
興立祠堂四時祭之遂封其子蒯爲中郎收養在府忽報  
孫策使至貢獻禮物尤多操觀其書遂要南征又探得袁  
術乏糧劫掠陳留操遂點兵出師此時操自專權恣行大  
事然後啟奏無有不從操令曹仁守許都其餘皆跟操出  
征起兵三十萬糧食輜重千餘車時建安二年秋九月操



官手裡已告開籍不同老漢一家  
其人面前說假話  
 並無回在朱全曰雖然不在庄上  
 與我們搜一搜好去回話便交土  
 兵圍了庄院先交雷都頭入去搜  
 一遍出來對朱全道瑞的不在左  
 裡朱全曰我進去搜一搜朱全自  
 進在裡把門拴上走入佛堂內去  
 把供床拖開揭起那片地板來行  
 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响宋江  
 從地窖裡鑽出來見了朱全大驚  
 朱全曰公明哥休驚小弟昨日  
 曾聽得兄長說我家佛座底下有  
 個地窖子上面放着板蓋你有臨  
 急之事可來那里躲避小弟記在  
 心裡今日本縣差我和雷橫來時  
 無奈何可瞞生入眼目知縣也有

行軍之次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呂布比及到豫章界  
 上分兵玄德引兵來迎入操營獻上首級二顆操驚曰此  
 是何人首級玄德曰此韓暹楊奉之首級也操曰何以得  
 之玄德曰呂布因令二人權沂都瑯琊兩縣縱使軍士搶  
 掠徐揚地面人民無所不怨因此備乃設一宴詐請議事  
 比及入坐先牽了馬擲盞為號小弟關張二人各殺死一  
 人盡收其兵士部下今特來請罪操曰爾為國家除其  
 大害堪為大功何為罪也遂賞玄德合兵到徐州界呂布  
 出迎操用善言撫慰命封左將軍之職還許都之時即換  
 印綬布大喜操即分兵呂布一軍在左玄德一軍在右操  
 自居中令夏侯惇于禁為先鋒時袁術知曹兵來令大將  
 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兩軍會于壽春界口橋蕤當先出  
 馬與夏侯惇戰不三合橋蕤被搦而死術軍大敗奔走回  
 城四下裏來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呂布引兵攻東面

觀兄之心只被張三和這婆子當  
 廳上發言語要去州裡告狀因此  
 又差我兩個來捉你我逕自來和  
 兄長說語此不是安身之處倘或  
 有人曉得怎了宋江曰多蒙賢弟  
 周全今有三安身處一是滄州橫  
 海郡紫蓮庄二是清州清風寨  
 小李家廣花柴處三是白虎山孔太  
 公庄上不知投何處去好朱全曰  
 兄長當行即行勿疑自誤宋江曰  
 官司之事全賴賢弟遮持朱全曰  
 這事放心只顧去路宋江謝了朱  
 全再入地窖子去朱全依舊把地  
 板蓋上開門出來說曰真個沒有  
 只拿太公雷橫見說尋思朱全和  
 宋江最好怎肯拿他落得做人情

劉備關張引兵攻南而操自引兵二十萬攻北面表術大  
 驚急聚眾文武官商議楊大將出曰目今壽春水旱連年  
 田禾不熟人皆缺食今又動兵必擾于民民既生怨四下  
 兵至難以迎敵不如留下軍馬在壽春休戰待彼兵糧盡  
 必生變矣陛下統御林軍渡淮一者就熟二者且避其銳  
 術用其言留李豐樂就梁剛陳紀四人各封上將之職分  
 十萬兵堅守壽春術盡數收拾庫藏金玉寶貝上車約二  
 十萬人聯絡不絕過淮去躲却說操兵三十萬日費糧食  
 浩大况諸郡旱荒人民相食屋宇盡皆拆毀軍士無得掠  
 擄操催軍速戰李豐等閉門不出操軍相拒月餘糧食將  
 盡致書問孫策借糧米十萬斛不敷支散呂布玄德自使  
 人運糧不敷支散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垕跟隨出征  
 資數日入稟操曰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  
 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垕曰軍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方



朱雷叫士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致酒管待，將銀二十兩送與二位都頭分與衆士兵，皆相辭太公引了一行人回縣稟道：「其實不在宋太公，病在床，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曰：『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有和宋江相好的都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換不過衆人面皮也。』只得罷了。宋全自湊些錢物，把與間婆，不要去州告狀。這婆子只潯依允了，知縣一力主張，只把唐牛見問做個故，發免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于連人數保放回家有詩為証：

策厘果以小斛分散，操却暗使人各寨聽之，無一人不怨。皆曰：「丞相太欺衆也，說者紛然，皆言散糧不及數。」操密召士屋入曰：「吾欲問你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妻小吾自養之，汝勿憂慮也。」屋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以示衆耳。」屋曰：「其實無罪，操曰：『吾亦知你無罪，若汝不死，三十萬人心都變矣。』」屋再欲言，操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之。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因此斬之。而乃瞞過三十萬人，盡皆無怨。」操知糧盡，教各寨軍如三日不併力得城者，皆斬。操自至城下，看諸軍搬土運石，填壕塞壑，忽見兩個末將將及到城邊，見城上矢石如雨，慌走忠回，操掣劍親斬于城下。操自下馬接土填坑，于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軍威大振。城上看見並皆失色，是夜爭先上城者無數。操親督賞賜軍士併力，城池已破，縱軍入城擄掠。李豐、陳紀、樂就、梁剛皆被生擒，見操。操令

擬入天牢

宇高不是朱全，施厚德，英雄準。那宋江沒地窖子出來，稟知父親見弟且去逃，難遇赦回來，父親可使人送些金銀與朱都頭，央他上下使用，息此官司。宋太公道：「這事不須憂心，你小心，若到何處付信與知當心收於四更拜辭父親，取路登程。」宋清曰：「我同江湖人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說，是柴周皇帝嫡派子孫，何不去投他？」宋江曰：「他往日曾有書來，我今日已去投他，行了數日來到滄州，便與大官人相見，攜手入到廳上，分賓客曰：『我是那城縣宋江，敬來拜大官人。』」

皆斬于市，操焚燒偽造官堂殿宇，一應犯禁之物，壽春城中收掠一空。操欲進兵渡淮，追趕袁術，荀彧諫曰：「此間連接十數郡，皆荒旱不收，更若進兵，勞軍損民，倘未見勝，欲退急難，不若暫回許都，待來春麥熟，軍糧足備，方可圖之。」操持疑未決，忽報馬到稱說：「張繡依託劉表為唇，齒南陽張陵諸縣復反，曹洪抗拒不住，連輸數陣，今被張繡殺來，恐許那有失，請丞相回。」操付書與孫策，令跨江布陣，以為劉表疑兵，表不敢妄動。吾自復征張繡，以絕其根。即日兵行，令劉備與呂布結為兄弟，共相救助，再無相侵。操令玄德仍聚沛城，着呂布領兵回徐州去。操與玄德曰：「吾令汝地兵沛城，是掘坑待虎也，但汝與陳珪商議，勿令有失。音至便來。」接應話畢而退，却說曹操自引大軍回許都，安撫定了。人報段煨殺李催，伍習殺郭汜，解首級前來，煨將李催三族老小二百餘口，俱活解入許昌。操令分于各門處。



坐定柴進曰閃兄長仁鄆城縣勾當如何得脫來到敝處宋江答曰久聞大官人大名只被賤役不能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因殺婆惜尋思無處安身敢來相投柴進笑曰兄長放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觀者小庄兄長便殺朝廷官官柴進也敢藏在庄裡說罷取出兩套衣裳巾幘絲鞋淨襪與宋江一一換了請入後堂深處安排酒食長一盛意勸宋江寬懷飲幾盃天晚點起燈燭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庄客點燈引宋江東廊淨手見廊不有一個大漢因害病疾把一柵火在那里向宋江只貓將去正猫在火柵柄上那火

斬催汜老小之首相傳號令。人皆喜悅。此賊已滅。請天子陞殿。會集文武。作太平筵席。封段煨為盪寇將軍。伍習為殄虜將軍。各引兵鎮守長安。二人各謝恩而去。操奏張繡侵掠郡民。興兵伐之。天子親排鑿駕。送操出師。時建安三年夏四月。操引大兵進發。留荀彧在許都。調遣兵將。操行軍之次。見一路麥已蒼黃。民欲為食。聞兵來至。逃竄入山。操下寨。會集諸將。更使人遠近遍叫居民父老。及各處守境官吏。來聽約束。操曰。吾奉天子明詔。招降討逆。與民除害。方今麥熟之時。不得已而起兵。此去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作踐者。並皆斬首。擅自擄掠人財物者。並依軍法誅戮。王法無親。各宜遵守。示仰居民勿得驚疑。不許流移他界。於是沿路百姓皆望塵遮道而拜。稱頌聖德。凡官軍經過麥田。皆下馬。以手扶麥。遞相傳送而過。只怕麥倒在路上。糧草正行。聞于麥中驚起一鳩。馬乃眼生。竄入麥中。

都揪在那漢臉上。那漢驚出一身汗來。瘡疾好了。那漢把宋江劈胸揪住大罵。你是甚麼人。敢來消遣我。宋江分說不得。那個提燈籠的庄客忙叫道。這位是大官人的親戚。那漢道。我初來時。也是客。禮相待。如今却聽庄客搬口。便疎慢了。我却待要打宋江。那庄客來勸。正勸不開。柴大官親自來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都在这里鬧。那庄客把踏了火柵的事說一遍。柴進笑曰。大漢你不認得這位看遮押司。那漢子道。看遮比不得鄆城宋押司。柴進笑曰。大漢你認得押司否。那漢曰。我只聽得江湖上稱他是及時雨宋公明。天下聞名好漢。

踐倒其麥。操隨下寨。喚行軍主簿。擬議自己踐麥之罪。王簿曰。丞相之言令也。誰敢不從。操曰。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眾乎。掣所佩之劍。欲刺眾。急救之。郭嘉曰。古者春秋之義法。不加之尊。丞相總統大將。豈可自殘害也。操曰。既春秋有法。不加之尊。吾暫記過。乃以劍割自己之髮。擲于地曰。割髮權代首耳。萬軍悚然。沿道之民。秋毫無犯。靜軒有詩斷曰。  
十萬貔貅十萬心。一人號令眾難禁。拔刀割髮權為首。方見曹瞞詐術深。  
却說張繡。知操又引兵來。急發書報劉表。使為後應。乃遣雷敘張先二將。出城迎敵。令賈翊守城。兩軍相拒。陣勢排成。張繡出馬。指操罵曰。汝乃假仁詐義之人。與禽獸無異。操大怒。令許褚出馬。繡令張先出迎。只三合。許褚斬張先于馬下。繡軍大敗。操引軍趕繡。至南陽城下。繡入城中。閉



待人有始有終我如今只待病好便去投他柴進曰大漢遠在千里近在面前此位便是那漢曰真個是麼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納頭便拜曰却與無禮萬望恕罪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不高姓柴進指着那漢說出他的姓名山中猛虎見時魄散魂飛林下強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道破江山水逆流且聽下面分解

橫海郡柴進留宿 景陽崗

武松打虎第二十二回

延士聲爭似孟嘗福如東海狗賢良自信一身能殺虎浪言三碗不過崗武松推猛千人懼柴進風流四海揚報兄誅嫂真奇

門不出操兵圍城攻打城上搗鼓不絕砲石弓箭如雨城壕大濶水勢尤深急難近城操令軍兵運土填壕又用布袋袋土并柴薪草把相繼來城邊攻打又立雲梯窺望操騎馬自來遠城觀看了三日傳令教軍於西門地角上堆柴薪會集將士就那裡上城繡問翊答曰某已知曹操之意可將計就計令操自棄兵而走繡曰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決勝負賈詡談兵 第三十五回

張繡問曰何以知操之意翊曰其在城上見曹操遠城觀者三日他見城東南角上有二色新舊不等之土鹿角多半朽爛意在此處容易進城却虛去西南上積草詐為聲勢盡擊我城中之兵去守西北今夜黑必扒東南角而進也繡問如之奈何翊曰此極容易日間盡撥百姓穿軍衣號虛守西北令精壯之兵食飽輕衣盡歸東南房屋內口

特贏潯高名萬古香

那漢清河縣人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在此間一年宋江曰江湖上多聞武二郎名字不期在此相會携武松手到後堂同在上坐武松推坐第三位宋江便問武二郎因何在此武松答曰小弟在本處因醉後與人相爭一時怒起只一拳打那厮昏沉在此這里今聽那厮不會死正要回鄉因患瘧疾不能動身却緣正發寒在廊下向火被兄長踏掀柄擄出一身冷汗竟得這病好了宋江大喜當夜酒罷宋江就留武松一處安歇次日宋江將出銀兩與武松做衣裳柴進自取出段疋交人來做與武松穿柴進

間只教百姓去西北角上吶喊任他扒城一聲砲響眾兵齊起吾一人可當一百也此可破操矣繡用其計盡教百姓穿軍衣城上吶喊雲梯上只望西北上却說馬軍報入中軍操曰中吾計也精銳之兵都存留帳後預備鐵鑊扒城器具日間只用軍攻西北角城中城外吶喊不絕至二更時候乘間裡引精兵來東南角上扒過壕去砍倒鹿角軍人一齊扒到城上城裏亦無動靜只聽得西北角上喊聲大起東南缺內火把齊明軍殺入兩下伏兵齊起軍士急退背後張繡親驅刀手殺來則見東南二門齊開精兵突出操軍大敗一擁而退城外壕皆填滿殺到五更操軍走十數里繡收軍入城所奪車馬輜重極多操收敗軍查得折軍五萬餘人呂虔于禁俱各被傷詔見操敗走急發書去教劉表絕後臨表欲起兵忽有人報孫策兵已屯湖口因此未敢動兵蒯良曰策兵已屯浦口乃操計故借



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吃醉了，便要行他庄客，因此柴進相待，稍慢却尋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住了十數日，武松曰：哥，不棄收松，四拜為義兄，宋江大喜。一日武松要回去，宋江柴進苦留不住，柴進取出金銀送與武松，宋江別武松不題，正是：

別意悠悠去路長，挺身直上景陽崗，醉來打死山中虎，揚得聲名滿四方。

却說武松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見一個酒店招牌上寫三碗不過崗，武松入店坐下，叫主人家快把酒來吃，只見店主把三個碗，并熟肉二斤，放在武松面前，連篩三碗。

都吃了，武松又叫曰：主人怎的不來篩酒？家曰：客官招牌上寫道：三碗不過崗，武松曰：這如何說？酒家曰：這酒但客人吃了三碗便醉了，過不得山崗，武松笑曰：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曰：我這酒叫做三碗倒，初入口時香美，少刻時便倒。武松曰：休胡說，你再篩三碗來。我吃了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吃曰：果然好酒，吃得口滑，取出碎銀還他，酒肉綽起，稍棒出門，便走酒家趕來，扯曰：客官且停前面，景陽崗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虫，天晚出來傷人，官司榜文，往來客人聚夥成隊，於巳午未三時過崗，其餘時辰不許過崗，莫送了。

為疑兵也。近日曹操新敗，若不乘機勦滅，後必有患。明公乘兵勢之勝，一擊操亦可破也。表令黃祖堅守隘口，進兵安眾。安眾，漢縣名，今廢。故城在南陽府城西南。絕操後路。一面會張繡，繡知表兵已起，同賈翊引兵去襲操，操軍緩緩而行，至襄城，到清水，操于馬上大哭，眾將問其故，操曰：吾思去年將吾典韋在此折了，不田不哭耳。眾皆下淚，操令就屯軍馬於此，吊祭亡魂，宰牛殺馬，于清水之上祭享典韋，操再拜痛哭，昏絕于地，眾皆扶起。大小軍校無不下淚，次祭侄曹安民，未祭長男曹宇，又祭絕影馬，次祭姦于此處軍士祭畢，在營軍士皆哭不絕，留連不忍發行。忽荀彧差人報曰：劉表助張繡，兵屯安眾，以絕歸路。操答書曰：吾雖日行數里，已知賊來追吾，吾今策度已定。若到安眾，破繡必矣。君等勿疑，遂至安眾地界。劉表軍已守險要，張繡隨後引軍趕來。操令眾軍黑夜險關道，暗伏奇兵。天色微明，表繡軍會

合視之，見操兵少，疑操遁去，兩軍俱入險道，擊之，操縱奇兵出，破表繡之兵。曹操得脫安眾界口，于隘外下寨。劉表與張繡各整敗兵相見，表曰：何期被操奸計所算？繡曰：容再圖之。表繡集于安眾，荀彧探知表紹欲興兵犯許都，急發書報曹操，其書曰：近人自冀州來，報說田豐為袁紹曰：今將軍糧足兵強，曹操南征未回，宜早乘虛以襲許都，奉迎天子，號令海內，此為上策。若不乘機破之，終被他擒，雖悔何及也。紹聽之，持疑未決。或請丞相還都，別作區處。劉表張繡亦癡之疾，不足憂也。望早早班師，勿失大事。操得書，心慌，即日整兵起程。探細人來安眾報張繡繡點兵追襲，賈翊曰：不可追也。追則必敗。劉表曰：若不追之，失此機會，表與繡引兵追之，約行二十里，赶上曹兵接戰。表繡軍大敗而還，賈翊引十數騎，接至半途，見敗軍回，繡曰：



性命不如就此間歇武松笑曰景陽崗上走過一二十遭何曾見說有大虫你留我在家裡歇半夜要謀我財店家曰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你不信我時隨你這武松大步自過景陽崗見一大樹去一片白上寫景陽崗大虫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已午未三個時辰結夥過崗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曰這是酒家驚嚇客人耳拖着稍棒便上崗子來見個山神廟門上貼着印信榜文武松讀了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回店又怕店主恥笑且奔上崗子來見一塊青石把稍棒倚在一邊翻身要睡只見一陣狂風過樹後一声响跳出一隻金睛白

不用君言果有此敗翊曰非識兵變者不致開此口可急整兵再往追之繡曰今日已喪敗奈何復追翊曰兵勢有變急往必利如其不然請斬吾首繡從之表不從繡自引敗卒再回追擊操兵大敗盡弃衣甲鎗刀而去繡迤連追趕忽山後一彪軍出繡收軍不起那彪軍當住去路繡慌忙回來安眾賞軍宴謝賈翊表問翊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翊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操敵手操兵雖新敗必用大將斷其後路以防追兵追兵雖精銳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操既勝之後必引大將而去以預國內之事雖留眾將斷後眾將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表繡服其高論翊勸表回荊州繡守襄城以為唇齒兩將各自分散却說曹操知後軍敗再引眾將回來正逢斷後敗軍敗軍告操曰若非這一路軍截住中路我等盡被擄矣操

額大虫武松見了從青石上番將下來拿起稍棒那大虫把兩爪畧按一按送半空撲將下來武松見大虫撲來閃在大虫背後大虫拿人只是一撲一望一剪三般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虫再吼一声兜將回來武松雙手輪起稍棒劈將下去手脚慌了正打在枯樹上把稍棒拆做兩截那大虫咆哮番身又撲將來武松跳在一邊兩手就勢把大虫拿定把隻脚望大虫眼睛亂踢那大虫咆哮起來扒起兩堆黃泥做一土坑武松把大虫一直按下坑裡去提起拳頭打那大虫口鼻迸出鮮血來打做一堆有篇古風為証但見一

慌問救軍者何人那人架鎗下馬來見曹操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夏侯厚拔箭啖睛 第三十六回

那將軍生得身軀瘦健筋骨軒昂破黃巾曾立大功封鎮威中郎將江夏平春人也姓李名通字文達來見操操問何來通曰近守汝南聞丞相破劉表張繡特來接助操賞勞了加為裨將封建功侯守護汝南西界以防表繡通謝而去操還許都荀彧出迎操入見天子稱說孫策有功封為討逆將軍贈爵吳侯遣使賈詡往江東令策破劉表操回府眾官皆聚荀彧問曰丞相到安眾何以知其必勝也操曰彼退無歸路必用死戰吾故暗以圖之此孫子之玄妙也吾以是知其勝也荀彧拜服而出郭嘉入操曰公來何暮也嘉曰適來袁紹使人致書上丞相欲出兵攻公孫瓚求借糧兵操笑曰吾聞紹欲圖許都今知吾歸故言欲



景陽崗頭風正狂萬里陰雲埋  
日光蔽滿川紅葉赤紛遍  
地草芽黃觸日晚霞掛林蔭  
人冷露滿旁蒼忽聞一聲霹靂  
响山腰飛出獸中王昂頭踴躍  
逞牙爪谷口糜鹿皆奔忙下莊  
見後魂魄散存孝遇時心膽狂  
清河壯士酒未醒忽在崗頭偶  
相迎上下尋人虎飢渴撞着猱  
猱來撲人虎來撲人似山倒人  
去迎風如岩傾臂腕落時墜飛  
砲瓜牙扒處成泥坑拳頭脚尖  
如雨點淋漓兩手鮮血染近看  
千鈞勢力休遠觀八面威風飲  
身橫野草錦班消際閉雙睛光  
不閃

那景陽崗上猛虎被武松打得彈  
不得武松放了手只怕大虫不死  
又打了一回那大虫死了武松尋  
思曰我拖這大虫下崗那里提得  
動武松再來青石上坐尋思天色  
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虫來怎  
開得他過且下崗來只見枯樹叢  
中鑽出兩個大虫來武松叫道我  
性命罷了看時却是兩個人把虎  
皮縫做衣裳穿在身上見了武松  
驕曰這人好大膽如何獨自半夜  
又沒器械走過崗來武松曰你兩  
個是誰那兩個曰我是本處獵戶  
如今景陽崗上有隻大虫夜出  
來傷人本縣知縣着落我等捕捉  
今夜又該我們捕捉正在這里埋

二一五五五五

攻公孫瓚又問吾求糧索兵操看書中之意極是驕傲令  
使且歸館驛安歇操問嘉曰袁紹如此驕傲無狀吾欲討  
之恨力不及耳嘉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項羽雖強終  
被漢祖所擒惟智勝也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  
兵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  
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于寬  
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  
也紹外寬而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惟親戚子弟公外易  
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適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  
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  
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之士好言飾外者  
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  
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  
勝六也紹見人饑寒雖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其  
不及所謂嬖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  
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  
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謗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  
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者進之以禮所不是者  
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  
用二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謀勝十也公有十勝之  
德紹安敢望也操曰如公所言孤何德以堪之若如此紹  
可圖也嘉曰徐州呂布實心腹之大患也今紹北征公孫  
瓚乘此人遠去不若先取呂布掃除東南然後圖紹未為  
晚矣若今圖紹呂布必來救援許都受禍不淺矣操然之  
當夜便召荀彧入後堂曰汝知袁紹動靜乎彧曰今日有  
使至不知何事操以書令荀彧看之看畢曰紹辭語大不  
遜也操曰吾欲興兵討之恨力不及耳何如彧曰古之成  
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必弱劉項之有

三卷

五十一



伏你曾見大虫麼武松曰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却緣崗上撞見大虫被我一頓拳脚打死兩個獵戶不信武松曰你不信只看我身上血跡兩個曰怎地打不武松把打大虫本事說了一通兩個獵戶點起火把跟着武松再上崗來看見大虫死做一堆衆人把火垂縛了檣下崗來却請武松遷投里正家來使人去縣報知衆士戶擺酒謝武松曰今日幸得壯士除了大害一鄉人民有福武松謝曰托賴長上福願衆村都把酒禮來賀武松次日縣裡差人來接武松到縣請賞把大虫扛到陽縣縣裡一縣人民都來看迎大虫

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惟袁紹耳紹外貌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惟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信士卒雖寡皆自効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節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名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撫御不爲虛美行已謹儉有功者賞無所吝惜故天下實才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下仗義征伐誰敢不從袁紹之衆何能爲哉操曰卿須吾德何以當之然此則可以興兵征伐或曰未可今呂布見在徐州常懷不仁欲伐袁紹布必乘虛不如以書安袁紹之心加紹顯官許根十斛乘彼有事于公孫瓚之時先滅呂布中原十有六也然後紹一舉而可擒也操撫掌大笑曰奉孝之機文若之智雖陳平張良何可比也遂議東征呂布荀彧

武松下轎入衙裡立在廳下知縣看了武松模樣見這錦毛大虫知縣問曰壯士你說怎打了大虫武松將打虎本事說了一遍知縣就廳上賜了幾盃酒將出賞錢一千貫賜武松武松曰托賴福蔭僥倖打死這個大虫小人聽知衆獵戶因這大虫受了責罰這一千貫給與獵戶去知縣曰任從壯士主張武松就把賞錢散與獵戶知縣見他忠厚曰你既是清河縣人與陽谷縣隔隣今日就來你做個都頭如何武松曰蒙恩擢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個步兵都頭衆士戶都來作賀武松自想本要回去

曰可先使人往劉備處計會爲應待其回報方得動兵次日厚待紹使秦加紹爲大將軍太尉之職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密書報云公若討公孫瓚後當應之遣其使回報紹大喜議進兵討公孫瓚不說袁紹起兵却說呂布在徐州常設宴待陳珪珪父子誇獎其德陳官不悅說呂布曰陳珪父子面諛將軍恐有毒害不可不防布此之曰汝獻讒言害及忠良誰爲佞也吾不看舊日之面立斬汝輩官歎曰吾忠義之心不能明不久必受殃矣欲待奔之又恐天下人笑宮心中納悶帶領數騎于小沛地面圍獵忽見官道上一使命飛走驛馬宮心疑之乃奔圍場引從騎往小沛趕上問使命曰汝何人使命知是呂布之人慌不能答官搜使命乃有劉備回書逕捉來見呂布布問之使曰曹丞相差某往沛城劉豫州處下密書今得回書不知何事官曰其中有謀可折簡看布拆書視之大驚令陳宮



看望哥，誰想到做了都頭，一日武松出縣前鬧，只聽背後一人叫聲武松，你今日發跡，武松回頭看見那人，奮身便拜，正是武松哥。武大郎大郎曰：你去了許多時，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曰：哥，何如？怨我想我，武大曰：你在清河縣吃酒醉了，和人相打，吃官司，交我隨衙聽候受苦，這個便是怨你，我近來娶得一個妻子，清河縣人都來欺我，沒人作主，安不得身，移在此居住，便是想你，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渾身千百斤氣力，這武大身不滿五尺，生得醜陋，都叫做三寸丁，谷樹皮，縣裡有個大戶人家，一

念此書何言書曰

今奉丞相明命，敢不夙夜用心，備兵微將，寡不敢妄動。望公相大興王師到來，備用為前驅。呂布乃狼虎之徒，輕則猖獗矣，備嚴兵整甲，專待鈞命。呂布聽了，大罵曰：操賊焉敢如此，遂將使斬首先使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孫觀，其敦，尹禮，昌豨，東取山東兗州數郡，高順，張遼，取沛城，攻劉備，宋憲，魏續，西取汝南，布自總中軍，為二路救應。且說張遼等出徐州，有人入小沛報玄德，玄德急聚眾人商議，孫乾曰：可先告急于曹公，次堅守城廓。玄德曰：誰可去許都告急？皆下一人出曰：某願往，此人乃玄德同鄉之人，因來沛縣謁玄德，玄德以幕賓待之，姓簡名雍，字憲和，慷慨飄逸，善能舌辯，玄德命簡雍行，就救頓守城器械，玄德守南門，孫乾守北門，雲長守西門，張飛守東門，因糜竺以妹嫁玄德為次妻，便以家僮千餘人

使女小名潘金蓮，年方二十歲，有些顏色，那大婆意不悅他，愈氣陪此房，查白，嫁與武大，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有幾個奸詐子弟，都來他家，婦人見武大人物醜陋，不會風流，到愛偷漢子，有詩為証：金蓮容貌更堪題，笑感春山八字眉，若遇風流清子弟，尋閑雲雨便偷期。武大是個本分的人，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挑賣燒餅，此日縣前見了武松，武大曰：兄弟，我前日聽得人說景陽崗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裡恭他做個都頭，我也猜道是你，今日得見，和我在人家叙兄

金帛糧食資給用費，玄德與糜竺有郎舅之親，故令竺并弟糜芳，守護中軍，保着老少高順軍至，玄德在敵樓上見雄兵猛將，困在城池，玄德大叫曰：吾昔與呂布無讐，爾何故引兵到此？高順曰：你還支吾遮飾，汝連和曹操欲害我王，幸是天敗，尚敢抵諱，可出就縛，玄德不答，高順在城下大罵曰：無人出陣，張遼在西門攻打，雲長曰：汝儀表非俗，何故陷身于賊之部下？張遼低頭不言，關公便知此人，有忠義之氣，相拒終日，並無惡言，亦不令軍士打城，關公令人探聽東門消息，人報張飛被辱，只要出城廝殺，關公見張遼退去，逕來東門看時，只見張飛已出城外，和張遼廝殺，張遼拍馬而去，飛欲追趕，關公急喚入城，令士卒堅守，飛曰：張遼懼我而走，哥哥如何趕我回來？關公笑曰：張遼武藝不在你之下，是吾夜來在城上說他頗有歸順之心，今日不欲併力殺你，拍馬而去，飛方悟再不出戰，玄德



弟之情來到紫石街武大叫聲大嫂開門只見綵簾起處一個婦人

到簾下應曰大哥開門了武大入見妻子說曰大嫂原來景陽崗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個親弟那婦人向前白叔萬福武松回禮那婦人扶住曰且請叔到樓上去坐那婦人對武大曰我陪侍叔坐你去安排酒食來管待叔武大應曰最好便下樓去那婦人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裡尋思曰我嫁得這等人不枉一世那婦人笑問曰叔來這里幾日了武松答曰到此間十數日婦人問叔在那里安歇武松曰權在衙裡安歇婦人曰叔何不

每亦使人誠之布見攻城不下自來督戰玄德于城上曰非備之罪乃曹丞相奉天子詔命以書見示不容不答若苦相告呂布頗有回顧之心只教圍住不令攻打呂布權回徐州差郝萌往淮南見袁術請罪許女為婚術不納尚未准信郝萌回說若要信從可送女來布持疑未決却說簡雍見操陳說呂布斬使者見圍沛城操急聚眾謀士商議操曰吾不憂紹但憂表繡二賊在後未敢動兵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呂布驍勇若是結連袁術縱橫淮泗必有英傑應之今乘其初叛眾心未服可往破也操先差夏侯惇呂虔李典為先鋒先起操與眾謀士陸續進發簡雍隨行且說夏侯惇引兵五萬前至徐州界口高順知許都救軍到慌報呂布先發侯成郝萌曹性三將引二百餘騎來接應高順離沛城三十餘里去迎操軍玄德見高順退去知是操兵來到引關張各提兵出城只留孫乾守城

搬來一家住早晚要些湯水也得相顧武松曰深謝嫂婦人曰莫不有嬌接來相會武松曰不曾婚娶婦人問叔青春多少武松曰虛度二十五歲婦人曰長奴三歲武松曰只想哥在清河縣不想搬在這里婦人曰你哥武松被人欺負若得叔這般雄壯誰敢相欺武松曰家兄送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曰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人有詩為証

嫂叔萍踪得偶逢嬌嬌偏逞秀儀容私心便欲成歡會暗把邪言釣武松

却說潘金蓮和武松說話未了武大買些酒肉自去央了王婆安排

糜竺糜芳守家玄德在高順後下了三箇寨子玄德左關公右張飛前說夏侯惇挺鎗出馬搦呂布戰高順出馬大罵夏侯惇大怒兩馬相交戰四五十合高順敗走惇縱馬趕去順不敢入陣遶陣而走惇不捨盡力追之陣中曹性看見縱馬出戰拈弓搭箭夏侯惇將近一箭正中惇左目惇拔箭眼睛帶出惇大呼曰父精母血不可棄之于口內啖之不趕高順只取曹性一鎗搠透面門死于馬下史官贊夏侯惇拔矢啖睛詩曰

開疆展土夏侯惇劍戟叢中敵萬軍拔矢去眸枯一日啖睛忿氣喚雙親忠心力把黎民救雪恨平將逆賊吞孤月獨明堪比論至今功績昭乾坤

夏侯惇殺了曹性縱馬便回高順却從背後趕來呂布軍馬一齊都上曹軍大敗夏侯淵救見而走呂虔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高順得勝引兵回擊玄德未知何如且



齊備搬上樓來擺在桌上三個坐聽下回分解

下武大篩酒那婦人曰叔請飲  
將好肉通與武松吃武松是個性  
直漢子只把做親嫂相敬誰知婦  
人一雙眼只顧看着武松武松只  
低了頭當日吃了酒武松便起身  
都下樓來那婦人曰大哥你打點  
一間房請叔來同住可不盡你  
兄弟之情武大曰說得是二弟你  
便搬來與我爭口氣武松曰既是  
哥嫂說時今晚便來武松逕投縣  
裡叫土兵挑送武大家來當晚在  
哥嫂家安歇次早那嫂慌忙起來  
排肉食酒飯與武松吃有詩為記  
武松像表甚溫柔阿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他家裡住要同雲雨會風流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英雄譜卷之三終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人王傳卷之四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  
念開茶肆第二十三回

呂布敗走下邳城 第二十七回

酒色端能誤國邦由來美色陷  
忠良紂因妲己宗祧失吳為西  
施社稷亡自愛青春行處樂豈  
知紅粉笑中鎗武松已殺貪淫  
婦莫向東風怨上蒼  
却說武松到武大家數日取出一  
疋采色緞子與嫂代做衣裳那嫂  
笑曰叔既然把與奴奴不敢推  
辭武松是知礼好漢却不見恠又  
過月餘冬寒天氣連日朔風紫起  
冒雪紛飛有詩為記

高順引張遼擊張飛寨布自擊關公寨各自迎戰玄德分  
兵兩路救應呂布引軍背後殺來關張兩寨軍皆潰散玄  
德引十數騎復回沛城呂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  
下吊橋呂布後到城上却要放箭又怕射了玄德被呂布  
棄勢趕入城門甕城裏數騎來迎呂布一戟一個殺得盡  
絕把門將士都走了布招軍馬入城玄德見背後火起到  
家不及逕穿城而過出于西門匹馬逃難布先到玄德門  
首糜竺出迎跪於馬前糜竺可用曰玄德乃將軍弟也背聞大丈  
夫冤仇不廢人之妻子與將軍爭雄者乃曹丞相也量玄  
德何敢望將軍愛惜昔日轅門射戟之恩玄德一飯之間



盡道豐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當早武松去縣畫卯，武大被婦人叫出去做買賣，及王婆賣酒肉入武松房裡，簇一盆炭火，心裡自想曰：我今日着實揀他一會，豈不動情？那婦人獨立簾下，武松正在雪裡歸來，那婦人捲簾笑臉迎接曰：叔，寒冷，武松曰：感謝嫂，憂念婦人曰：叔，向火，武松曰：多蒙顧念，自近火邊坐，婦人把門關了，搬酒食入房裡擺在桌上，武松問曰：哥，那里去，婦人曰：你哥去，去做買賣，我和你自飲三盃，武松曰：哥，哥，歸來同飲，婦人曰：那里尋得他，婦人也近火邊坐下，連篩

二盃酒，與叔，飲個成雙，武松接來飲，却篩一盃酒，遞與嫂，嫂接酒，將酥胸擺開，雲鬢半髻，笑曰：我聽得人說叔，在東街養個娼妓，端的有麼？武松曰：武二不是這等，人嫂不信，只問哥，婦人曰：他曉得這等事，不賣燒餅了，那婦人飲了幾盃酒，春心自發，只管把閑話來說，武松名知，只把頭低下，那婦人又把武松肩背上一捏，說曰：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也不應，那婦人慈心似火，却篩一盃酒，來自吃了一口，剩大半盃，看着武松云：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盃酒，武松擲手，墜在地下，睜起眼來，曰：武二是個頂天立地男子漢，不是那

未嘗忘也。將軍憐之，布曰：吾與玄德舊曾拜義，安肯害他妻小？汝可引一家老小，復去徐州舊宅安置，賜與寶劍一口，但有登門者，即斬之。糜竺保着老小，上車移往徐州安。置呂布既殺散玄德軍，自投兗州界上來，留高順張遼屯小沛城，孫乾亦自逃出城，關張收拾得些人馬，往山中住。劄如落草一般，却說玄德疋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疋馬趕來，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身將自盡矣，孫乾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圖後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投許都，路上乏糧，于村中求食，但到處聞是劉豫州，皆跪進飲食，忽到庄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問是同宗，豫州牧至，遍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此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夜宿，至曉辭去，玄德往後院取馬，見殺其妻于厨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

知食者，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身在此，不可遠行，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漫山塞野，軍馬來到，玄德迎之，乃操兵也，直到中軍旗側，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玄德訴說失沛城，陷老小，散二弟，操亦下淚，更訴劉安殺妻與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黃金百兩賜之，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操入寨，說兄損其一目，卧病未痊，操臨卧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一面使人打聽呂布，見在何處，人報云：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寇兵犯兗州，操令曹仁引三千軍打沛城，操提二十萬軍馬與玄德來戰，呂布軍至山東界，踏近蕭關，敵軍攔住，乃是泰山寇孫觀呂敦，并禮呂稀三萬餘兵，四員將立于陣前，操令衝陣許褚飛馬舞刀而去，四將一齊來迎，許褚抖擻精神，四員將迎敵不任，四散走了，操乘勢掩殺，追上蕭關去了，人報呂布，布此時已回徐州，又欲回沛城救高順



等。後人論的猪狗嫂，這般不識，  
 庶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裡  
 認得是嫂拳頭，却認不得是嫂。  
 那婦人紅了臉，便收拾盃盤，說曰：  
 我自作要子，不曉得當真起來，好  
 不識人敬重，自願下去了。武松自  
 在房裡氣忿，有詩為証。

潑賤操心太不良，貪淫無恥壞  
 洞常，席間意欲求雲雨，反被都  
 頭罵一場。

却說武大挑担歸來，到厨下見老  
 婆，淚淚武大曰：你和誰開來？婦人  
 曰：都是你不爭氣，今日我見武二  
 冒大雪歸來，安排酒與他吃，他便  
 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曰：我兄弟  
 不是這等，人武大來到武松房裡

叫二弟，我和你吃點心。武松只不  
 做聲，依舊穿油膀靴，帶上毡笠，一  
 直去了。武大來問老婆曰：我叫他  
 不應，只顧走了，不知怎的那婦人  
 罵曰：那廝沒臉見你，走出去，一  
 定叫入來搬行李，你不要留他。武  
 大曰：他搬去別人笑話。婦人曰：他  
 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若  
 再他搬去，還我一紙休書。只見武  
 松引個土兵，逕來房裡收拾行李，  
 去了。武大正不知怎的，只得吐  
 不樂，不覺過了數日，知縣喚武松  
 曰：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欲送一  
 担禮物，你去走一遭，回來重賞。  
 你武松曰：恩相差遣，遵旨就去。知  
 縣大喜。武松到武大家拜辭哥嫂。

乃喚陳珪父子，令珪守徐州。布帶陳登同去。珪謂登曰：昔  
 日曹公曾言：東方事盡付與汝。今布將敗，可力圖之。登曰：  
 外面之事，兒自為之。倘呂布敗回，便請糜竺一同守把城  
 門。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珪曰：布老小在此，心腹之  
 人頗多。登曰：兒亦有計了。呂布臨行，登曰：徐州四面受敵，  
 操必死攻。先思退步，將錢糧移于下邳。地理志云：東海郡  
 公于此今淮安。倘圍徐州，下邳有糧，可救布曰：元龍之言  
 是也。吾就將老小同去，使人喚宋憲、魏續回，保老小屯下  
 邳城將。船隻運糧，草金帛。布同陳登先來請關，救援來到  
 半路，登曰：容其先去看曹操虛實。王公方纔可行。布曰：何  
 謂也？登曰：泰山孫觀等皆有寇心，未可托也。布曰：元龍於  
 我有益，布未行。登先到關上，陳宮、臧霸等接見。登曰：溫侯  
 深在汝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宮曰：目今曹兵勢大，未可  
 輕敵。吾等緊守關隘，教王公深保沛城。登上關望之，見操  
 軍逼在關下。登是夜連寫三封密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  
 次日早，辭陳宮曰：關上無妨，吾教溫侯守沛城去。登遂飛  
 馬來見呂布曰：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守  
 城。將軍黃昏殺去，布曰：非公則吾中計也。先使登來與宮  
 舉火為號，內外相應。登先到關報曰：曹兵抄下小路，已入  
 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急回宮，遂引眾人棄關而行。登就  
 關上放火為號。呂布乘黑殺來，操軍搶入關中，陳宮軍與  
 布軍自相掩殺。背後曹軍又到，臧霸、孫觀等各自四散去  
 了。呂布到天明，方知是計。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城邊叫門。  
 城上亂箭射下。糜竺、糜芳在敵樓上叫道：你奪吾王城池，  
 今日依舊還吾王。公布問曰：陳珪何在？竺曰：老賊已殺  
 訖。呂布回顧陳宮曰：陳登安在？宮曰：王公尚自執迷，而問  
 逆賊乎？軍中遍尋陳登，不見。布與陳宮來投沛城，行至半  
 路，見一處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布問之，順曰：陳登



明日起程說兩個月便回，我不在家買賣，每日遲出早歸，有人欺負，你不要和入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又對嫂曰：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武松多說。常言云：表壯不如裏壯。豈不聞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面皮紅，指着武松說：我是一個不帶頭巾男子，你開言亂語言罷。跑了樓來，武松拜辭時，武大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又說：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盤纏，短少小弟奉來。武松帶上兵，回見知縣，已自箱籠都裝載車兒上，同精兵押車望東京去了。武大自從武松說了，每日只做五歲燒餅，出去賣。

來報說王公被圍，其等急來救解。宮曰：此又是逆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進兵小沛，曹仁軍馬已據沛城。呂布至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言曰：吾乃漢臣，安肯事反賊也。布轉怒，忽聽背後喊聲大起，布使高順探之。見一隊人馬當先一將，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幽燕涿郡人，姓張名飛，字翼德。高順交戰，不相退走入陣，飛衝入陣來，呂布奮怒來戰。張飛正戰之間，陣外喊聲起處，曹軍突入，呂布倒拖畫戟，引軍東走。曹軍過下殺來，呂布人困馬乏，又有一彪軍攔住去路，乃大刀關雲長也。立馬橫刀大叫：休走！呂布自與交戰，背後張飛起來，聲吼如雷。布衝開路走，慌奔下邳。侯成引兵接入去了。關張二將來曹操軍中尋見玄德，各言失散之事。關公曰：我在海州路上藏避，打聽消息，故來至此。飛曰：弟在芒碭山落草為寇，二人敘畢，同曹操入徐州。糜竺接見，言家眷無危，玄德甚喜。陳珪父子來拜

未晚便歸，關上大門。那婦人看了，心內憔悴，指着武大罵曰：我到不曾見日頭在半天，便把喪門開了，被你甚麼怕笑不要，幹及爭，被入笑取武大曰：由他笑我兄弟說的是省了是非。武松去了十數日，那婦人也和武大鬧了幾場，向後慣了，不以為事。自此那婦人等武大歸時，先自收了簾子，關上大門。一日，那婦人門前來，有一個人送簾子，邊走過這婦人，手裡拿竹竿，不牢，失手跌下去，正打那人頭中上。那人正要發怒，回頭看時，是個婦人，交你笑臉。婦人曰：奴家失手，官人休怪。那人曰：不妨事，娘子請尊便，却被隔壁王婆見了，笑曰：誰交大官人在屋簷邊過，打得好

曹操設一大宴，犒賞諸將。操居中，玄德居左，陳珪居右。文武等官各依次坐。操領陳珪父子之功，加食邑千縣，以授之。登為伏波將軍，操得徐州大喜，商議起兵攻打下邳。程昱進曰：今止有下邳一城，可以緩緩而進。若逼下邳，則死戰而投袁術矣。一往投術，其勢又大，極難擒獲。淮南逕路，須用能事者守之。外當袁術，內防呂布。況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歸順，亦宜謹之。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逕路，請玄德休辭。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次日，操分派各路守把軍馬。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孫乾、關張收拾軍馬，取淮南逕路來襲。呂布在徐州，自以為錢糧足備，以資于內。泗水之險，泗水之源出以拒于外。吾何憂哉。陳宮進曰：今操兵遠來，可乘其寨柵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也。布曰：吾昨累敗，不可輕出。待其來，以一擊皆落泗水也。吾之計策已在掌中。陳宮大笑而



那人笑曰：我不是冲撞娘子休怪去了。原來這是陽谷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前開生藥舖，沒少好拳棒。近來發跡，蒲縣人都怕他。覆姓西門名慶，人都稱他做西大官人。那西門慶轉入王婆茶坊裡坐，問曰：那婦人是誰？妻小？王婆曰：街上賣燒餅的武大郎的妻。西門慶嘆曰：莫不是三寸丁谷樹皮？王婆曰：正是西門慶聽了，即說曰：好一塊羊肉怎的落在狗口裡？王婆說自古云：駿馬常駝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言罷去了，却說西門慶不過幾日，又來王婆店裡取出一兩銀，遞與王婆曰：乾娘，權收茶錢。婆子曰：何消得許多？西門慶笑

曰：只願收去。我有一件心事，你若猜得着，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曰：你一定是掛隔壁那個人。我這猜的如何？西門慶笑曰：不瞞你，我這那日見了一面，却似收了。我魂魄一般，只是沒個道理，入得脚處。王婆嘆曰：但凡風月事，要五件都存。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駝大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裡針，第五件要閑工夫。此五件都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曰：實不相瞞，你說五件事，我都有一。作成我自重謝。王婆曰：這個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養女，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買一疋白綾絹，再用十兩好線，老身過去

出。越五六日，各下寨柵已定。操令二十餘將，皆全副鐵鎧，直到城下。大叫：呂布答話，布上城而立。操在麾蓋下，以鞭指布，布以手答之。操曰：近奉先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實為術也。術有反逆大罪，君有討卓大功，若能倒戈投降，共扶王室，不失封侯之爵。若復愚迷不省，城池一破，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布曰：丞相請退，尚容商議。陳宮在布後，大罵操曰：汝是欺君之賊，反欲毀他人也。言罷，一箭射中麾蓋。操指面恨曰：吾誓殺汝。遂引兵攻城。布曰：曹丞相容我自首，當拜投于明公。陳宮怒曰：逆賊曹操，何等之人，今日若降，如鷄子投石，豈得全乎？布拔劍來殺陳宮，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白門樓曹操斬呂布 第三十八回

呂布殺陳宮高順，張遼曰：公堂忠義之人，言從心出。願主許之。布擲劍而笑曰：吾戲汝耳。願公堂教我拒操之策。官辭無計可施。布求懇之。官曰：只恐將軍不從。布曰：公之良言，安有不從？官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于外，宮將餘眾，閉守于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于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一鼓可破。此乃騎角之勢。布曰：公言極善。遂議分兵。布歸府收拾戎裝。此時冬寒，在側從人多帶綿衣。妻嚴氏曰：君欲何往？布曰：陳宮教我騎角之勢。如此，嚴氏曰：昔曹操待公台如赤子，猶捨而來。今將軍厚公堂，不過曹操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布曰：夫人所見如何？有言吾必從之。遂三日不出。宮入見布曰：操軍已大張聲勢，四面圍至。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官曰：近聞曹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將軍可引精兵猛將，出絕糧道。此計最毒也。布曰：公言極善。又入內對嚴氏曰：曹操糧食將至，我出



與他說有個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層頭揀個好日去請裁縫來做他若說肯代我做休要叫裁縫我便請得他來我家熬一席酒食請他你到第二日齊整打扮了來咳嗽為號說道怎地連日不來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來若是他見你不動身時這事可成西門慶曰好計王婆曰休忘許我的銀子西門慶曰但得一庄桶皮吃豈便忘了洞庭湖就去市上買了綾絹十兩好線五兩碎銀送與王婆接了次日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裡來王婆曰娘子家裡有曆日麼借我看一看要選裁衣吉日婦人曰裁甚麼衣王婆曰便是老身

十病九痛近處一個財主與我一套衣料老身要做那裁縫不肯來婦人笑曰奴拙手與乾娘做如何王婆笑曰久聞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相煩明日肯到寒家起手婦人曰我明日便來婆子稱謝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的話次日王婆時候那婦人見武大出去了後門過王婆家裡來那婆子惟喜接入房裡坐下吃了茶菓便去擊綾絹來婦人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喝采曰好手段將次晚便請酒飯歸去恰好武大歸來那婦人拽開門武大見老婆面紅便問那裡吃酒來婦人曰便是隔壁王乾娘央我去做送終衣裳安排點

斷之便回汝且寬心嚴氏泣曰將軍自出斷糧必命陳宮高順守城我聞官順素不和睦將軍一去官順必不同心共守城池如有差失將軍當以何地而立乎願將軍詳聽勿被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今須不顧妾也將軍前程萬里言畢痛哭布愁悶不決入告貂蟬貂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布曰汝無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天下人誰敢近我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許也操多詭計吾未敢動宮長歎而出曰我等皆死于婦人之手無葬身之地矣靜軒先生以詩斷之曰  
奸雄曹操併中原社鼠城狐棄塞垣莫笑溫侯無決斷丈夫多惑婦人言  
布終日不出只守嚴氏貂蟬飲酒以解愁悶陳宮下謀士許汜王楷求見呂布布問曰二公有何解圍之策許汜曰

今袁術在淮南聲勢大振舊曾許女為婚將軍何不求解衛兵一至內外攻擊操兵必敗矣布大喜遣人修書就着汜楷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可去得布交張遼郝萌兩個引兵一千送出隘口許汜王楷辭了呂布張遼在前郝萌在後夜至二更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眾將追趕不迭已出隘口張遼一半軍回郝萌五百人馬跟汜楷去了張遼回來雲長攔住各有顧盼之心不肯下手高順侯成出城引兵救護張遼回來了且說許汜等至壽春拜見袁術呈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吾婚姻今復相問何也汜曰此是操用姦計以致如此明公詳察納之術曰汝不是操軍困逼甚急豈肯以女許吾之子汜曰明公今不救布必敗矣布若一破明公亦破矣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傾國而救之汜楷謝了和郝萌回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二人當先汝可斷



心請我吃武大曰不要吃他的我  
們也要央他處那婦人聽了當晚  
無話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  
婆便過來請他去房裡取出衣服  
縫到日中只見西門慶頂新頭巾  
穿了一套好衣服帶幾兩碎銀米  
到王婆門首咳嗽一聲王婆出來  
笑四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且進入  
去者一看把西門慶袖子拖進房  
裡對婦人云這個便是與老身衣  
料的官人婦人向前見礼王婆曰  
就是那位娘子與老身做西門慶  
把來看曰這位娘子真好手段婦  
人曰官人休笑西門慶問曰乾娘  
這位是誰家娘子王婆笑曰便是  
隔壁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曰小

入只認得大郎是個狂兒入喜會  
撰錢婦人曰拙夫是無用之人官  
人休要笑話王婆曰娘子你識官  
人麼婦人曰奴不識得婆子曰這  
個官人是本縣財主叫做西門大  
官人家裡有財有勢那婦人低頭  
縫衣王婆便去點茶來與兩個吃  
便覺眉目送情王婆曰大官人不  
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雖  
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個主  
入替老身與娘子洗手西門慶取  
出銀子五兩遞與王婆備辦酒食  
那娘子曰乾娘見了只是口說却  
為不動身把眼偷看西門慶見了  
心中歡喜不多時王婆買雞肉酒  
果打扮齊整叫聲娘子且收拾吃

二川走催普

後郝萌結束了夜過玄德寨正行之次張飛出寨攔路郝  
萌交馬一合生擒過去汜楷至城邊大叫城上救人遂折  
了五百軍馬并郝萌却說張飛解郝萌見玄德玄德令押  
往大寨見操明說求救袁術許女為婚操怒教推出斬于  
軍門喚王簿告示各寨如有走透呂布并將士者亦按軍  
法處治各寨悚然晝夜不寢玄德至寨分付關張曰我等  
正當淮南路上衝要之處倘有疎失王法無親二弟須宜  
用心吾今日夜不敢卸甲矣飛曰吾受盡了辛苦不賜些  
賞反相誑嚇玄德曰非也曹操總數十萬之兵不以軍法  
何以服人弟勿犯之關張應諾而退却說使者見呂布言  
表術先欲得兒娘後起傾國之兵救援布曰如何送去汜  
曰非將軍不可布曰今日如何汜曰今日乃凶神之辰不  
可出城此時雖用禽奔遁甲期不濟了大和宜用戌亥時可以上馬布教張遼侯成  
引三千軍馬安排一輛小車在外我親送二百餘里却使  
你兩個去次日天晚呂布將女以綿纏身用甲包裹言遂  
上赤兔馬首女子背上手提畫戟時止二更夜月微明放  
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侯成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一  
聲鼓響雲長當在去路大叫休走戰不十合布刺斜便走  
張飛引出一軍呂布無心戀戰只要衝路而走玄德自  
引一軍掣雙股劍來迎敵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身上只  
恐傷着不肯來突重圍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箭如雨點  
衆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來太急只得回下  
邳玄德收軍徐晃許褚歸寨端的不能走透一個布歸城  
中心內憂悶只是飲酒却說曹操圍城兩日不下忽報河  
內張揚出兵東市欲救呂布被部將楊醜殺之醜將頭欲  
獻水相却被張楊部將駐固殺之及投大城去了操遣史  
渙追敢之操聚衆將曰吾圍兩月不克下邳北有西涼之  
憂東有表繡之患使吾食無日味幸爾張揚自滅吾欲放

四卷



一盃酒婦入曰乾娘自便相待大  
官入奴却不當婆子曰正是與娘  
子洗手如何說這話云云坐定把  
酒來斟西門慶拿盃酒盞來云娘  
子滿飲此盃婦入謝曰多感官人  
厚意接酒在手飲過了那婆子又  
斟上酒西門慶曰不敢問娘子青  
春多少婦入曰奴家虛度二十五  
歲西門慶曰小子痴長五歲王婆  
曰大官入宅裡枉有許多那里討  
一個此得娘子西門慶曰小入命  
薄不曾招得好的王婆曰大官入  
先的娘子可好西門慶曰若是先  
妻在日家中有主那婦人問曰官  
人沒有大娘子幾年西門慶曰小  
入先妻沒了三年家爭七頭八個

小入只得出來那婆子笑曰官人  
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  
老身去吃茶西門慶曰張惜我  
見他果路妓之人不喜惟他王婆  
曰也有中官入意的麼西門慶曰  
只恨我緣分薄自不撞着王婆曰  
正好吃酒却又沒菜西門慶曰只  
願買來婆子笑曰若身直去縣前  
好酒買一瓶來你兩人不要動身  
王婆出了房門兩個自在房裡便  
斟酒來斟那婦入袖子在桌上一  
拂那雙筋落在婦入脚邊西門慶  
轉身下去拾便去那婦入綉鞋上  
捏一捏婦入笑曰官人你有心真  
個要勾當那西門慶跪曰只求娘  
子作成小生那婦入便把西門慶

布還都暫且息戰荀攸急壯曰不可吾觀呂布有勇而無  
謀今屢戰皆敗銳氣頓衰矣三軍以將為王將衰則軍無  
奮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急  
速攻之布必可獲也郭嘉曰其有一計勝如二十萬兵布  
雖勇不能逃也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乎嘉曰然操大  
喜差一萬人即決兩河之水諸軍皆居高原坐視水滄下  
邳下邳城中眾軍夜聞水聲飛報呂布曰吾有赤兔馬  
渡水如平地吾何懼哉痛飲美酒以待天時布因酒色過  
傷身體容顏瘦減取鏡照之大驚曰吾被酒色傷矣自今  
日斷之城中但飲酒者皆斬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數  
人盜去欲獻之德侯成知覺趕上奪回盡將後槽人殺之  
諸將合禮與侯成作賀成釀五六斛酒殺十餘口猪未敢  
就飲成先將酒五瓶猪一隻敬詣布前跪告曰托將軍虎  
威追得失馬眾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臘得數猪未敢先  
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吾禁酒汝釀酒吾將士會飲  
作兄弟同謀伐我也推出斬之高順等入告布怒曰故犯  
吾令理合斬之今看諸將面且打一百眾將哀告打了五  
十背花成歸盡棄其酒肉眾皆相謂曰此心變矣時宋憲  
魏續皆來探視成潸然下淚曰非公等則成死矣憲曰布  
只以妻為念視我等如草芥續曰軍圍城外水盡壕邊吾  
等死無地矣憲曰東門無水我等棄布而走若何續曰非  
丈夫也可擒布獻之吾等全身遠害成曰我因追馬受責  
布所倚仗者亦兔馬也汝二人獻門擒布吾先盜馬去而  
報曹公若何三人商議定了大策侯成暗來馬院觀其動  
靜見槽上人皆睡盜赤兔馬走東門魏續放出伴作追趕  
之勢來到操寨備言獻馬二事宋憲魏續揮白旗為號往  
備獻門操得消息押榜數十張令軍射入城去榜曰  
奉明詔征討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滿門誅戮如城



接起當時兩個就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二入雲雨纔罷云歌各整衣服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曰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交你來偷漢武大得知連累我不若我也去自首回身便走那婦人扯住曰乾娘既怒我兩個西門慶曰乾娘低聲婆子笑曰若要我饒怒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婦人曰便是十件好也依王婆曰今日為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婦人曰只依便了王婆又曰大官人這事已完了呼許之物不可失信西門慶曰乾娘放心並石失信三人又吃了幾盃酒那婦人起身曰武大將回奴自後門歸家去了王婆對西

門慶曰好手段麼西門慶曰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裡便取一錠銀子送來與你自此相辭去了那婦人每日過王婆家裡和西門慶恩情似漆心意如膠不到半月間街坊隣舍都知道了只瞞武大一個本縣有個入姓喬因為做軍在鄆州生養名叫鄆哥生的乖竟自來只靠賣些時新果品常得西門慶賞發盤纏那日提着一籃雪梨來尋西門慶有傍人說你要尋他在賣燒餅武大家裡鄆哥提了籃兒直奔茶坊裡去婆子問鄆哥你來做甚麼鄆哥曰要尋西門大官入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揪住曰小猴子人家各有內外鄆哥曰我

內上至將校下至庶民如獻呂布之首者重加官賞大將軍曹押字次日平明城外將校大小三軍一齊吶喊震動天地呂布大驚慌提畫戟上城各門點視來責罵魏續走透侯成欲待治罪城下望見白旗押在城上曹軍打城勢如雨點布自迎敵城內城外箭如飛蝗砲似驟雨從平明打到日中城外軍退布少憩樓中坐于椅上睡着宋憲趕退左右先盜其畫戟憲續二將齊上綁了呂布布急喚左右魏續殺散把白旗一招大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叫已生擒呂布也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就城上擲下呂布畫戟來大開城門一擁而入高順張遼都在西門水圍難出城上城下將士擁出皆被生擒陳宮就南門邊被徐晃捉了操差人入城不許劫掠良民操坐在門樓上使人請玄德同關張至樓上操令玄德坐于側操令提過一千人來呂布雖然身長

一丈被數條密縛作一團布叫曰縛太急乞緩之曹操唱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曰容伸一言而死操曰且少解寬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操曰本欲少緩王簿不從耳布見侯成魏續皆立于側布曰我待諸將不薄安忍反也憲曰聽妻言不用將計安得為厚布默然完擁高順至前操問曰汝有何言高順不答操怒命推下斬之押過陳宮來操曰公臺別來無恙宮曰你心術不正吾故弃之操曰吾心不正你如何事呂布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詭詐奸雄也操曰公臺自謂智謀有餘今竟如何宮頷呂布曰但此人不能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何如宮曰為臣不忠為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吾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于明公不在宮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吾聞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絕人之祀



去房裡便尋得出來。婆子曰：我屋裡那得甚麼？西門慶曰：乾娘真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燒餅的哥，哥發你，那婆子喝曰：誣說放屁。揪住鄆哥，打了幾下，便把雪梨籃丟出去。那鄆哥指着王婆罵曰：老咬虫，我不去說與他，他就不去。出采提了籃兒，逕逕來尋這個入，心是沒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婆計罟西門慶 淫婦藥  
鴉武大郎第二十四回  
可恨狂夫恋野花，因貪淫色受波渣。七身喪已皆因此，破業傾資總為他。半晌風流有何益，一般滋味不須誇。誰知編起蕭牆

肉，血污遍魂更可嗟。  
鄆哥被王婆打了，沒出氣處，逕來街上尋見武大郎，把根由說起。武大曰：如今我便去捉姦如何？鄆哥曰：你原來沒些見識。那西門慶了得，捉他不着，反吃頓拳。武大曰：却怎出得氣？鄆哥曰：你今日歸去，都不要發你，明朝少做燒餅出來賣，我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我先去惹王婆，他必來打我，便頂住那婆子，你便奔入房去。武大曰：有理。武大歸家，並不說起。次日飯後，挑了担兒出去。這婦人便在王婆房裡來，弄西門慶。武大街上會見鄆哥，曰：你只看我籃兒撒出來，你便奔

妻子之存亡，亦在于明公也。操有留戀之心，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步下樓，牽之不住。操起身泣而送之。宮並不同，願臨行。操與從者曰：即送公臺老母妻小。回許都者，此是操之好處。府中恩養，息慢者，斬。宮聞之，不言。仰頸受刑，衆皆下淚。操令以棺木盛之，遷葬許都。史官有廟讚云：後操養其母妻，生死無二志。丈夫何壯哉，不從金石論。空負棟樑材，輔主真堪敬。辭親真可哀，白門身死日。誰肯似公臺。又詩歎曰：

亞父忠言逢霸王，子胥刺目遇夫差。白門樓下公臺死，致令今人發歎嗟。  
又歎陳宮雖不識人，忠義之氣凜然千古。不識魚鰲不識龍，要誅玄德拒曹公。雖然背却蒼天意，誰似忠心映日紅。  
操送宮下樓，布哀告玄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帳下虜。不能出二言，而相實乎。玄德點頭。操知其意，令人押過呂布來。布曰：明公所患，不過于布。布今已服，天下不足憂矣。明公為步將，布為騎將，天下不足定矣。操回顧玄德曰：呂布欲何如？玄德答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卓乎？操領之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也。操令牽樓下縊之。布回顧玄德罵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操大怒，忽一人大叫曰：呂布匹夫何懼死也！視之，衆刀斧手擁張遼至，操教縊死呂布。然後梟首。有詩嘆曰：

夜讀三分傳，堪嗟呂奉先。背恩誅董卓，忘義殺丁原。倚仗英雄氣，不從忠直言。白門身死日，猶自望哀憐。  
宋賢有詩嘆曰：  
洪水滔滔浸下邳，當年呂布被擒時。空餘赤兔馬千里，謾有方天戟一枝。縛虎尚覺何太懦，養鷹休飽恨何疑。戀妻不納陳宮計，枉罵無恩大耳兒。



入去，鄆哥提籃走入茶房裡來，罵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打我，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鄆哥把籃丟出街上來，就把王婆頂住壁上，武大撞入茶房，那婆子見武大來，急叫曰：武大來了，婆娘正在房裡做勾當，西門慶鑽入床下去躲，武大搶到房門，叫曰：做得好事，婦人頂住門交，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出來，西門慶聽了，便鑽出來開門，武大待要揪他，被西門慶飛起右腳踢中心窩，撲地便倒，西門慶直走了，鄆哥亦去王婆房裡扶起武大口裡吐血，便叫那婦人把湯來救醒，兩個便從後門扶婦床上睡了，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和這

婦人做一處，武大一打倒五日不能勾起，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出去歸來，面頰紅色，武大氣得發昏，叫老婆來分付云：你姦夫踢了我心，你們却有快活，我死武二歸來，不肯干休，你若伏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說，你若不看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婦人聽也不回言，却來對王婆，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嚇得冷汗遍流，曰：怎生是好，王婆曰：你們都要長做夫妻，要短做夫妻，西門慶道：是如何，王婆曰：若是短做夫妻，只就今日分散，若武大好了起來，與他陪個不是，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出，又來相

二刻英雄譜

四卷

羅隱有一絕責玄德曰：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平原血未乾。玄德既知能啖父，爭如留取害曹瞞。

須臾，縊死呂布。時建安三年十二月也。武士獻上呂布首級，操命押過張遼來，操指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我兩人在濮陽那里相見，如何忘了。操大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只可惜火不大，若火大時，燒殺你這國賊，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遼引頸待誅，曹操劍下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于面前，二人救張遼者，乃是誰人，且聽下回分解。

曹孟德許田射鹿 第三十九回

劉玄德攀住曹操臂膊，雲長跪于面前，玄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可容留，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吾以性命保之，操擲劍笑曰：我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曹操親自釋遼之縛，自與衣穿，曰：縱使殺吾妻子，亦不記讐，遂逐降操，拜遼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張遼招安臧霸，霸聞呂布已死，張遼投降，遂引本部軍數百人降操，操皆賜金帛衣服，臧霸亦招安孫觀、吳敦、尹禮，來降，獨有昌稀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為琅琊相，孫觀等各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操將呂布妻小并貂蟬載回許都，盡將財帛分犒三軍，操離下邳還許都，路過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大，必當面君，畢，回來未遲，百姓稱謝，操馬上顧玄德曰：待公朝畢，還徐州未遲，百姓叩謝，操喚車騎將軍車胄，權領徐州大軍，仍令陳登副之，二人謝畢，自守徐州，操大軍回許都，出征人員，各各封官賜賞，

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引玄德見帝，玄德且朝服拜舞于階下，帝宣上殿，操奏前功，帝曰：卿何人，玄德不覺淚下，帝驚問曰：卿何傷感，玄德曰：適蒙

四卷



約這短是長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我有一計討些砒霜來教娘子贖一貼心咳的藥來却把這砒霜參在裏面把他毒死一把火燒得乾淨武二回來那里曉得待夫孝滿大官人娶在家去這個不是長遠夫妻西門慶曰此計神妙即去包砒霜來把與王婆王婆叫大娘子我教你下藥法度如今武大交你看話他便把小心心他他叫你討藥吃便把砒霜調在藥裡灌將下去他必然斷腸一叫一聲你把他蓋了預先燒一鍋湯蘸着抹布他若七竅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痕跡却將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那婦人曰只是奴手軟了

聖問因此傷感臣先祖宗支乃是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先祖劉貞封涿鹿縣陸城亭侯因耐金失侯家緣流落臣有辱先祖因此下淚帝勅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卿宣讀

漢景帝生十四子第七子封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昂昂生潁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緄緄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祁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必必生潁川侯劉達達生豐靈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雄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子也

帝非世譜之德乃帝之皇叔也帝亦下淚請入偏殿却敘叔姪之禮帝暗思曹操弄權國務大事分毫無得由朕今得此英雄之皇叔天指路矣帝詔御宴相待令曹操擬定

王婆曰你只敲壁子我來打點西門慶曰你們用心整理明日回報去了婦人歸來坐在床邊假哭武大曰你因何哭婦人拭淚說曰我要贖一貼藥來醫你只怕你疑忌不敢去贖武大曰你救得我前事一筆都勾快去贖藥救我那婦人叫王婆去贖藥來把與武大看了說曰太醫交你半夜裡吃了些汗明日便好婦人點上盞燈燒了一鍋湯半夜裡把那貼藥煎了篩在碗內將砒霜傾做一處送上樓來扶起武大便把藥灌武大吃了一口說大嫂這藥好難吃婦人曰只要病好武大再吃第二口時被那婆娘都灌下去便放倒武大說

官爵操拜玄德左將軍之職封宜城亭侯玄德拜謝恩出朝曰此皆稱劉皇叔操回府荀彧等一班兒謀士入見操曰今天子認劉備為皇叔恐無益于王公乎操答云玄德與吾結為兄弟安肯外回耶劉曄曰吾觀玄德世之傑士非池中之物也操曰好亦結三年交惡亦結三年交好惡吾自有主意于是操與玄德出則同坐則同席美食相分恩若兄弟程昱入說操曰今呂布已滅天下震動可行王霸之機乎操曰未可朝廷股肱尚多不宜輕舉吾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昱曰丞相之意深可見矣一日操揀選良馬名鷹後大弓矢俱備先令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守四時出郊以示武于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若出田獵其利有四陛下久處深宮神力疲倦馳騁于弓馬之間與神暢體其利一也耀武揚威以示四方其利二也軍閑則



曰吃下這藥肚裡疼起來當不得  
了那婦人便扯過被來蓋着云木  
醫分付交我與你發汗武大要  
說時這婦人便跳上床來騎在身  
上紫紫按住被角武大噁了兩聲  
腸斷死了婦人揭起被來見武大  
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慌跳下床敲  
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來便把抹  
布上樓來先把武大唇上抹得血  
跡乾淨扛下樓來穿了衣裳將被  
蓋在屍上王婆自歸那老婆假哭  
起來次日五更西門慶來問王婆  
報知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買  
棺材王婆曰團頭何九叔他是個  
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  
殮西門慶曰我多把銀子買他便

了王婆曰大官人不可遲候西門  
慶去了王婆買了棺材香燭紙錢  
回來鄰舍坊廟都來吊問那婦人  
掩面假哭眾鄰舍明知此人死得  
不明不敢問他各自散了王婆去  
請團頭何九叔九叔先撥大家來  
整頓却到己牌走到紫石街迎見  
西門慶叫曰何九叔那里去何九  
叔答曰小人去殮武大郎屍首西  
門慶曰借一步說話何九叔跟着  
西門慶來到酒店裡坐下西門慶  
交取酒食來兩個吃了取出十兩  
銀送與九叔九叔曰小人無功何  
敢受賜西門慶曰九叔請收殮武  
大郎屍首凡事周全遮蓋何九叔  
曰此是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

困則生疾奔走無逸其利三也自天子至于公卿不可  
不習射以生力其利四也帝即上逍遙馬帶雕弓金鏃箭  
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各持  
兵器引數十騎隨鑾駕出許昌百姓見關張跟在背後看  
了人馬兵器無不稱奇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眾與  
天子獵于許田操令軍士週圍排二百餘里操與天子只  
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心腹之人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  
敢近前各帶一副弓箭惟天子可帶雕弓壺中所插之箭  
各有號帖惟天子用金鏃箭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  
德起居道傍帝曰朕要看皇叔今日射獵玄德謝畢上馬  
忽見草中趕起一兔帝令玄德射之一箭正中其兔帝亦  
稱賀玄德拜謝上馬轉過土坡忽見荆棘叢中趕出一隻  
大鹿正中而來帝連射二箭不中帝頭操曰卿射之操就  
討天子雕弓金鏃箭扣滿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眾群臣將

杖皆謂天子射中踴躍而來同呼萬歲曹操縱馬而進  
于天子之前以迎當之眾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別  
起卧蚕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使出要斬曹操玄德會  
其意搖手送目不肯令出關公是仁義之人見兄如此便  
不敢動操視玄德玄德慌欠身稱曰丞相神射世之罕及  
操笑曰是天子洪福耳馬上與天子賀罷不還雕弓就懸  
帶之老臣無不嗟呀圍場已罷宴于許田天子促歸于是  
駕回許都各自歸歇玄德與雲長曰你今日何躁暴也雲  
長曰欺君罔上之賊其實難容身欲與國家除害兄何止  
之玄德曰投鼠忌器耳操起姦計自奏天子出許都圍獵  
將帝時時窺視操心腹之賊牙爪極多倘失大事而未成  
功有傷天子罪及坐我等也吾故止之雲長曰今日不殺  
此賊後必有禍矣玄德曰宜秘之不在話下却說漢獻帝  
駕還宮中至晚哭訴與伏皇后曰朕自即位以來姦雄四



西門慶曰九叔不受便是推却何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李郭之亂常人不受之苦吾與汝九叔懼怕西門慶是刁徒只得受董皆嘗之初意得曹操以為扶社稷之臣今獨專國政此賊節生奸計專權弄國分毫不由朕躬殿上見之有若芒刺今在圍場上自迎呼萬歲早晚必奪天下吾夫娘二人未知死于何所也伏皇后曰公卿子孫四百餘年乃食人祿者竟無一人效股肱之力而救國難乎言訖天顏共哭忽一人自外入殿曰汝夫妻休憂我舉一人以安社稷帝視之乃是伏皇后之父國丈伏完也帝掩泪而問曰國丈知吾腹中之事也完曰許田射獵之事誰不見操賊有奪天下之心真乃是趙高也帝曰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出門下誰肯盡忠而討賊耶完曰若非國戚不敢相告老臣無權難舉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也帝曰舅氏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若一洩為禍不輕臣有一計可令董國舅盡力保駕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鄆哥報知武松 武松殺西

門慶第二十五回

却說何九叔看了武大屍首跌倒在地下眾大家扶住漸覺甦醒兩個大家攪回家裡床上妻子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云你不要煩惱我却先去武大家入殮巷口迎見西門慶請我去吃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云所殮屍首九事遮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妻是個不良婦人心裡疑忌揭起千秋幡看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出血定是中毒待要糊塗提入棺殮了魯齋武大有個兄弟便是景陽崗上打虎武都頭最是利害倘或早晚歸來此事必然要發我故將舌頭咬破噴出血來詐作中毒擡回今叫大家

董承密受衣帶詔 第四十回

伏完曰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暗賜董承可于帶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此可以晝夜策之帝曰然伏完出朝帝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令伏皇后縫于玉帶紫錦襯內自穿錦袍自繫玉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躬夜來與后說灞河之苦論舊日之功朝夕思慕可伴朕于宮中閑步散悶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設供具帝焚香拜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二十四帝繪于兩邊帝指而問曰吾祖何人也承曰乃陛下開基創業漢高祖皇帝何為不識帝曰吾祖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安得不知帝曰卿試言之承曰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白蛇於芒碭山中起義兵而



自去險了，若是停喪在家，其中無事，若是他要燒屍，必有燒燬，到臨時只做着棺，拿了兩塊骨，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証見他若回來，不問便罷，倘有此破綻，只得証明却說大家自來武大家入殮，回報曰：「只三日出殯，城外燒化。」大家各自分錢散了。第三日，衆大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隣舍相送，婦人一路假哭到化入場上，便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挺陌紙錢來，到玉婆和那婦人曰：「九叔且喜貴籍沒事。」九叔曰：「小人前日買了大餅，不曾還錢，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玉婆曰：「九叔如此志誠，九叔把紙錢燒了，曰：「娘子，和乾娘自

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成四百年大漢天下，立萬世之基業。帝歎曰：「視父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何大損益之不同也。」承曰：「高皇帝英雄之君，不世出也。」帝指左右輔曰：「此二相何人？」立于吾祖之側，承曰：「上首乃留侯張良，下首乃鄼侯蕭何。」帝曰：「此二人何功？」立于側，承曰：「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功。」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蕭何鎮國家，無百姓給糧餉，不絕糧道。高祖常念其德，帝曰：「真社稷之臣也。」正當配享，帝回顧左右較遠，密與承曰：「卿當立于朕躬之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忘，無可爲贈，卿當衣此袍。」承曰：「此帶常似在朕之左右也。」帝解袍帶賜之，帝密語曰：「卿可仔細觀之，勿負朕意。」承拜謝，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操心腹人，去報操曰：「今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速入朝來看。」虛實，承出閣過宮門，操止來，急無躲路，立于階側，慄然驚恐。

宜穩便，小人自替你照顧婦人，和婆子，祇謝回去。何九叔揀兩塊傷損骨頭，去他內洗着，那骨頭酥黑，九叔藏歸，把紙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且說那婦人每日和那西門慶在樓上取樂，却不顧外人知道。這街上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常云：「樂極生悲，光陰迅速，又四十餘日。」武松自從盜送車仗到東京交割，討了回書，轉到陽谷縣交完，往哥家來，見了靈席，心內驚嚇，叫聲嫂，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聲，奔後門走了。婦人慌忙洗落胭脂，穿上孝衣，假哭出來。武松曰：「嫂，休哭，且問我哥

操問曰：「國舅何往？」承曰：「適蒙天子宣賜錦袍玉帶，操頤之曰：「有何緣故，賜與衣帶？」承曰：「因其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此賜之。」操曰：「解帶吾看。」承因見帝動靜，疑有密語，恐操看破，乃作艱難之狀，操令左右急解下來。操看了，大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錦袍下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裏面，望日影中，細詳看之，看畢，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何如？」左右稱美，操曰：「與吾穿之，別有回賜。」承告曰：「君恩不可輕也。」操曰：「你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急答曰：「小人焉敢承當萬死，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汝受君賜，吾何奪之？」故相戲耳。操遂說袍帶還承，承辭操而歸。到家，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以目送我，以手指我，必有意耳。」今裏外不見踪跡，何也？是夜不能寢，尋思良久，承曰：「尚有玉帶可觀，其面乃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爲



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那婦人曰：你哥，害急心，疼病了九日，醫治不得，身死撒我，好苦。武松曰：我哥，從來無以症，如何心疼便死？王婆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誰保得長？後事，婦人曰：不是這個乾娘看顧，誰肯來幫我？武松曰：如今埋在那里？婦人曰：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把出燒化了。武松曰：哥，死得幾日了？婦人曰：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半晌，便出門去，換了素衣，身邊藏了一把尖刀，取些銀子，叫土兵買祭物香燭，到家安排祭食。武松就靈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食，高聲痛哭，拜曰：哥，陰魂不遠，今日死後，不見分明。

襯不知其故，于卓上展轉尋之，不覺疲倦，伏見而寢，忽然燈花卸落，于帶鞋上燒着，白襯承驚醒視之，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取刀拆開視之，乃密詔也。承大驚，詔曰：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者操賊出自閭閻，濫叨佐輔之培，實有欺罔之罪，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爵，皆非朕意。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元老，朕之至親，可念高皇創業之艱難，糾集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姦黨，復安社稷，除暴于未萌，祖宗幸甚。愴惶破指，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令有負。

建安四年春三月 日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行坐不安，寢食皆廢，心中煩惱，默自悲慘，將詔藏于袖中，獨步至書院，再三觀看，無計可施，遂將詔放于几上，尋思滅操之計，思量未定，伏几而睡。將及半晌，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不敢阻，子服素與董承交厚。

你若負屈被人害死，托夢與我替，你報仇，把酒奠了，燒化紙錢。武松就靈前睡至三更時候，武松奮來，覆去睡不着，看那靈前燈，半明半滅，坐席上嘆氣說我的哥，生時懦弱死，不分明，只見靈柩下捲起一陣怨氣，來冲透武松毛髮，皆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席下鑽將出來，叫声兄弟，我死冤枉，武松却待向前再問，怨氣散了，不見武松，尋思是魂，非夢想我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終正報我，被我神氣冲散，天色漸明，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梳頭完了，婦人下樓來問叔，夜來如何煩惱？武松曰：哥，死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曰：

逕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觀之，藏於袖中，遂大叫曰：你好自在，到睡得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体，手脚荒張。子服曰：汝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而告曰：若兄行此漢室宗親，並皆休矣。子服曰：吾戲汝耳，吾祖父累受漢祿，安忍負之？吾願助汝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誠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具子蘭與吾至厚，說之必同力滅賊。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之人，必能順我。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種輯吳碩二人相探。承曰：此天助也。教子服隱于屏風後，暫避之。承接入書院坐，茶畢，輯曰：田獵回來，君懷恨乎？承曰：雖有怨恨，無可奈何。碩曰：若有協助者，吾誓殺此賊。種輯曰：與國家除害，至死無怨。王子服從屏風後。



央及王乾娘去買武松曰誰來收  
 殮婦人曰團頭何九叔殮擡出去  
 武松聽罷帶土兵運到何九叔家  
 來九叔聽得武松來嚇得手脚脚  
 乱急取前銀和骨殖藏在身邊便  
 出迎接曰都頭幾時回來武松曰  
 昨日方回有句閑話請尊叔同往  
 一叙到酒店坐下排酒席來武松  
 提酒請九叔吃有數巡舉出尖刀  
 來對九叔曰小人僉疎你曉得冤  
 有對頭債各有主你要笑說俺哥  
 死的緣故便不干汝尊叔若有半  
 句差錯我定不饒何九叔袖子取  
 出一個袋兒放在桌上曰都頭息  
 怒這袋兒便是一個大証見武松  
 打開看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銀

出曰汝一人殺曹丞相國舅便是證見種輯怒曰忠臣不  
 怕死怕死不忠臣吾等死作漢鬼不似你何黨也承笑曰  
 吾等正為此事欲見二公今天使至願必酌矣董承袖中  
 取出詔書與輯碩觀之二人下淚輯曰何不早圖之承遂  
 請書名于服曰只此少待吾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  
 二人並入蘭書名承入于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  
 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  
 門外見賜錦袍玉帶而回何故推病耶吾非為舖飯而來  
 欲見一面回西涼州去何太薄情而外我門吏又報言騰  
 發怒承起身曰諸公少待吾暫出見便到承速接上廳禮  
 畢坐定騰曰其為西番不時入寇特來朝賀就因添助人  
 馬今欲回程想國舅是元老大臣故來相辭何故推托而  
 不見耶承曰微軀實感微疾故不及接待負罪若山海也  
 騰曰面帶春色非有病者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起嗟嘆

子便問曰這東西怎的是証何九  
 叔曰正月二十二日王婆來喚小  
 人殮令兄屍首行到巷口迎見西  
 門慶邀我去店吃酒送我銀十兩  
 分付若去殮屍諸事遮蓋小人看  
 大郎屍首七竅內淤血口唇上有  
 齒痕係是毒死不敢言詐作中  
 毒沃婦家只教大家殮了第三日  
 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  
 紙錢去使轉王婆并令嫂暗拾了  
 這兩塊骨頭寫着年月日併扛喪  
 人姓名這便是小人口詞了武松  
 曰姦夫是何人何九叔曰可問鄆  
 哥魯和令兄去捉姦武松曰既然  
 有這個人時一同去尋到鄆哥  
 家裡相見武松便問情由鄆哥曰

下堦曰皆非枉石之才也承見騰言感動再邀回坐問曰  
 公笑何人非枉石之才騰曰田獵之事吾尚氣浦肺腑汝  
 乃國家元戚猶自殮于酒色而不思報本安得為皇家枉  
 石之才也承恐是詐故歎曰曹丞相乃樑棟也吾何能及  
 焉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正人耶承曰身目較近請公  
 低聲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與論大事又欲起身承緩  
 言相探騰果忠義承曰請公看一物以見某之動靜遂邀  
 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流血騰  
 曰汝若有內助之心吾即統西涼之兵以為外應承請諸  
 公與騰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軟血為盟騰  
 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指坐上六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  
 諸矣承曰朝中大臣少得忠義兩全之人也若不得其人  
 則反相害矣騰教取鴛行鷺序來騰檢到劉氏宗族乃拍  
 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大事必成矣眾皆問曰其等未



我因去賣雪梨，尋西門慶人說他，在王婆茶房裡直言無隱和令嫂做一處，我去尋他，那王婆不讓我進去，把我打幾下，我出來去尋令兄，說知備細商量，次日去捉姦夫，西門慶開了房門，把令兄一脚踢倒，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六七日，說令兄死了，武松聽罷，曰：「你這話是實，便把兩個帶到廳上，知縣問曰：『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証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併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官吏與西門慶都有手尾，因此同計較，說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曰：『武松自古云：捉姦見雙。』

捉賊見賊，你哥，屍首又沒有，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謀殺人公事，你不可造次。武松取出兩塊酥黑骨頭，一張口詞，告曰：『覆相公，這個不是小人捏出來的，知縣看了曰：『你且收去，待我與你究問。』九叔鄆哥被武松留住房裡，西門慶却使心腹人來縣裡許官吏銀兩，次日武松稟過知縣，究問知縣貪墨賄賂，說云：『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這事不明白，難以對理，不可造次。』獄吏便云：『都頭人命，便要屍傷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問。』武松曰：『不准所告，却有理會。』交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鄆哥吃，留在房裡，自帶四個土

必有人將軍欲用誰耶。馬騰不知言出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青梅會上論英雄 第四十一回

董承等問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漢室皇叔，今與曹操作爪牙，安肯行此事耶？』騰曰：『吾觀玄德有殺操之心，前日圍場之中，操迎萬歲之時，雲長背後欲殺之，玄德以目視之，閉公遂退去，非不欲圖之，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無不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各得于心，再容商議。』眾皆散去。次日黑夜裡，董承懷詔，逕往玄德家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董承驚訝曰：『國舅何來？』請入小閣坐定，關張立于面前，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正當其理，只恐曹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曰：『深荷厚恩，命取酒食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公，將』

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獨某立于將軍之側，足見動靜。』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容耳。』承聞之，掩面而哭，玄德問其故，承曰：『漢朝若得雲長心地之人為股肱，何憂不太平也？』玄德又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亦何憂哉？』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某故剖衷以言之，公何足詐也？』玄德曰：『正恐有詐，故相戲耳。』于是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長水校尉神輅，三昭信將軍吳子蘭，四工部侍郎王子服，五議郎吳碩，六西涼太守馬騰。玄德曰：『既承明詔，萬死不辭。』承曰：『請書大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再尋三人共聚，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洩。』其議到五更，相



兵賈猪首鵝鷄酒果來到家中武松叫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下樓武松曰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衆隣舍我今特來把盃酒相謝遂喚士兵先去烹前點燭焚香列下一陌紙錢鋪下酒食果品交兩個前後把門武松便叫嫂來陪客我去請隔壁王婆西隣姚二郎姚文卿對門胡正卿隔壁張公衆人依次坐了武松下陪便交士兵把前後門閉了武松說曰衆高隣休恠胡亂相請衆隣舍曰小人們都<sup>這酒也</sup>不曾與都頭洗泥<sup>不是快活酒</sup>接鋒到來反擾武松笑曰只是微禮酒至三巡武松掣出尖刀左手拿住嫂子右手指定王婆便曰小人

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並不傷犯衆位若有一位先走交他吃我一刀衆隣舍曰我們不去武松看着嫂罵云你這淫婦把我哥性命謀害婦人曰叔好沒道理你哥自害心疾病死干我甚事武松怒把婦人提將起來踏住右手拔刀指定王婆罵老猪狗送實說那婆子曰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交士兵取紙筆把刀指着胡正卿曰相煩你與我聽寫正卿曰小入便寫武松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撒兩撇婦人忙叫叔且饒我起來說武松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前那婆娘驚得沒實招說了一遍王婆曰你先招了我如

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自己澆灌雲長曰兄不審心于弓馬以取天下而學小人之事玄德曰非汝所知也雲長但閉着春秋左傳或演習弓馬次日閑張不在玄德正澆菜許褚張遼引十數人慌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玄德便行玄德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請玄德只得隨一人入府曹操正色言曰在家做得好事說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遣耳操仰而大笑曰適來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被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同邀賢弟小亭一會以洽其情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貯青梅樽盛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

掛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賢弟知變化否玄德曰未知也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吐霧興雲翻江攪海小則埋頭伏爪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藏伏于波濤之內龍乃陽物也隨時變化方今春深龍得其時與人相比龍發則飛升九天人得志則縱橫四海龍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之英雄果何人也請試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休謙胸中必有主張玄德曰備明恩相得仕于朝英雄豪傑實有未知操曰不識者亦聞其名願以世俗論之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為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手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淺謀無斷乾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乃疥癬之輩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為英雄操又



何賴得過也只得招認了武松交  
 正卿把這婦人和婆子口詞都寫  
 了，綁了王婆，將口詞藏在懷裡，拖  
 過這婆子，也跪在靈前。武松曰：哥  
 魂靈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仇。  
 叫士兵把紙錢燒化，那婦人被武  
 松揪倒，扯開衣裳，把尖刀割開胸  
 脯，取出心肝，并頭供養武松。叫士  
 兵取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有  
 旁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隣  
 舍都上樓坐了，那婆子也押上樓  
 去，着兩個士兵在樓下守着武松。  
 將婦人頭到西門慶藥舖前，問大  
 官人在宅麼？主管曰：與相識去。  
 獅子橋下酒樓上吃酒。武松奔到  
 酒樓上，認眼見西門慶，一財主

對坐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  
 松入前，打開那顆人頭，西門慶認  
 得是武松，便跳上樓，搵見下面，是  
 街跳不下去，心裡正慌，武松跳在  
 桌上，把盞碟踢倒了，雜人各散。西  
 門慶見來得兇，飛起右腳，踢中武  
 松右手，却被武松從脇下攢入，扯  
 住西門慶左腳，倒撞落在街上。兩  
 邊人大驚，武松提了淫婦人頭，將  
 身望下跳在街上，捨了刀，看這西  
 門慶跌得半死。武松口一刀割下  
 頭來，把兩顆頭提回，供養在靈前。  
 請高隣下樓來，婆子押在前面。武  
 松對四家隣舍云：我還有句話對  
 你們四位說。英雄相聚，滿山寨好  
 漢同心，赴水涯，正是古今壯士談

二刻英雄譜

笑曰：劉表酒色之徒，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  
 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又笑曰：孫策藉父之名，黃  
 口孺子，非英雄也。玄德又曰：益州劉季玉，可為英雄乎？操  
 大笑曰：劉璋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玄德曰：如張繡、  
 張魯、韓遂、馬騰等輩，皆可為英雄否？操鼓掌大笑曰：此皆  
 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捨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  
 英雄者，胸懷大志，腹隱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  
 之志，方可為英雄也。玄德曰：誰可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  
 指自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言未畢，霹靂雷聲大  
 雨驟至，備自己手中匙筋盡落于地。操見玄德失筋，便問  
 曰：為何失筋？玄德答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一震之威，  
 乃至于此。操曰：雷乃天地之聲，何為驚怕？玄德曰：備自幼  
 懼雷聲，恨無地而可避。操乃冷笑，以玄德為無用之人也。  
 曹操雖奸雄，又被玄德瞞過，有詩曰：  
 綠蒲園林春已終，曹劉對坐論英雄。玉盤堆積青梅滿，  
 金盞飄香酒濃是。筋落時知肺腑，風雷吼處動心胸。  
 樽前一語瞞奸操，鐵鎖衝開走蜃龍。  
 又蘇東坡詩曰：  
 身外浮雲更有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哭，  
 多少人間落筋人。  
 大雨方止，有兩人手提寶劍，搶入後園，直至亭前。左右皆  
 當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也。原來二人在城外射箭，方回聽  
 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探。知在後  
 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  
 按劍入鞘。曹操問二人何來，雲長答曰：聽知丞相和兄飲  
 酒，持來舞劍，以助一咲。操知其意，笑曰：此非鴻門宴安用  
 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  
 謝，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論驚殺我兩個，玄德

四卷

上



英勇猛烈強人仗義忠且聽下面  
分解

○母夜叉坡前賣淋酒 武都  
頭遇救得張青第二十六回

武松對回家隣曰小人因與奇  
報仇雖死不怨小人此去存亡未  
保我哥靈席就令燒化今去縣裡  
首告休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  
人送實証明即帶婆子并兩顆頭  
縣裡來此時陽谷縣衙裡看的不  
計其數知縣聽得先自駭然隨即  
升廳武松押那玉婆一千人在廳  
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  
在階下武松取出馮的口詞告說  
一遍知縣先問了玉婆口詞一般  
供說四家隣舍指認明白縣官念

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  
去一遭便喚該吏商議把這招狀  
改作武松因祭敵亡兄武大有嫂  
不容祭祀將靈床推倒典嫂聞毆  
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  
通姦前來強護因而聞毆身死馮  
了招文將這千人犯解送東平府  
來府尹陳文昭把申文及各人招  
擬看過將武松換了輕枷把婆子  
換一面重枷禁在牢裡如漢自然  
憐武松有義氣烈漢招稿改輕使  
個心腹費了公文東京投下刑部  
官看了公文招詞直直過省院官  
緣下罪犯擬王婆生前造意唆誘  
通姦主謀殺武大性命唆使本  
婦下藥毒死親夫文令本婦趕逐

以落筋事說與關張關張不解玄德曰吾之學圃懼雷其  
理頗同曹操奸詭之人早晚必有人在此窺覷吾種菜之  
故欲使操知我無用失匙筋者蓋懼操言我亦英雄矣予  
欲答未能忽一聲雷震只說怕雷使操看我如同小兒不  
相害也關張曰兄之高明遠見曠過曹操也操次日又請  
玄德叙話正飲間人報曰蒲籠去體察袁紹而回操召入  
問曰吾差汝去河北採訪民物何如籠曰民物如故公孫  
瓚已被袁紹破了玄德曰願聞其詳籠曰瓚與紹戰不利  
退守冀州築城圍圈上建樓可高十丈名曰易京樓京  
樓在保定府雄  
縣境南臨易水積穀二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被  
紹圍者眾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指望人救  
不肯死戰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者瓚勢孤求救于張燕  
約以舉火為號裏應外合正去下書差去之人被袁紹擒  
之至夜袁紹却來城外放火瓚以為張燕救兵至自領兵

出城接應伏兵四起軍兵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  
地道直入堦所居之樓下放火焚燒瓚無走路先殺妻子  
然後自縊遂被一火焚之今袁紹得瓚軍馬聲勢大震紹  
弟袁術在淮南驕奢不恤將士眾皆背叛術使人歸帝號  
與袁紹紹始牛北方登基紹使人取玉璽術約親送到見  
今棄淮南欲歸河北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乞丞相作急  
圖之玄德起身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  
路截住擊之術可擒矣操喜曰來日奏帝便教發程次日  
宣玄德面君操差朱靈路昭引兵五萬令玄德總督去拿  
袁術玄德辭帝帝泣送之玄德到家星夜收拾軍器鞍馬  
掛了將軍印催督便行董承趕出十里長亭送玄德玄德  
曰國舅宦耐其此行必有變的自當馳書相報也承曰公  
宜留念勿負帝心相眷也二人分別關張在馬上問曰兄  
長今番出征何故如此之慌速玄德曰吾乃籠內鳥網中



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命峻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厲。慶死武松係報兄仇。聞殺西門慶。姦夫人命。只春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人犯。釋放寧家。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取出武松。開了長枷。脊杖四十。釘枷。臉上刺兩行金印。送配孟州牢城。其餘人犯。各放寧家。取出王婆。推上木轎。推出長街。刷死示眾。武松上行。枷舊。隣姚二之家。家私銀兩。贈與武松。作盤纏。各自別去。兩個公人。知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小心扶持。武松見兩個小心。但過舖店。便買酒肉。相請行。二十餘日。來到十字坡邊。見一酒店。

魚。此一行如魚遊大海。鳥入青霄。不受羅網中之羈絆也。曹公只可同憂。不可同樂。若心一變。死無地矣。關張慌催。朱靈。昭軍馬速行。時郭嘉考較錢糧。方回。知曹公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人諫曰。丞相令劉備督軍。何意操曰。欲截表術。耳程昱曰。昔日令劉備為豫州牧。時其等來諫。丞相不聽。今日又與之兵。乃放龍入海。縱虎歸山。後欲治之。其可得乎。郭嘉曰。備有雄才。又得民心。關張皆有萬人之敵也。以嘉觀之。非久為人之下者。其謀不可測也。古人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以兵與之。如虎添翼也。丞相可察之。操曰。吾觀劉備。閉中學圃。醉後畏雷。亦非成事業之人。何憂之有。程昱曰。學圃者。故瞞丞相耳。畏雷聲者。非其本情也。丞相明照天下。何被劉備瞞過。操頓足曰。吾被此人欺詐。何人與吾星夜擒之。一人昂然而出曰。某只用五百軍。縛劉備。關張獻于府下。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關雲長襲斬車胄 第四十二回

懸檻邊坐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見頭插釵環。髮插野花。那婦人起身迎接。武松看那婦人。但見。眉橫殺氣。眼露兇光。輻軸般。全腰肢。捧接似。桑皮手脚。厚鋪着。一層膩粉。遮掩頑皮。濃搽着。兩臉胭脂。直侵亂髮。紅裙內。班。爛裹肚。黃髮邊。絞緊金釵。鋼。牢籠。魔女臂。紅衫。照映。夜。又。精。那婦人說曰。客官歇脚去。公人和武松入到裡面。公人曰。這裏沒入看見。且與你寬柳吃酒。那婦人曰。客官打多少酒。武松曰。酒一桶。肉切五斤。婦人曰。有好大饅頭。武松曰。也把二三十個來。點心。那婦人托出一桶酒。兩盤肉。一籠饅頭。放。

要去。趕玄德者。乃虎賁校尉許褚也。操大喜。遂命許褚帶領五百軍。連夜來趕。却說關張正行之次。只見塵頭大起。謂玄德曰。此必是曹公追兵至也。遂下定營寨。準備令關張各執軍器。立于兩邊。許褚至近。見嚴整軍兵。入見玄德。玄德曰。校尉來此。何幹。褚曰。丞相命。特來請將軍回。別有一語。平。你回去替我稟覆丞相。程昱郭嘉。累問我取金帛。不曾相贈。因此結怨在心。故於丞相前。以謔言害我。故令你趕來擒吾。吾若是無仁義之輩。就於此間砍你為肉泥。但吾感丞相大恩。未嘗忘也。你當速回。代吾以善言答覆。許褚見關張。以目視之。連聲應諾。而退。遂行。許褚回見曹操。將玄德言語。細說了一遍。操喚程昱郭嘉。責之曰。汝于劉備處。覓金帛不從。因此含怨于心。每于吾前。謔言譖。



在棹上，公人掣起來便吃。武松取個拍開着曰：「酒家饅頭是入肉的是狗肉，婦人嬉，笑曰：「清平世界，那裏有入肉饅頭？我家饅頭是牛肉的。」武松曰：「我聽得江湖上說云：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過肥的切饅頭，瘦的去填河。」婦人曰：「並無此話。」武松曰：「我見這饅頭餛飩肉有幾根毛，似人下處的一毛一般，以此疑忌。」娘子你丈夫怎的不見婦人曰：「我丈夫做客未回，武松曰：「你獨自一個，須冷落那婦人，便應曰：「客官要歇，就在我家不妨。」武松聽了，肚裡尋思：「這婦人不懷好意，又曰：「娘子，你家這酒淡薄，還有好的，盪過幾瓶。」婦人曰：「有十分好酒，就

之。此何理也。程昱郭嘉以頭頓于地曰：「丞相又被也瞞過了也。」操笑曰：「彼既去矣，若再追恐有怨恨，吾不恠汝等汝等勿疑。」二人辭去。此事曹公半疑半信，却說馬騰見玄德去了，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却說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胄出迎，公宴了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回家探視老小，打聽袁術事情，知術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術勢甚衰，乃作書歸帝號于袁紹書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懦弱，政在家門，豪傑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土符瑞炳然，今兄據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今納上帝號，請兄早即帝位，共享萬世之洪基，不可失此機會。傳國璽，續當獻上弟術百拜。袁紹亦有尊國之心，故令人召袁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

奉來。武松曰：「最好，只宜熱盪。」婦人自忖：「這個賊配軍，正是該死，到要熱吃這藥，却是發作得快。」把來篩做三碗，便曰：「客官試嘗這酒。」兩個公人只顧拿起來吃了。武松便曰：「娘子，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那婦人入去，却把這酒澆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咂曰：「好酒，那婦人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曰：「醉倒醉倒，那兩個公人，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詐倒在棹邊，那婦人笑曰：「着了，便叫火家快出來，裡面跳出兩個蠢漢來，先把兩個公人扛進去，又欺扛武松，不得轉動，那婦人喝曰：「你二人只會吃飯，全沒此用，親自動手，脫去綠紗衫，便來

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玄德知表術來到，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着先鋒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取紀靈兩員將，聞無半合，張飛大叫一聲，鎗刺紀靈于馬下。敗軍奔走，表術自引軍來，聞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與術相見，在門旗下。青術曰：「汝反逆不道，吾今敬奉明詔，前來討汝。當束手投降，引見曹丞相，免汝罪犯。」袁術罵曰：「織席編履小輩，安敢輕我，引兵趕來。」玄德退步，兩路軍殺出來，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高山雷薄陳蘭劫盡糧草，料玄德迤邐趕來，袁術四下無路，欲回壽春，又被群盜所襲，術乃駐于江亭，只有一千餘衆，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止有麥屑三十斛，分派與軍士，家人無食，多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乃求蜜水止渴。庖人曰：「止有血水，安得蜜水。」術坐于床上，大叫一聲，倒于地上，吐血斗

一、川、志、佳、音

四卷

十三



把武松好丈夫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婦人兩手攏來當胸前樓住却把兩隻手挾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打得好要在婦人身上那婦人大叫起來兩個漢子急向前武松大喝一聲驚得呆了婦人只叫好漢饒我那里敢掙挫只見門前一人跑將進來叫曰好漢息怒且饒恕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巾身穿白布衫生得三額骨恪臉兒微有幾根鬚鬢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說曰願聞好漢大人武松曰都頭武松便是那人曰莫是景陽崗打虎的武都頭武松曰是那入納頭便拜曰聞名久

餘而死時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強暴枉誇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獨卧空床吐血亡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璆盡殺之璆得玉璽赴許都獻曹操大喜封徐璆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却說玄德知袁術已死寫表申奏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玄德見一路人民流散早竟有仁民之念隨處招諭復業來還徐州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曹操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此退二人荀彧曰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操曰此計有理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旨請陳登商議登曰此事極易憑將軍神機何慮劉備可令軍伏于甕城邊只作接劉備待馬到來一刀斬之其在城上射

矣今幸拜識武松曰你是婦人丈夫那人曰是小人渾家有眼不識泰山彌犯都頭望乞恕罪正是自古拳頭輸笑臉沒來禮數服奸邪只因義勇真男子降服克頑母夜叉

武松聽說忙放婦人那人便交婦人穿了衣裳快來拜都頭武松曰冲撞阿嫂休怪敢問高姓大名那人曰小人姓張名青原是光明寺種菜園子為因事做性起把僧殺了把火燒做白地後來沒對頭小人在此大樹坡下剪徑一日有個老兒挑担子過來小人搶出和他併開二十餘合那老兒見小人手脚活便帶小人歸去把女兒招贅

任後軍大事濟矣即差人去請玄德陳登回見父言車胄奉曹公鈞命欲殺劉使君珪曰吾兒可先報玄德登曰兒子已定了計也珪曰玄德仁人也登領父命來報玄德正迎着關張報說如此如此原來關張先回來玄德在後張飛聽得便要丟擗殺雲長曰他伏甕城邊待你我殺去必然有失若兄知此事必便不入徐州殺車胄我有一計乘夜間扮做曹公大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張飛曰倘或不出如之奈何雲長曰別作區處那部下軍原有曹軍旗號衣甲都同當夜三更叫城上開門城上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張文遠的人馬報知車胄請他治病車胄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恐有疑若出迎之誠恐有奸詐曹乃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平明了相見城下答曰只怕劉備知道疾快開門看看俄到五更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自披掛上馬胄生得面如紫礦手如鋼鈞提古定刀引一



在此實是客商過往做些勾當。小人好結江湖好漢。人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他父親武藝。都喚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曾分付渾家。三等入不可壞他。第一雲遊僧道。他是出家人。日前爭些壞了一僧。原是延安府提轄。姓魯名達。為因打死人。走上五臺山。落髮為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也在這裡吃酒。中了汗藥。小人歸來。見了禪杖。非俗。把解藥救醒。契為兄弟。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青面獸楊志。在那里落草。武松曰。我也多聞他名。張青曰。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武松把殺入緣由。說了一遍。張青夫妻稱讚不已。且聽下回分解。

讚不已且聽下回分解

○武松威鎮平安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第二十七回

功業如將智力求當年盜路合封侯行藏有義真堪羨富貴非常實可羞那黨剛強施小虎江湖英勇武都頭巨林雄寨俱侵奪方把平生志願酬  
却說武松曰。兄長代小弟救醒這兩個公人。小心一路伏侍我來。張青曰。小人便救醒他。遂調碗解藥。灌將下去。沒半時。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扒起來看了。武松說。我們却如何醉在這里。這家好酒。記着。回來再問他。買吃。武松張青都笑。將起來。公人不知怎的。張青邀

千軍出城。跑過吊橋。軍分兩邊。車胄大叫。文遠何在。中間關將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喝一聲。匹夫安敢懷惡心。殺玄德也。車胄大叫。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車胄。遶城而走。雲長趕來。本要活捉。手起一刀。砍于馬下。雲長用刀割下首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眾等無冤投降。免死。諸軍弃戈。拋甲。羅拜於地。軍民皆安。將車胄頭去迎玄德。後人有詩。歎車胄曰。

粗豪車胄運機籌。要害仁慈劉豫州。賴得雲長施義勇。青龍刀。劈亂臣頭。

雲長來見玄德。具言車胄欲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公若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吾與張飛迎之。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曹全家誅殺。玄德曰。曹公心腹之人。殺了如何。肯休

日後與兵來問罪。將何以辨。陳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公。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分兵拒袁紹 第四十三回

玄德問陳登求計。登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幽青冀并三郡。帶甲軍士百萬。文官武將。不可勝數。可寫書。速差人往冀州。袁紹處下書求救。可敵曹操。玄德曰。雖識此人。未嘗有恩。今又併了他兄弟。如何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養老官人。相帝朝為尚書。乃康城高密人也。姓鄭名玄。此人乃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此人一書。必相助耳。玄德遂同陳登。親往鄭玄家。拜求書。鄭玄欣然寫之。玄德差孫乾往袁紹處下書。袁紹備問徐州之事。孫乾一一說了一遍。呈上其書。書曰。伏聞漢道凋零。奸臣強暴。外無匡扶之柱石。內無決策之棟樑。賊臣曹操。幽帝許都。社稷傾危。生靈塗炭。惟明



武松并公人，到後園內依次坐下，飲酒至晚安歇。次日武松要行，張青留待三日，拜結張青為兄。武松拜辭要行，張青取出包裹交還，又送銀十兩與武松。武松就送公人與公人來城裡投下文牒州尹看押，回文與公人回去，把武松帖發牢城營。數個囚徒來看武松，云：「好漢，新到人情書信，并使用銀兩，少刻差撥來便送與他，殺威棒打不得，若没人情與他，端的狼狽，我怕你初來通你得知。」武松曰：「感謝指教，畧有東西，他好問我討時，便送與他。」若是硬討一文也無，只見差撥作威入來，問那個是新到囚徒。武松曰：「小入便是。」差撥曰：「你景陽

公世居相府，天下仰之。若大旱而望雲霓，如久澇以思天日，倘與劉玄德協力同心，共立伊尹周公之蹟，名垂青史，萬代不磨。區區之志，願聽察焉。

紹覽畢曰：「劉備滅吾兄弟，當復其讐。」孫乾曰：「此乃曹操傳天子詔，不得不奉命耳。」紹曰：「吾素知玄德世之傑士，吾當救之。」紹聚文武商議興兵，逕取許昌，保駕勤王，誅滅曹操反賊。有一人機謀出衆，見識高明，鉅鹿人也，姓田名豐，字元浩。乃紹帳下第一箇謀士，出班諫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人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稱曹氏，隔我王路。然後盡提精兵，出屯黎陽，潛管河內，增益舟船，繕置器械，分兵邊鄙，令彼不得安逸。三年之中，大事可坐而定也。」又一謀士曰：「不然，紹視其人忠烈慷慨，相貌端莊，魏郡人也，姓審名配，字正南。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

崗打虎好漢，敢來這里打猛虎。武松曰：「你來指望我送人情與你，半文也無。我拳頭有一隻，相送金銀，留買酒肉，把我發回陽谷縣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只見公人來叫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曰：「老爺不走，大呼小喝，做甚麼？」那公人把武松帶到廳前，點視管營曰：「太祖舊製，初到配軍打一百殺威棒。武松曰：「我若躲，便不是好漢。」那軍漢拿起棍，却待下手，只見管營身邊立着一人，額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一領白紗衫，在管營耳邊畧說幾句話。管營曰：「新到囚徒，路上曾害甚病來？」武松曰：「我路上不曾害病。」管營曰：「這廝途中風病，且寄下殺

神武跨河朔之疆界，以伐曹賊，易如反掌，何必區區遷延日月不取，後難圖也。」又一謀士，廣平人也，姓沮，名受，出口蓋救亂除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兵義無驕，驕者先滅。曹操迎天子于許都，正合于義法，令既行，士卒精練，豈比公孫瓚坐困虜哉。今弃萬安之策，而興無名之兵，竊爲明公惜之。言未畢，謀士郭圖出曰：「非也。昔武王伐紂，不爲不義，况加兵伐操，豈曰無名。以公今日之疆，軍士精練，將士奮勇，若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所謂大與不取，反受其禍。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監軍之計，計在精審其時，而非知機應變也。願主公從鄭尚書之言，與玄德共仗大義，勦滅操賊。」上合天意，下順民情，願公詳之。田豐沮受堅執不肯與，審配郭圖力勸起兵。四個爭論未定，忽許攸荀諝自外而入。紹曰：「許荀二人多有見識，且看二人如何。」王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令我起兵救劉

一亥步

四卷

十五



威棒武松曰硬漢了不害病打了乾淨  
 管營曰想這漢子害熱病了不要  
 聽他且把禁在單身房裡衆囚都  
 未問曰你真不有好事信與管營  
 麼武松曰不似你衆人若無書  
 寄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結果你  
 今日他挨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  
 飯和些臭魚蒼來與吃了帶進土  
 牢裡去把索子細番一床蓆荐把  
 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倒豎在壁  
 邊不消半時便了性命這個喚作  
 盆吊菘再有一樣却把一袋黃沙  
 壓在你身上也是死這個喚作布  
 袋壓殺少頃只見軍人托着一個  
 盒子進來問曰那個是新配武都  
 頭武松曰我便是公人曰管營交

備滅曹操起兵的是不起兵的是二人素與田豐沮受不  
 和却與審配郭圖最好以目觀之田豐沮受低頭不語審  
 郭以目送之二人應聲言曰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若不動  
 兵操亦至矣紹曰二人所見正合吾心便商議興兵紹令  
 孫乾先回書答我這裏一面起兵你那裡亦作準備孫乾  
 回報玄德紹令審配逢紀爲統軍田豐荀諝許攸爲謀士  
 顏良文醜爲將軍起馬軍二萬步軍八萬共該精兵十萬  
 徐徐養力遙望黎陽進發黎陽漢縣名今濟  
 許都人報劉備殺了車胄據住徐州結連袁紹今起大兵  
 前來攻許都可作急拒敵曹公急聚謀士商議此時北海  
 太守孔融何必替他憂慮爲將軍見在許都隨朝聽知袁紹動兵來到  
 亦來相府上言曰紹勢大不可輕敵不宜加兵只可求和  
 操問衆謀士曰和與戰孰利荀彧曰袁紹無用之人耳何  
 必求和孔融曰先生錯矣吾觀袁紹土廣民強田豐許攸

送點心在這里武松看時一盞酒  
 且落得吃武松把酒肉和麪都吃  
 了那人收拾回去至天色晚又見  
 那人頂一個盒子來同前送晚  
 飯擺下武松自付吃了這頓飯食  
 必然結果我且落得飽吃這食死  
 作飽鬼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回  
 去不多時那人提着浴盆大桶浴  
 湯請都頭洗浴武松想且落得洗  
 一洗武松洗了穿起衣裳那人說  
 請都頭那房去安歇武松曰這番  
 來了我且跟他去看何如武松來  
 到裡面乾乾淨淨的床帳兩邊都  
 是掉樑武松看了想曰我只說引  
 我入土牢如何來到這里此單身

皆智謀之士加之審配逢紀盡忠謀也又顏良文醜勇冠  
 三軍其餘沮受郭圖高覽張郃淳于瓊等輩皆世之名士  
 何以袁紹爲無用之人乎或笑曰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知審配  
 專而無謀逢紀果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  
 顏良文醜匹夫之勇一戰而可擒也其餘碌碌等輩縱有  
 百萬何足道哉是以知袁紹無用之徒耳孔融嘿然操大  
 笑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所料耳喚前後兩營軍官聽命差  
 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同引兵五萬打丞相旗號去徐州擒  
 劉備操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恐劉岱  
 王忠不任其事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權且虛張聲勢  
 分付不可輕進待我破了袁紹再勒兵來破劉備矣劉岱  
 王忠領兵去了却說曹公領兵離許都至黎陽兩軍隔八  
 十里各自深溝高壘密護不戰操亦不敢輕進自八月守



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天明那人  
 又將大盒子入來一壺酒排下燒  
 雞蒸饅請都頭吃武松得且吃  
 乞過弟三日又是如此送酒送飯  
 武松那日出寨開走只見一般囚  
 徒都在那里做雜工六月炎天那  
 里躲得這熱武松問曰你等如何  
 在此做工衆囚徒都笑曰好漢都  
 撥在這里還有那没人情將去  
 鐵在大牢裡受苦難當武松聽罷  
 回房裡坐了只見那個人每日好  
 酒好食相待並不見害他意心裡  
 正決不下當午那人又送酒食來  
 武松忍耐不住問那人曰你是誰  
 家伴當屢將酒食請我那人答曰  
 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裡知已久小

管營令我送與都頭吃武松曰我  
 是因徒如何送與我吃那人曰小  
 管營分付交小人送來武松曰這  
 酒食不明如何吃得安穩且問小  
 管營是何等人那人曰便是前日  
 都頭初來廳上三個白手帕包頭  
 的便是武松曰莫不是稅免我殺  
 威捧救我的麼那人曰正是武松  
 曰且問你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  
 曰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  
 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曰想他  
 必是好漢你去請他和我相見那  
 人曰小人便去只見施恩出來見  
 武松便拜武松連忙答禮曰小人  
 是個治下囚徒前日蒙救責罰凌  
 蒙酒食相待何敢受拜施恩曰久

至十月原來許攸不平審配領兵沮受又恨紹不用其謀  
 遍相不和師之濟在。和。不和。以。取。勝。不圖進取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因此曹公  
 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徐于禁李典屯于河上河。上。河。南。南。岸。地。即。曹。仁。總。督。大。軍。屯。于。官。渡。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北。  
 操自引一軍回許都却說劉岱王忠引五萬軍離徐州一  
 百里下寨中軍虛打操旗號未敢進兵只打探河北聲息  
 曹公差人催攻徐州原來玄德也不知操在何處未敢擅  
 動只得等河北消息劉岱王忠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催  
 併攻城汝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汝岱曰我是王將忠  
 曰我和你一般名爵同引兵去二人相推使者曰你兩個  
 拈鬮拈着的便去王忠拈着先字自去分軍馬一半來攻  
 徐州未知勝負如何

關張擒劉岱王忠 第四十四回

曰袁本初雖有十萬軍兵在黎陽爭奈謀臣不和因此不  
 進曹操不知在何處黎陽軍中無操號旗此城外却有他  
 慢帳未見端的登曰曹公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  
 監督故不建旗號令在此設帳中間進兵必無曹公玄德  
 曰兩兄弟誰可探聽虛實飛曰小弟愿往玄德曰汝為人  
 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拏將來玄德曰操雖漢  
 賊托天子明詔征進四方名正言順我若與他抗拒便是  
 造反飛曰若如此論時只束手待他來玄德曰非也如今  
 袁本初未見相助之力倘惹了他盡起大兵來我等死無  
 門路矣飛曰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玄德曰知彼知已  
 百戰百勝知已不知彼一勝一負不知已不知彼百戰百  
 敗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吾料自己城池無糧食且軍士皆  
 操先領者非操之勁敵也所恃者惟本初耳未勝不敢妄  
 動雲長曰亦不可坐守待死弟親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



聞兄長大名今日幸得相見武松  
 問曰聞小管營却有話說未知何  
 教施恩曰既是村僕說了小弟只  
 得告訴今見兄長是個丈夫有件  
 事相央只怕兄長遠路到此氣力  
 有虧未敢便訴武松笑曰我去年  
 三個月瘡疾景陽崗上酒醉打死  
 大虫况今日乎施恩曰待家尊相  
 見却得告訴武松曰你要令我幹  
 事休要這等半吞半吐施恩說出  
 件事交武松顯出殺入手段重施  
 打虎威風正是雙手起處雷吼响  
 飛脚來時風雨驟且聽下回分解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  
 打解門神第二十八回  
 堪嘆英雄大丈夫飄蓬四海謾

長若去我却放心于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敵王  
 忠王忠先自怯戰又值初冬陰雲布合雪花亂飄軍馬皆  
 冒雪布陣雲長驟馬提刀而出陣前與王忠打話忠曰丞  
 相到此緣何不降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有的話說忠曰  
 丞相豈和你一般關將大怒驟馬向前王忠挺鎗來迎兩  
 馬相交關公撥馬刺斜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關公撥  
 馬回來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忠王忠攔截不住撥回馬  
 便走關公左手倒提寶刀用右手揪住王忠綵拖下鞍轡  
 橫擔于馬上回本陣來兩軍吶喊王忠軍走諸軍趕上奪  
 得馬百十餘匹其餘奔走關公叫休趕鄉縛王忠回徐州  
 來見玄德押至廳下玄德問爾乃何人見為何敢敢詐稱  
 曹丞相忠曰焉敢有詐某見為後將軍昨奉丞相命教我  
 虛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並無在內近在黎陽催併前來  
 忠實非將軍之對手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待監下待捉

嗟吁武松不展恢宏畧施子雞  
 為遠大苗頃刻秦城蘭及壁頂  
 更合浦孟還珠他時水滸馳芳  
 譽方識男兒蓋世無  
 却說施恩曰兄長請坐待小弟備  
 訴自幼學得鎗棒孟州一境小弟  
 名叫金眼彪此間東門外有座市  
 井地名快活林但是客商來做買  
 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二三十處賭  
 坊往常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  
 二者營裡有八九十囚徒那里開  
 個酒肉店分付但有過路妓女來  
 時先要奉見小弟然後許他進食  
 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二三十  
 兩銀子近來被本營內張團練帶  
 一人姓蔣各忠有九尺身材江湖

了劉岱又作商議關將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來  
 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  
 無益留之可以解和張飛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  
 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關伐董車時也是  
 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飛曰量此等之輩何足  
 道哉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壞了他性  
 命悞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玄德遂與軍三千跟  
 將去飛引兵前進却說王忠被生擒劉岱知道堅守不出  
 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飛守了  
 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教手下傳下軍令今夜三更去  
 劫寨柵日間却在帳中飲酒許推醉尋軍士風流罪過痛  
 打一頓縛在營中張飛曰待我上馬將來祭旗暗使左右  
 故意寬鬆軍士得脫偷走過營逕報劉岱張飛自使人暗  
 地裏窺視望見過去了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



上叫做門神，使得鎗棒，拽拳飛脚，相模為首，自誇不曾有對因。此來奪小弟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吃他一頓拳脚，打番到如，今傷痕未消。武松笑曰：憑我平生，只打天下硬漢，既是如此，我和你，去若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曰：待明日先使人去打聽，在家便去。武松唯嘆曰：小管營你着他打，也不是男子漢。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曰：請義士後堂叙話。武松到裡面，老管營曰：義士請坐。武松曰：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坐。老管營曰：小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只得坐了，僕從搬出酒來。

劫寨放火，兩路軍却裏出寨後，看火起為號。劉岱見降卒，身體皆損，遂聽其說，虛剗空寨。却在寨外埋伏，是夜飛自引精兵，先斷後路。中路三十餘人，搶入寨放火。劉岱埋伏軍人，却不見人。張飛兵二路一擊，劉岱自亂，正不知飛兵多少，各自潰散。劉岱引一隊殘敗軍馬，奪路而走。正撞見張飛，狹路相逢，急難迴避，交馬只一合，活捉劉岱。餘皆投降，使人先報入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鹵，今亦能用智謀，吾無憂矣。玄德親自出廓迎之。飛曰：哥道我驕暴，今日如何。玄德曰：不用言語，激汝如何。肯使機謀，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冒瀆，恕罪。迎請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昨因車胄欲害劉備，不容不誅。丞相錯見疑劉備反，故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則受丞相大恩，常思報答。恨無用命之臨，安敢反朝廷也。二將軍至許都，望用片言，替備分訴備等之幸也。劉岱王忠拜謝曰：深荷使君不殺之恩。當于丞相處方便，以其兩家老小，保使君無反心也。玄德拜謝。次日，盡還原領軍馬，送出廓外。劉岱王忠行不十餘里，一棒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祇沒分曉，捉住賊臣，如何。又放了。說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顫。張飛睁眼，挺鎗便來，背後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然兄長放了，你又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欲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飛曰：便是，操自來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守下兩顆驢頭。劉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雲長翼德，回見玄德。雲長曰：曹操必然還來。孫乾與玄德曰：徐州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下邳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令雲長守小邳，就將甘糜一夫

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為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不期被將門神勢強，公然奪了去處，不能報仇。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盃，受拜為兄，以表敬心。武松答曰：小人之罪，犯何敢受拜。施恩納頭便拜。武松連忙回禮，結為兄弟。當日武松吃得大醉，扶去房中安歇。武松等不得天明，起來洗漱。施恩自來請去，吃早飯。武松吃茶飯，施恩曰：有馬騎去。武松曰：不消騎馬，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曰：哥，但說不妨。武松曰：我叫你出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曰：如何是無三不過。望武松笑曰：但遇酒店便

三不過。望武松笑曰：但遇酒店便

武松

日

三十



請我吃三碗酒若無三碗酒時便不過望此是無三不過望施恩曰這快活林去賣酒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時恰有三十五碗恐哥醉了如何有力武松笑曰我若不是酒醉膽大景陽崗上如何打得大虫施恩曰既然哥哥酒後越有本事先交僕人將家裡好酒餽饌更去前路哥候却與哥哥慢飲去武松大喜施恩選揀二十個壯健漢隨後來接應且說施恩和武松離了安平寨選到孟州東門外來行三五百步早望見一座酒肆那兩個僕人已先鋪下餽饌等候施恩邀武松裡面坐下武松連吃了三碗便起身離了酒

店夫行一里又見酒店施恩武松兩個坐下樸入安排武松連吃三碗便起身武松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武松問施恩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曰前面林子便是武松曰既是到了你且此處寺我施恩曰兄長自去武松又行四里此時午牌天時正熱武松酒都湧上來雖然帶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來到林子前見一個金剛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校椅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假醉斜看心中忖是蔣門神直搶過去一個大酒店主着望竿上面寫河陽風月門前挿兩把銷金旗寫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

人往下邳甘夫人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守徐州玄德與關張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公盡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爾何用喝令左右推轉斬訖報來劉岱王忠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補衡裸衣罵曹操 第四十五回

曹公命推出斬之孔融至交且留人入見曹公曰劉岱王忠非劉備敵手故遭其擒今若斬此二人恐失將士之心人亦謂丞相法不明也操教免死黜罷爵祿操欲自起兵伐之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未可動兵待來春未為晚也張繡劉表亦可使人招安其人必來降順操然其言遣劉曄為使往說張繡劉曄至襄城先見賈翊陳說曹公盛德有漢高祖之風賈翊大喜留劉曄于家中次日來見張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急報袁紹有使至命入投下書信亦是招安張繡問使曰近日興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兵荆州劉表與將軍同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翊大笑曰汝可使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容天下國士乎當而操碎其書叱退其使張繡曰方今袁強曹弱今毀書此使表紹若至當如何翊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先與操有讐何能相留乎翊曰今若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招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表紹雖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雖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曹公有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惟願將軍無疑焉張繡曰乃聽君言請劉曄相見翊回家請劉曄與繡相見曄稱曹公之德若記舊怨安肯使其來結好將軍乎于是盡醉張繡并賈翊等往許都降曹公繡拜于階下操慌自扶之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記于心繡再拜操與繡盡日飲宴封繡為



案一邊蒸饅頭，裡面三隻大酒缸，裡面坐個年火婦人，正是蔣門神新娶的妾。武松見了，奔入酒店來，雙眼只看婦人，那婦瞧見都頭看別處，武松敲桌了，叫曰：賣酒主人，家在那里？酒保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曰：先把些來嘗，那酒保就盪酒一碗過來，武松拿起來，搖頭曰：不好，換過來。那婦人又換上等酒來，酒保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吃了，一口叫曰：這酒畧有些意思，問曰：主人家姓甚，麼酒保曰：姓蔣，武松曰：櫃上那婦人下來伴我吃酒，酒保喝曰：休胡說，這是主人娘子。武松曰：便是主人娘子，相伴吃酒，不打緊，我終不然強姦他，那婦人大怒。

揚武將軍封賈，胸中未必釋然。疑不決，未肯歸順。繡曰：某作一書，可遣一能言快語之士前去，事必諧矣。孔融曰：某家有一人，乃平原人也，姓禰名衡，字正平，才學極高，只是不能容物，出語傷人，幾番要薦于丞相，誠恐此人冒瀆，故不敢耳。此人舊與劉表交游甚厚，可使此人去。操便喚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天嘆曰：天地雖濶，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之英雄，何謂無人？衡曰：願聞一二，有何才能？操曰：荀彧、荀攸、皆機深智巧之士，雖蕭何、陳平，不可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可比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作先鋒，夏侯惇，天下之奇才。曹子孝，世間之福將，安得謂無人也？衡笑曰：公言差矣。以此等人物，吾盡識。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閉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

便罵狗才該死，推開櫃，身子奔出。來武松搶入櫃身子裡，一手按住腰膀，一手揪住雲鬢，隔櫃捉將出來，望酒缸裡一丟，丟在酒缸裡。武松踏將出來，有幾個酒保都趕來，武松一手一脚，掠兩個入酒缸裡去，再有兩個都走了。武松趕將出來，那兩個去報蔣門神。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身子，見了武松，先欺他醉，趕將入來。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打蔣門神面上，虛影一影，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便打下去。武松左脚踢着蔣門神額角，望後便倒。武松踏在胸脯，把拳頭便打。

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招。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猪殺狗，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之書，無一不通，九流三教之事，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胸中隱治國安民之方，豈可與俗子共論乎？時只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孔融亦惶恐而退。遼曰：此等小輩，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人言孤不能容物耳。禰衡自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時建安五年八月初，朝賀，操于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朝賀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搥，音節殊妙，坐客聽之，莫不慷慨。



蔣門神在地下大叫。既命武松喝曰：「若要斃你性命，依我三件事：蔣門神叫三百件也，依得且聽，下回分解。」

○施恩三進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第二十九回

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依我第一件：要你離了快活林，將家火、柴、交還原主。施恩第二件：你便去央請英雄都來與施恩陪話。第三件：你便要速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若不去時，再見就打死你。蔣門神連聲應諾，都依得。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看時，打得臉青嘴腫，額角血流。武松指蔣門神曰：「景陽崗上三拳兩脚，打死大虫。」

量你這個值得甚麼？蔣門神得知是武松，施恩帶着三十個壯健軍漢來見武松，贏了不勝之喜。武松曰：「本主在這裡了，你一面搬去，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曰：「好漢且去店裡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裡，兩個烏男女正在裡，扶那婦人扒得出來，頭臉磕破了，那幾個火家酒保都走了。武松與衆人坐下，喝曰：「快收拾起身。」蔣門神一一聽命，遍請豪傑來陪話。武松交施恩在蔣門神上坐，酒至數碗，武松曰：「衆位高隣，小人武松自從陽谷縣殺了人，逃到這裡，這座酒店原是施小管營造的，被這蔣門神占去，他是我主人，他和我並

一亥亥

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皆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褲，顏色不變，復擊鼓。二搨操曰：「廟堂之中，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以此無禮，吾露父母之遺體者，以顯清潔之人。」操曰：「汝為清潔之人，何人污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害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真匹夫也。」左右皆欲斬之，操笑曰：「吾殺豎子，是殺鼠雀耳。令汝往荊州為使，如劉表來降，使用汝為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人扶而去之。却教手下文武整酒于東門外送路，以顯威權。荀彧曰：「如彌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汝何為吉行而哭之？」衡曰：「行于死極之中，如何不哭？」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丞相尚以為鼠雀之輩而不殺，吾等空污刀耳。」衡曰：「吾乃鼠雀，尚有人性，汝等真蠃蟲耳。衆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誦德實譏諷，表不喜。令江夏見黃祖，祖不通經典，心性甚急，有人問表曰：「彌衡戲謔，主公何不殺之？」表曰：「彌衡數辱曹操，不殺者，收天下人之心，故令作使于我，欲借我手殺之，以爲我害賢而陷我于不義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操知我有識也。」蒯越、蔡瑁、瑣瑁稱其善，時袁紹亦遣使至，令使下于館驛。次日問文武等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操又遣彌衡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郎許都高進曰：「今兩雄相持，天下所重在于將軍，若欲有爲，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任將軍擇其善者從之。」今曹公善能用兵，賢後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也。莫若舉荊州。」

一亥亥

三二



無干涉我。從來路見不平，今日將門神，我要一頓拳脚打死。且看你衆人面上，今晚便交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處景陽岡上大虫看是樣子。衆人終知道他是武松，都起身替蔣忠陪話曰：好漢息怒，交他便搬了去。奉還奉主，那蔣忠那聖敕，撒了去。施恩便點家火什物，交還了店。蔣門神羞慚滿面，謝了衆人，起身去了。武松邀衆位直吃至晚方散。次日，施恩營營聽得重霸得快活，林酒糖自騎馬直來快活林內，店裡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治事。施恩使人往各處打聽蔣門神下落，竟不知去

以附曹公。曹公必然重待將軍也。此乃萬全策也。表狐疑未決。語高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却作商議。高曰：聖達節，次守節。高守節者也。夫君臣各有定分，以死守之。有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高可也。如持疑未定，高到京師，天子賜高一官，若不獲歸，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高守天子之命，義不復爲將軍死。望三思之。無以負高。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高論。高辭表到許都，見曹操。操遂拜高爲侍中，領零陵太守，遣回荊州。說劉表荀彧曰：韓高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彌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彌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問或服其高論。高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也可斬之。高大呼曰：將軍負高，高不負將軍。蒯良曰：高果去先有此言矣。劉表遂放之。人報黃祖斬了彌

向就留武松在店中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皆是武松之力。忽一日，施恩心與武松在店裡閑坐叙話，只見三回個軍漢牽一疋馬來入店尋問曰：那一位是打虎武都頭。施恩問曰：你等尋武都頭怎的。軍漢曰：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特地差我將馬來取他去。府裡聽用。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便對武松云：這幾位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去相見。哥，心下如何。主張武松是個一勇之夫，終無計較。便曰：既是如此，只得去走一遭。即同衆人逕投孟州城來，參見張都監。張都監曰：我聞你

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彌衡二人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爲土木偶人耶。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胡曾詩曰：黃祖才非長者儔，彌衡搥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鸚鵡洲邊。鸚鵡洲在蒲城南，跨城西大江中。一直黃鵠磯，此黃祖殺彌衡處。因此不順曹操。操在許昌聽知彌衡受害，大笑曰：腐儒舌劍，反自誅矣。便欲興兵問罪于劉表。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曹孟德三勸吉平 第四十六回。操便欲興兵，荀彧諫曰：表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領兵江漢，是猶捨腹心而顧手足，即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



是個英雄我帳前缺這樣人不知  
 你肯與我做親人朝夕隨從麼武  
 松稱謝曰小人是牢城營內一個  
 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  
 鞭墜釜承父隨侍恩相張都監大  
 喜便喚武松進後堂以酒食與武  
 松吃如待親人一般武松大喜過  
 望自此在張都監宅裡並無相外  
 但人有公事來央者武松即對都  
 監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金銀  
 段疋與武松作謝禮武松買個藤  
 箱收貯張都監喚武松進後堂深  
 處飲酒夫人宅眷都在席上武松  
 見夫人家眷俱在却欲迴避都監  
 笑曰我敬你是個義士特請你來  
 做夥飲酒都似一家人一般何故

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且說董承自從劉玄德去後日夜  
 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自元旦朝會處見曹操傲慢  
 公卿因此感病回家一卧不起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  
 醫前去醫治此人乃洛陽人也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  
 為吉平乃當時之名醫平來到董承宅上用藥調治數日  
 使可平日及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歎不敢問時值元宵  
 吉平辭去承留任二人共飲飲至十數杯董承覺困倦就  
 和衣而寢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人服曰大事諧  
 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  
 十路殺來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從比殺來  
 見今曹操盡起許昌軍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何不起五  
 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乘今日府中大宴慶賀元宵不可失  
 此機會將府圍住突入殺之萬民亦相助矣承曰願從君  
 言隨即傳令喚家童各人收拾戰器承亦自披掛綽鎗上

迴避便一處坐忘不妨武松謙讓  
 不過只待坐了叫養娘斟酒都監  
 交一個心愛歌女叫做玉蘭出來  
 唱曲奉酒都監指着玉蘭曰這里  
 只有心腹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  
 中秋時景的曲兒與都頭聽着也  
 顯你的本事玉蘭執象牙板唱套  
 蘇東坡水調歌詞聲聲婉雅這玉  
 蘭唱罷放下象牙板立在側邊斟  
 酒先遞與相公次勸夫人弟三便  
 勸武松張都監叫玉蘭滿斟奉勸  
 都頭武松不敢攪頭起身接過酒  
 來一飲而盡張都監對武松曰此  
 女玉蘭頗聰明伶俐善知音律自  
 幼我教他歌舞件件都會如你不  
 嫌低微擇了良辰吉日配送與你

馬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至一鼓眾兵皆至  
 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  
 一劍刺去隨手而倒霎然覺來乃南柯一夢口中猶罵操  
 賊不止一人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開目視之乃吉  
 平也承驚懼不能答吉平曰國舅休慌某雖出于曹公之  
 門心中未嘗忘漢其終日見國舅嗟呀不已不敢動問却  
 纔夢中之言以見真情幸無藏匿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  
 族亦無後悔承掩面而哭曰只恐使汝來試我吾不敢盡  
 情相告平遂咬下一指以為盟誓承方信取出衣帶詔令  
 平視之備細說了今謀延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  
 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平曰亦不消諸公用心操賊  
 之命只在其手裡早晚必取之承問其故平曰操賊常患  
 頭風痛入骨髓纔一舉發便召其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  
 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承曰若得如此力救



又足美人倚。武松起身再拜曰。小  
 人自沒到府。未有微勞。怎敢望恩。  
 相宅眷為妻。都監笑曰。我出此言。  
 必要與你。休推阻。武松起身拜。  
 謝相公夫人。當晚大家都去歇息。  
 却說武松出到房中。竟得酒食未。  
 消脫下衣裳。穿條補袴。在月明下。  
 使幾回棒。約有三更時分。武松收。  
 拾棒杖去睡。只聽得後堂叫聲有。  
 賊。武松聽見。裡面喊叫。自尋思都。  
 監如此愛我。他後堂既有賊來。我。  
 如何不去救護。遂穿了衣服。提了。  
 稍棒。搶入後堂來。只見王蘭慌忙。  
 走出來。指曰。一個賊奔入後花園。  
 裡去了。武松提棒。趕入花園。尋時。  
 不見。心裏仍舊翻身出來。不隄防。

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吉平辭歸。承心中暗喜。忽然步入  
 後堂。見家奴秦慶童與侍妾雲英在于暗處私語。承大怒。  
 喚左右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各人杖脊四十。將慶  
 童鎖于冷房。慶童恨承。當夜將鐵鎖扭斷。跳牆而走。逕入  
 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操喚入靜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  
 吳子蘭神輯。兵碩馬騰六人商議。必然謀丞相。承將出曰。  
 相六尺畫字。不知寫道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曾  
 見曹操留慶童于府中藏之。董承將謂逃走他方去了。次  
 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入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命合  
 休矣。暗藏毒藥入府。探臥于牀榻之上。令平下藥。平曰。此  
 病可一服即愈。教取銀銚當面煎之。藥已半乾。平便上毒  
 藥。親自送上。操知其有毒。故遲慢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  
 汗即愈。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平曰。安得不知操  
 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

黑影裡。走出七八個軍漢。叫聲捉  
 賊。將麻索把武松綁了。張都監叫  
 曰。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  
 棍。打到堂前。武松大叫曰。我是武  
 松。不是賊。張都監見了武松。大罵  
 曰。你這賊配軍。不識人。相待我。只  
 說你是好人。却待交你。一處吃酒。  
 只望要擡舉你。如何做這等勾當。  
 武松叫曰。我聞內邊宅眷喊叫捉  
 賊。我便出來捉賊。我是個頂天立  
 地的好漢。決不做這般的勾當。張都  
 監喝曰。且押去房裡搜賍物。果有  
 何賍。可以定罪。衆軍漢把武松押  
 到房裡。打開藤箱。却是金銀器皿。  
 約有一二百兩賍物。衆軍漢擡到  
 堂前。都監看了。大罵曰。賊配軍。你

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平曰。藥皆真藥。何必先嘗。平  
 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身。而灌之。操頭一搖。跌潑于  
 地。磚皆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將平執下。操曰。吾豈有疾。試  
 汝果有此心。遂喚二十箇精壯獄卒。執平來後園拷問。操  
 坐于亭上。將平縛倒。而問之。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操  
 笑曰。量汝是箇醫人。托身于吾之門。牆安敢下毒害我。必  
 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吾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  
 君罔上之賊。天下誰不欲殺之。豈獨我乎。操再三磨問。平  
 怒曰。吾欲殺汝。故托身于汝門下。安有人使我來。今事不  
 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平亦不叫。打到兩箇時辰。  
 皮開肉裂。血流滿地。操恐打死。無可對證。令獄卒揪去。靜  
 處。權且將息。傳令次日。請大臣赴宴。惟董承托病不來。王  
 子服等皆恐生疑。俱至操後堂設席。酒至數巡。曰。筵中  
 無可為樂。權與衆官醒酒。教二十箇獄卒。與五卒來。衆官



今搜出贓証如何賴得過連夜把  
贓物封了喝交軍漢把武松送去  
機密房裡監收了都監隨即使人  
去對知府說了次日知府坐廳左  
石把武松并贓物押至知府已受  
張都監囑付見武松到厲聲唱曰  
這厮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  
既是贓証明白不須勘問若不加  
力拷打他如何肯招認即喚獄卒  
拏起竹片兩點打將下來武松只  
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在本官後  
街飲酒見衙內許多金銀酒器因  
而起意至夜乘勢窩取入已承認  
招狀知府曰且取枷來枷了押下  
死囚牢裡監禁後又規傳至此見  
武松無辜受罪有詩嘆曰

都監貪贓重可嘆却將正士當  
奸邪假將歌女為婚配却把忠  
良做賊拿

武松被屈受刑在牢裡尋思耐  
張都監無故安插圈套陷我若能  
勾掙得性命出去之日怎肯與他  
干休且說牢子獄卒把武松一雙  
脚匣着又把木釘釘住雙手那里  
容他鬆寬片時早有人報知此事  
與施恩施恩慌忙入城和父親商  
議救武松之策老管營曰這都是  
張團練替衙門神報仇實屬張都  
監却設計陷害武松我想張都監  
雖然如此害他他本該死罪你如  
今可將金銀只是買來兩院押牢  
節級便可存他性命施恩曰見今

只見一具沉枷枷吉平于階下操曰衆官不知此人結連  
黨惡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  
打一頓昏絕於地噴水噴面吉平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  
不殺我更待何時操曰據此情非汝所為可速指出吾免  
汝罪平曰你情過王莽惡勝董卓天下人皆欲爭啖你何  
止吉平乎操怒曰先有七人和你共八人耶平只是大罵  
王子服等面面相覷坐如針氈操教一面打一面噴平並  
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操起出外使人回報曰  
教衆官且散留王子服吳子蘭吳碩種鞞四人夜宴四人  
魂不附體衆已散去操再請回四人操曰本不相留爭奈  
有事相問四人下階操曰你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  
子服曰無非只是人情禮樂而已操曰絹中寫着何事子  
服等皆諱操教喚出慶童對證子服曰汝于何處見來慶  
童曰你同避了衆人六人在一處畫字如何賴得子服曰

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奸被責誣至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  
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且自尚  
猶可恕若待事務其實難容子服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  
右監下操次日領千餘人逕投董承家探病承只得出迎  
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敢輕出操曰此  
是憂國家病耳承愕然操坐定曰國舅近知吉平乎承曰  
不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  
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至階下未知如何發落且  
聽下回分解

曹操勒死董貴妃 第四十七回

吉平于階下大罵曰欺君逆賊操指曰此人曾攀下王子  
服等四人矣吾已拏獲了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承  
不敢問操曰誰使汝來藥吾平曰有操曰吾今便放了  
平曰天教我來殺逆賊操怒教打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



當年節級姓康與兒子平日最好  
 只待求他看顧一二即時施恩將  
 二百兩銀子運投康節級家裡相  
 見康節級曰賢弟多時不曾相見  
 不知到此有何見諭施恩曰小弟  
 前日在快活林做一生意被將門  
 神靈奪去後將武都頭到林前取  
 回他恨氣故托張都監裝套陷害  
 他如今監在牢裡故托賢兄照顧  
 康節級曰此件事是將門神都在  
 張團練家央他買鴛鴦都監設此  
 計來陷害他如今將門神都用賄  
 賂買鴛鴦知府與他做主要結果武  
 松性命只有當養余孔目仗義不  
 肯屈害人命武松還不吃虧今聽  
 施兄所說牢中事我自送飯支

坐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  
 九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操教取截刀來就階下截  
 去九指操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  
 有舌可以斬賊操令割其舌平曰勿割吾舌今熬不過了  
 只得從實告你操曰如此亦留殘疾之軀平曰汝釋吾縛  
 吾自從同謀之人獻出操曰釋之何礙平欠身望闕拜曰  
 臣不能與國家除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操令分  
 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吏官有詩曰  
 奮然興義膽應不為功名嚼指圖國賊捐身救董承有  
 謀親進藥豈懼獨遭刑至死心如鉄誰人似吉平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  
 得此人否承大怒曰原來逃奴在此便欲誅之操曰不可  
 下手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何敢如此承曰丞相何故信  
 逃奴一而之說而誣董承也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

持必不相悞外面上下之事快央  
 入買托余孔目求他早斷出去救  
 他性命施恩取百兩銀子與康節  
 級收了相別出門而去施恩又運  
 到余孔目家尋見余孔目訴說武  
 松被屈一事孔目曰我已知武松  
 是個好漢那肯害他我把那文案  
 做得活了只被知府受了張都監  
 賄賂不肯輕放只要在牢裡謀他  
 性命今來又得兄長這項銀子亦  
 知武松是無罪被屈的我今把這  
 文案都改得輕些只待限滿決斷  
 且說施恩次日安排酒饌來央康  
 節級引進大牢看視武松此時武  
 松已得康節級照顧方便將這刑  
 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十兩銀

招證明曰汝尚抗拒乎承曰丞相何以言相逼乎操喚左  
 右等下便差二十人去董承卧房內搜尋不多時搜出衣  
 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賊安敢如此全家良賤盡皆  
 監下休教走透一箇操回府聚眾謀士操出詔令荀彧看  
 彧曰明公今欲何如操曰據此情理正合誅其君而弔其  
 民擇有德者而立之彧曰主公能威震四海號令天下者  
 蓋有漢家苗裔故也征討有名賞罰有制古往今來以絕  
 議論操曰欲將董承等四家誅之必欲得正惡以示眾彧  
 曰丞相之意若何操曰不誣之及豈得誅族乎彧曰事已  
 至此釋之恐難操意遂決連夜收王子服等老小入官明  
 正反逆之罪次日押送各門處斬良賤皆死共七百餘人  
 城中官民無不下泪操帶劍入宮來殺董貴妃靜軒先生  
 有詩歎曰  
 討逆無成禍已招冤魂七百恨難消非因曹賊多機變



子儀與衆牢子送酒食交武松吃  
 施恩附耳低言曰這場官司明是  
 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  
 你且寬心我已央入和余孔目說  
 通了他必不十分難為哥只待  
 眼滿斷尖哥出去武松聽得施  
 恩說罷却從放心施恩教日再備  
 了酒肉并衣裳將來牢裡與武松  
 吃換自此出入情熟數日之內施  
 恩來牢裡三次看顧武松都不提  
 防張團練當時有張團練心腹人  
 見了回去報知張團練便去對張  
 都監說知施恩進牢看武松之事  
 張都監再使人送些金帛來與知  
 府就說知此事那知府多受得張  
 都監賄賂即時差人下牢來看令

只為天公祚魏朝  
 貴妃乃董承親女帝幸之有五月身孕當日帝在後宮中  
 正與伏皇后論董承之事並無音耗不知如何忽見曹操  
 帶劍而入帝驚得魂魄離體操曰董承如此謀反陛下知  
 否帝曰董卓已誅了操曰不是董卓是董承帝乃戰慄曰  
 朕躬不知操曰忘了破指修詔帝不能答操令武士去擒  
 董貴妃操曰一人造反九族皆誅怒喝牽去斬之帝告曰  
 董貴妃五箇月身孕望丞相見憐操叱之曰若非天敗吾  
 已滅門矣尚留此女為吾後患后告曰貶于冷宮待分娩  
 了殺之未遲操曰汝欲留此逆種與母報讐帝泣告曰乞  
 全屍而死勿令彰露操教取白練至于面前帝曰卿于九  
 泉之下勿怨朕躬言訖泪如雨下操怒曰猶作兒女嬌態  
 也速令武士牽出勒死于宮門之外靜軒詩曰  
 跋扈強臣震主威美人魂逐落花飛目中天子同兒戲

何況區區董貴妃

牢子曰今沒但見開入便要拿問  
 施恩得知再不敢去牢裡早晚以  
 去康節級家裡討信將及兩月余  
 孔目稟知府曰這武松原是好漢  
 因與張團練有仇張團練將千兩  
 金銀買騙張都監教代他報仇屈  
 陷武松那知府方知張都監接受  
 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  
 設計排陷心裡想云你接人許多  
 銀兩交我乎白害人因此放鬆不  
 來管看推到去十日限滿牢中取  
 出武松當廳開枷斷二十脊杖刺  
 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拾還本主  
 取一面七斤半枷釘了差兩個壯  
 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公人  
 領了牒文押解武松出孟州衙門

操隨喚近侍囑曰但有外戚內族不曾稟奉于吾旨輒入  
 宮門者腰斬守禦不嚴者罪同曾與董承來往者並期退  
 重者類入逆黨論似此不可勝數皆被其害自此許都內  
 外官員莫敢交頭接耳曹公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  
 曹洪總領之操與荀彧曰今戮董承等千餘人去之心腹  
 大患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內不可不誅荀彧曰馬騰  
 見屯軍于西涼未可輕取但以書慰勞勿使生疑徐徐誘  
 入京師圖之可也劉備見在徐州分布犄角之勢亦不可  
 輕敵操曰何為未可也彧曰與明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  
 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一旦若東征劉備備必求  
 救于袁紹若紹乘虛而襲何以當之操曰非也彼劉備乃  
 人傑也今若不擊之待其羽翼長成急難搖動必為後患  
 袁紹雖有大志事多懷疑不決必不動也何必憂也彧曰



望恩州而去有詩為記

孔明推詳乘至公武松遭陷又  
疏通行劫決配恩州去病草妻

妻遇暖風

却說武松吃斷杖之時父子有備已得施老

管營上下使錢打得十分重武  
松忍氣帶上行枷出城約行一里

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鑽出施

恩來白小弟在此專等兄長多時

武松看施恩又包頭露着手臂問

你如何又做這等模樣施恩答曰

小弟自從牢裡來三番相見哥

之後知府知風即時差人下牢裡

點關因此小弟不敢再進只在康

節後家探問消息半月之前小弟

正在快活林裡將門神又領一夥

軍漢來廝打小弟被他痛打一頓

也要如前日央浼衆好漢來陪話

却被他沒奪了店面小弟聽得哥

哥斷配恩州謹送錦衣盤纏與哥

哥穿用再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

哥下酒便對公人曰這一位是

我哥可憐他無辜受罪望長兄

行些方便路上照顧一二即便邀

兩位公人入酒店管待那公人曰

武松是個賊漢明日官府上須急

口舌施恩便于身上取十兩銀子

送與公人那公人亦不肯接去只

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見公人不

肯做人情只討酒交武松吃了拴

束包裹把兩隻熟鵝在武松行枷

上附耳低言曰包裹裡有散碎銀

錢

紹雖不才田豐沮受審配郭圖許攸逢紀之輩皆有奇謀

高見倘紹信之為禍不輕矣操猶豫未決見郭嘉自外而

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曾奈有袁紹之憂未可動也嘉

曰紹性遲而多疑難決其手下謀士各相妒忌何必憂之

劉備目今新整軍兵衆心未服丞相引精兵一戰而可定

也操大喜曰此機正合吾意遂起大軍二十萬東征劉備

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玄德匹馬奔冀州 第四十八回

却說曹公分兵五路來徐州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逕

來下邳先報關公次日去小沛報知玄德玄德慌與孫乾

等商議乾曰必須求救于袁紹方可解圍玄德即時脩書

便遣孫乾至河北見田豐具言此事豐曰明日見主公即

當商議次日引孫乾入見紹紹出形容憔悴衣冠不整豐

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其將死矣豐曰主公縱橫天

下何故出此言也紹曰吾今命在旦夕豈暇論他事也豐

曰主公如此言是何意故紹曰吾生三子惟最少者極快

吾意今患疥瘡將欲垂命吾有何心用兵乎豐曰目今曹

操起兵東征許昌空虛若將義兵乘虛而入士可以保天

子下可以保萬民誠國家之萬幸諺語云天與勿取及受

其憂其願明公詳察焉紹曰吾亦知如此最好爭奈我心

中恍惚去之必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三子之中惟

有此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悔之晚矣謂孫乾曰汝回見

玄德可言此事恐不如意便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田

豐以杖擊地曰可惜錯過又歎曰遭此難遇之時而有嬰

兒之病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以脚頓地而去孫

乾見紹不肯進兵連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說此事玄德乃

大哭曰似此若何張飛曰哥哥勿憂兄弟獻一妙計必破

曹公曹公若來必然困之不等他來下住寨先去劫寨玄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德



子路上盤纏仔細提防這兩個賊不懷好意武松點頭云不須分付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看後日還有相會之期施恩與武松抱淚而別有詩為記

朝磨暮折走天涯坐瓊行催重可嗟尚上大岳憑勇殺縣中奸技逞拳捷快活林中生殺氣恩州幸內受波渣多謝施恩親送饑後義氣最堪誇

當時武松和二公入上路不上數十里之地又見兩個公人備商議云不知那兩個在那里等候全然不見動靜武松聽得二人自言自語晴冷笑曰奈得我何將那熟鵝只顧自吃不理公人又行二里

把這兩隻熟鵝都吃盡了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入提着朴刀在那裡等候見了武松到來便幫着一路走一人趕在先一人在後把武松夾在中間武松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個提朴刀的打暗號武松聽了又行數里來到一處四面都是瀾河浦邊一條瀾板橋上有一座牌樓牌額上寫着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明知是飛雲浦了假意問曰這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應曰你又不看牌額上寫飛雲浦武松曰我要往僻處淨手那一個公人都要動你走近一步被武松一脚踢番水裡去了這一個急待轉身去揪武松又被武松右

德曰素以汝為一勇天耳前者捉劉岱果有此妙策今獻此計吾弟亦按兵法甚好甚好操若遠來必然便成此計當晚去劫寨商議已定却說曹公引大軍前往小沛正行之間狂風驟至曹公馬前忽一聲响亮大風吹折牙旗一面操曰作怪天意何故縱有雜哉便教軍士且住喚謀士問吉凶操自己默古了只看謀士所見同與不同操言風吹折牙旗之兆荀彧曰風自何方來吹折其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單旗為角雙旗為門旗乃青紅二色或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適纔東方牙旗被風吹折今夜必主有人劫寨靜軒有詩歎曰

仁心帝胄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折旗先有兆  
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吾當自防之是時兵分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劉營寨餘眾四面八方埋伏是夜月色微明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只留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神妙之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只見寒風落落無多人馬四邊火光大明喊聲齊舉張飛知是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殺來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下軍馬殺來團團圍定張飛在核心左衝右突前邊後當張飛手下兵原來舊是曹公管的軍盡皆過去了飛見軍去了大半飛在忙中逢徐晃兩馬相交戰到十餘合後面樂進趕到張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只有十數騎跟定欲還小沛大軍截住去路徐州下邳却被曹公自引精兵當任飛尋思無路望芒碭山而走却說玄德引兵正去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一軍先截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出後面夏侯淵趕來玄德回頭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望見小沛城中火起玄德奔小沛却取徐州隔河望見軍馬漫



脚踢下水裡有天理二人湮死水中。那兩個提補刀漢子見武松勇猛斷筭他不過望橋下便走。武松喝聲走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趕下橋來。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不敢動身。武松望那一個走的後心。只一拳打番於地。便奪朴刀來。搥死這一個。掙起要走。武松揪住喝曰：你實說。是那個使你害我。便說你性命。那人曰：好漢。我性命。我明白說來。小人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入兩個來相幫。要殺好漢。我料不是好漢對手。其實不干我事。望好漢饒命。武松曰：蔣門神今在何處。與我實說。那人曰：小入來時。他和那

山寨野玄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投袁紹。暫且依棲。別作良圖。逕尋青州路而走。正逢樂進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正北而走。樂進攔將從騎去了。只說玄德走馬投青州。青州即入山東道青州府一日行三百餘里。當晚到青州城下。叫開門。問姓名了。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之長子袁譚。譚即知敬賢袁譚素敬玄德。聞知匹馬來。速却開門出迎。至公廨問其故。玄德說曹公勢不可當。故棄城并妻子逃命至此。袁譚乃再拜。留于館驛中住劄。發書報父袁紹。紹知徐州已失。玄德在青州。遂引兵五萬來迎接。玄德袁譚將本州人馬送至平原界。袁紹離鄆郡鄆郡古名魯三十里來接玄德。玄德拜伏于地。紹荒答之曰：昨為小兒抱患。有失救援。其心怏怏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衷。玄德答曰：孤窮劉備。久欲投門下。奈何機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妻子俱陷。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

張團練在張都監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曰：既然如此。饒你不得。把這入也殺了。將兩個屍首都攬在浦裡去。心下忿氣。思量曰：雖然殺了這四個賊。不殺張都監。張團練將門神一夥冤家。如何出得這口冤氣。躊躇半晌。忽然恨冲天。遂想起一個念頭。逕奔回孟州城裡來。彩樓閣內。兩隻大魚。分勝敗。孟州城裡一雙惡獸。併輸贏。後人聞傳到此。有篇散詞為詠。神明監察。難除奸狡之心。國法昭彰。莫絕冤頑之輩。損人益己。終非悠遠之善。害眾成家。豈是久長之計。福祿善慶。皆因積德。而生福起。傷財。豈為不仁而至。

不避羞慚。逕來相投。望乞收錄。誓當補報。紹大喜。父子相待甚厚。同居冀州。冀州今真定府信都縣且說曹公當夜取了小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簡雍守把不住。只得棄了。陳登獻了徐州。曹公大軍入城安民已了。隨喚眾謀士商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并劉備老小死據此城。務在速取。如若遲慢。恐被袁紹所竊耳。操曰：當用何計。可取下邳。彧曰：丞相坐鎮徐州。撥一軍馬誘之。若關公出戰。即分投襲之。城若一陷。關公必擒矣。操曰：吾素愛關公武藝人材。勇冠三軍。吾欲得之。以為己用。郭嘉曰：吾聞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若使人說之。恐被其害。先以兵圍之。若事危急。彼方肯降。帳下一人出曰：我與關公有一面舊交。其親往下邳說之。使降。若何。眾視之。乃張遼也。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基有一計。使此人進退無門。則用文遠說之。關公自然歸于丞相也。必用何計以降。



知產識恥不遭羅網之災。塞善  
薦賢必有榮華之地。行慈行孝  
乃後代之昌榮。懷妒懷奸。是終  
身之禍患。廣施恩惠。人生何處  
不相逢。多結冤仇。終逢險處難  
迴避。

又有詩一首。單道張都監受財害  
民。後來畢竟受災。詩云。

堪嘆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  
如車。去時受賂行兇狡。今日仍  
前受苦嗟。不義之財湯潑雪。倘  
來之缺水推沙。明之天意昭然  
在。個裡分毫報不差。  
不知張團練張都監蔣門神三人  
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之且聽下回分解





